

第二版

免費贈閱

wisdompub
才藝館文化

老子

天下大道

二千五百年前《道德經》前為《老子》！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實意為可說的天道以背離了原意之道，皆因人心離道心頗顯！

道德經中的哲學與智慧
普世天下五千年
道德傳誦千萬里

人心一動、天地先知
善惡感應、如影隨形

愚徒

著

第二版
免費贈閱
wisdompub
才藝館文化

老子

天下大道

二千五百年前《道德經》前為《老子》！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實意為可說的天道以背離了原意之道，皆因人心離道心頗顯！

道德經中的哲學與智慧
普世天下五千年
道德傳誦千萬里

人心一動、天地先知
善惡感應、如影隨形

愚徒

著

老子之序



三教之歸一合，理同昭昭，大道之無邊合，盈充六合，檢經世經蒼合，因時說教。

甲午之歲運新秩凶兆多聞，見世途之磴磴兮，民生寥寞。時年之頌吉致慶，義善應彰，君不見人心如洪水，衝突似鼎沸，觀之有佳弟子兮，刻文唱教。吾所遭西秦之五千言者，極待闡顯。是序天運甲午於紫枏觀，老君。

太上老君

呂祖仙師降示：

（弁文為甲午義書騰序！）

呂祖仙師之序



古人云『義』者，俱說『事之宜』，事宜應是義，事之『理』是道身也。近世江湖散人，宋明之梁山泊漢，其每每於議事之間，口出道義之章，非乎九流而混三教之德，實道之身，事之宜者，悉備其中矣。徒以義書行世，不盡善言，啓蒙四方之諸事，仙亦不任其獨行而添後設采，以匡有志之德是也。

回道人於癸巳坤吉日

騰弁文於紫枏觀

目錄

老子之序	2	八宅風水八星吉凶	169
呂祖仙師之序	3	天文及廿四天星自	171
八仙言談	5	陽宅十二天星（吉星）	174
老子——神仙第一家	16	陽宅十二天星（凶星）	175
中華傳道人——老子	21	廿四山配廿四天星圖	176
老子生平	25	資料來源	188
老子的智慧 道德經中的哲學思想	30		
莊子的哲學	36		
《老子·道德經》歷史真實性	35		
呂祖釋義道德經	59		
八十一章道德經釋義	63		
仙聖寶笈	154		
堪輿之道	162		
太上道祖降示序	164		
家居風水系列	164		
五行四時	166		



八仙言談

上帝粒子

問：敢問師如何理解何為『一』？

答：古人論本末 有物始於壹 壹者為本始 道用是元神

師釋：古人之數理以壹為始以九為終一切諸論皆未涉零與無限及負值之相關者，有物是一其始於元陽。古經云得於一萬事畢者是知始而能終其末之理也，非財非寶非賢

非精非命之意也哉。若以現代科學而舉論此『一』者，則應是『無物之物』也，

周子太極圖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示

問：叩求評道家／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

答：史鑑溯古遠 直及女媧氏 可推論玄女 殷其為汝師

師釋：道同天地，而啟始於渾沌初形，近世論諸平衡復式宇宙之理間，已見道之蹟道之

行與作用矣，其渺渺冥冥深深邃邃，創設宇宙之竟成而近人科學雲上帝粒子之有
有其物而無其觸者，主宰宇宙形式之一切其始其原其奧其妙直猶之上帝粒子之
更先驅是也，斯之謂道，古人修者云：人身宇宙中之圓陀陀光禿禿及中宮之黃庭
者，概心其是也。道之亙古而不及於史者玄秘甚多，後論矣！／呂祖仙師降示

問：叩求評道家／道教鮮為人知之發展（繼昨天）？

答：古之神與人 有路相通是 蘇美遺跡見 那裏有天门

師釋：

君前數輩曾問天與人神與眾如何匯通於元始之代，實有天梯，此天梯非一梯而是
星際之天门，古人之謂某類神與統治者實外星人也。真神至仙本至虛無質而昨日
稟與前日章曾論及『壹』本仙云『一』者即近日科學家之謂『上帝粒子』是也。

老聖云之道生一，而此粒子效用廣宏其性屬是半物質之間，『一』之為用，即上
帝粒子之為用也。老聖所云之『道』而言此上帝粒子非終極之粒子也，必有產生
此上帝粒子之次半物質焉，老聖云之『道』而本仙依科學家之意，名其為『天父
粒子』是也，斯為亞次元之半物質是萬物眾宇宙是生機，老聖早宣之矣，道之偉
大奧秘何其妙哉。／呂祖仙師降示

關於老子及道

問：關於老子修煉之事趣及事跡

答：津古述三聖 史尊至黃老 黃為古天帝 亦帝歷人間

師釋：老子者先天混玄一氣而生之精也，亦先天混玄之神焉，其演化身為歷代三皇五帝

之國師，化身於先古之代焉，史前記廣成子道冊之元始天尊及上古之諸師者皆老
君之化身也。

其趣事者，雖歷演教化之殷隆至秦前則人形人身而生子有宗取姓為李，老子之有
嗣名李宗是鄭國之丞相焉。此趣事者是無形之元始神先天之一炁，終為生民而化
其蹟至肉身於世作教化焉。後西出函穀後又化成無形之元始一炁矣，此其趣哉！

問：《老子》——老子後西出函谷關？

答：

老子後西出函谷關，被關令尹喜求留，按老子本意，他是不想留任何文字的，但
經不住尹喜的勸說，終於在函關住了些日子，認真總結自己的思想，留下五千言
著作《老子》（現稱《道德經》），倒騎青牛而去。

問：道祖老子西關而去，去了印度嗎？傳佛陀是老子之化身？

答：

函穀關外者 今之新彊矣 道者必歸隱 化身演教是
老子之西去者出函穀而隱矣，但未必易容而行。觀乎諸天眾聖者歷降於世而行教
化也。老聖與釋尊皆無始無窮無量無界之元始神祇西天各聖，似現世科學家之
云：「多元宇宙之主子是也」。故老聖非佛陀焉！

問：孔子曾經拜會過老子多少次？其內容？

答：

斯禰宮之禮在所不免於俗例之承傳矣，但孝考同儀禮謁先後之益。子卿執其敬意
足之矣。所謂會當一面而事不過三，且儀囊古例，準且無錯，玄蒙之訓話接矮
長，俱在知所慎而益所取矣，不亢不卑禮例廝門話無長短。只須景運，且無需索
也。

問：老子出生地楚國—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釋迦牟尼出生地藍毗尼園，今尼泊爾境內，三聖出生地有何風水共通點？

答：孔聖祇困陳 一生安逸穩 走聖為寬道 苦縣楚地生

師釋：老聖所降處楚地之苦縣焉，地瘠人貧山河禿涸實非風水之地，聖人出而至道聞者，實非於風水之都也。至於孔聖之曲阜者，大興安嶺之餘有其出聖人如斯者之善地也。佛為貴族都邑西南焉，山河迥異殊無共通之見。故諸教取向亦是祇共通於至善之訴求哉境歷殊分也！

問：《道德經》和莊子《南華經》

答：道德五千言 概談一切法 包羅列廣泛 為思想綱範

師釋：老子之著說釋述者，迄今恐踰參仟家矣。紛紜璀璨可讀非常。而南華真經者，列朝註亦殊多。慨談隱逸之益，以物喻情，益達乎非想非非想之境界。道中言佛豈盡虛無，可讀可參之繞境列乃也。

問：關於《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和《太上感應篇》

答：貳經俱零盡 因果與實修 非走聖筆述 後人為之優

師釋：貳經非老聖之原述哉，後人修者之續篇矣。常清淨感應釋門之好道者，刻此貳經矣，為佛理之傳教梯航哉。故至現世，諸釋門大德亦喜述講感應篇與清淨經。道德五千言，彼無一語之涉及哉，子卿等應知之矣！

問：諸仙們曾說過歷代多皇帝是老子之化身，將來的領導人會否也出現老子化身之領導人。如是，何時？

答：道德經實治國之道亦真修煉之綱維焉。古之三王五帝之多為走聖之化降也。故聖人而王天下者。『正法』之時年焉。今當『末法』之期。統領者多為『天部』諸神與金剛或夜叉部姆之類。故未見聖人出而天下治之期。民宜多修德也！

問：仙佛可化身降箕於不同地點，諸仙之思維是否是一至（如師父降於紫枌觀，同一時間降於其他道觀）？

答：丹道至成功 亦能化億身 菩薩仙與佛 皆具此功行

師釋：昔之飛鸞者，無假人身之用，則萬佛出世，千仙駕臨，俱同一字一語矣，點撇不差，意義如壹哉，而箕之為物。善其意者為觀非扶盤拱箕者也。至於箕者，道德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者，以有顯無其需有有。以無用有其需契緣，有之者修行階次不同，顯象自別也！

問：老聖之前，何謂道？

答：道之性體實天地宇宙之本質焉。修真之為源頭佛教之謂無生。故走聖出者，說道而矣。非乎道由走聖而有其存在焉。走聖之說道說教道天地宇宙之至理，啟迪人心之本源真性焉，君知之！

問：敢問師：禪與道之別，四禪之身心之別，何謂前宿之「尋」於「伺」之思維？

答：禪以無思無語至寂滅為旨歸。道以修真行實以修性行虛。是有為至無為。

師釋：道德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實有者萬有，無者至無」，無以馭有方出於指玄，有之從無，緣為天定，禪宗於現世是止於虛雲。從無聖者。道於現世是止於明徹一士矣。餘皆欽法慕術或妄氣其行，即使先天派之趙避塵等亦祇宗

於丹氣未曾專道，更不敬神既修仙而不敬仙品者，胡何其修也。今人自我之性更烈，如何得探至玄哉，子卿有緣具機是也。

問：八千年前河南發現的中華第一龍m15號的墓主是誰？

答：若乎走聖（老子）之西示流砂前三王五帝之歷境，具蒼梧之野其境正是河南雀之南城故第一龍為軒轅王帝之穴矣。發爭辯之一處也則第一龍為開天劈地說之九天玄女所置。亦真為九天玄女之穴故世人謁黃帝之第一龍猶有『歷時』之差也。

問：評論京房無人知的一面！

答：三聖推卦象 繫象與爻辭 陰陽演進艮 占拆韓國師

師釋：京房者史有其人之傳述記刻焉。其能演配天干地支於眾卦三象發揮眾周易聖人之易學發微而成渾天甲子六爻神卦之占兆使醫者與眾民俱能易用於日常更昭演伯陽與老聖丹道之學也。

實京房者於漢之鬼穀子化身矣。鬼穀子得道後尚遊蹟於人間焉。宋漢以上人神能上通故甚多玄智者也。民國以後連南洋諸術者人鬼易於相容故近世多鬼巫之出者濫術人間，悲乎？

問：評論出土文物楚帛書無人知的一面！

答：楚帛其為書 做藝勝竹簡 同論馬王堆 帛書有周易

師釋：楚帛之殊勝者，比美帛書周易與道德經矣，其有一黃絹而絹中有本師之畫像焉，世人供奉之甚少也，漢唐之史歷距數百年焉，師未歷人間煙火也哉，其稽蹟勝劉伯溫之推算燒餅歌之更妙勝焉！

問：敢問師，老盛、孔盛及釋佛的智慧是如何得出來？如何悟出來的？是否也是上天所賜的嗎？師及諸盛偉大之思維、心法無量無壽，奠定了中華文化、浩然之勢矣！

答：三教諸聖人 皆倡言天律 為民維止處 互契天地心

師釋：三教聖人者實思同一闕，論本同源，神道設教，禮尚尊王者，契乎天地心矣，師曾云宇宙混然共十億個，子卿云云三教者中華文化與義於龍之晴矣。義非人出，實契天心，天心者諸宇宙之律軸者也。如道德經老聖云之穀軸然。

問：如何可知自己已近清靜，虛空之境界？

答：道之觀無而修入虛空之境者。最得其益是若佛之修身內證也。老子道德經之觀有與觀無之義亦於東密之修持法門，得其實義之啟發也。觀虛觀無之成是自內証與宇宙亦大一如，混然於天地，得証無生矣。

問：師父勉勵徒兒『修行』，如何有效之修行？

答：修行自內證 於理守清靜 出空後入空 觀有奪先聲

師釋：老聖修行之法為『觀有』後『觀無』焉。觀有之道在譬如佛之寶生如來，先成就於諸有如生命資源、財富、師友等等，再後以『有』觀『空』而入虛也。似虛空成就如來之境焉。

刻下修行辦法是先足於有故應先足天下之富於身當用焉。若大能大賺金錢者，如何闡教也。

問：全真祖師——王重陽

答：重陽其受師 稽始是東華 得丹道妙訣 後度七真人

師釋：重陽祖其人也，易稽於史冊之蹟，故無疑，實重陽與七真者其承傳千絲萬縷也。又自老聖與伯陽之後，丹道渠成能千億化身豪光八表者，因正法之世漸過而民承積善厚德道日鮮也，故七真所修屍解之法亦重陽之始傳焉。

重陽曾貴七真者，是丹道修用凡火而非真火是也，故煉丹人應深訪重陽祖之籍註焉。

問：續上次，再求師賜教天道、神道、人道三途之意。

詩之：道意本無垠、可雲無垠道，其義盈多才，

其理彰彌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師釋：道之為也，實充需彌而盈芥子者，大小無垠，諸理鹹備，遠乎天、神、人之三界矣，道者理也，發其義之行則為德哉而古人之道，實指示人民如何生活，思考之一切行為規範與準則是也，先王無為而治，故道本無為，而世人於後強分『天道』、『先天之道』者，標其所奇而立其所異矣。天道確有一切『天律時行』是哉而『神道』則為『教本』，『神道設教』，心契神儀，天人合一之表現，以遵教義。以守德常，道風盈沛之極也，道法諸舉皆應克遵神道方得美全而人道不全是世事人倫，諸王治世之法也，老聖不以其為可遵之德哉！是是。

呂祖師父續論：晦咎與吉凶 態若萬花筒 時乎在末法 人心態億種

師釋：善惡與因果者天道人道之常律矣，天道其隱記律於因果報應之中人法唯權行施制時懲罰之律也。觀乎善惡者人心之一念矣，一念可生，一念可死焉，其不慎哉。

老聖之福與咎章論者揭諸太極之理明矣，修真修道之士其不遵乎宗門教法者，必招天譴也，其需久乎！慎矣哉也。

呂祖師父續論：成住壞空裏 有情與無情 準呈生與滅 了性入無生

師釋：生與滅之論準在成住壞空之佛法所論而見其端倪也。老聖云之「從無到有」，亦「從有歸無」者是生滅自有其天律之明說也。有無相生，有無相對者，更是哲學中之確論焉！道德經早開宗明義於此章矣，近世科學太空理論中上黑洞與宇宙之大爆炸者是生滅之論中郭最明顯之確證焉。

呂祖師父續論：斯為認真源 源頭為真性 真性發於心 了性與子命

師釋：本仙於《道德經之淺釋》中序文有認得源頭一句此源頭便是真性也，諸道經丹書中俱謂這箇○便是真性便是慧命哉！了性歸源者便是認清源頭返回這個光光禿禿陀陀之混元無極之境矣，道法修煉以此為宗為源焉！

呂祖師父續論：成住壞空裏 有情與無情 準呈生與滅 了性入無生

師釋：生與滅之論準在成住壞空之佛法所論而見其端倪也。老聖云之「從無到有」，亦「從有歸無」者是生滅自有其天律之明說也。有無相生，有無相對者，更是哲學中之確論焉！道德經早開宗明義於此章矣，近世科學太空理論中上黑洞與宇宙之大爆炸者是生滅之論中郭最明顯之確證焉。

呂祖師父續論：奧妙歸玄妙 玄者奧之淵 冥深其遠邃 宇宙著無邊

師釋：《太上清靜經》之謂大道無情，運行天地者之《道德經》中之天地無主而運行萬物之衍論也。奧妙玄道發境於虛無而於世撫順人情運行物意，無慾無求也哉，迎

之不見其道，附之不見其後也，天網恢恢豈敢謂一切諸事其無報還乎！修道與在道者警惕因果也是矣！

續論：呂祖給《道之傳，盛於呂祖》及《人仙言談》義書之讀耆之言

讀耆應眾多 後宜網上行 義書為實體

師釋：義書所言，皆為義理而貫乎道之一體混元廣行聖教。今乎見有道中侶云：『義書宜乎觀閣之流傳，非宜乎市集。』是其狹而隘矣。孔孟聖云：『禮失求諸野。』其言大衍，今道亦有見乎失則求諸市者，異曲而同工焉。

續論：呂祖談天道、神道及人道

師釋：近百年沿清葉中以下者，謂先天道者，北壤諸丹家道派之云其名矣。世人以先天道是超凡脫俗之道者，猶人云之錦上添花意哉！

呂祖師父續論：先天大道義 啟始近百年 道丹家法派 趙避塵深演

師釋：道可道非常道之老名言早標先天大道與人間諸道之分野矣，實道為古之神人教人如何生活，如何辦事，如何修養之法則也。

古人有神道設教之義者亦依天理而行人情也。神道敬天尊神。人道律行世律，現在末法天道、神道、人道三途，分野益廣也。稟文梓短而參道義詳容日後論之矣，安心。

續論：呂祖再談天道、神道及人道

詩之：道意本無垠，可云無垠道，其義盈參才，其理彰彌高，八表亦充沛，奉守是真途。

師釋：道之為也，實充需彌而盈芥子者，大小無垠，諸理咸備，遠乎天、神、人之三界矣，道者理也，發其義之行則為德哉而古人之道，實指示人民如何生活，思考之

一切行為規範與準則是也，先王無為而治，故道本無為，而世人於後強分『天道』、『先天之道』者，標其所奇而立其所異矣。天道確有一切『天律時行』是哉而『神道』則為『教本』，『神道設教』，心契神儀，天人合一之表現，以遵教義。以守德常，道風盈沛之極也，道法諸舉皆應克遵神道方得美全而人道不免是世事人倫，諸王治世之法也，老聖不以其為可遵之德哉！

呂祖師父續論：走聖論聞道 已知仲緣興 君心確近道 知鑑可右銘

師釋：「近道」者總勝「聞道」之多方矣。非中士不能近道，而非上士其難修道也。信為「緣」之興替深淺哉。上士修道，持心清靜於道海，勝涵信義，德彰無為，守其所本者，漸達「心契神儀」，「志遵天律」之益矣。修道者忌妄意已行，自以為是。五倫之份守而營生之益以資修道之本者，快得起步矣，善！

續論：呂祖三談天道、神道及人道

《一》天道無私、非人所以。

《二》神道架範、非人所擬。

《三》人道流雜、三品可議！

師釋：觀乎人之行也。品流複雜，難以折衷：【上品者】——秉善無它，義持公正。

【中品者】——悉而道，行稍罔心。【下品者】——行不倫，充竿濫，涸道海，藉道名，聞人事，敗門風者。有太息不及上嘆矣，哀哉！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諡伯陽。漢族，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裏（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人，約生活於前571年至471年之間。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認為李姓始祖。老子故里鹿邑縣亦因老子先後由苦縣更名為真源縣、衛真縣、鹿邑縣，並在鹿邑縣境內留下許多與老子息息相關的珍貴文物。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經》（又稱《老子》），其作品的精華是樸素的辯證法，主張無為而治，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教始祖。老子與後世的莊子並稱老莊。

周文王時，老子做守藏史（管庫的官名），到武王時，他還擔任柱下史（相當秦漢的禦史），人們看他如此長壽，就稱他為『老子』。凡是受命於天的人，必然是通神而有遠見的人，他的稟賦氣質也與眾不同，這樣的人理所當然是道家的首領，眾神仙之皈依，並得之於天的助佑。

老子濟助世人的法術有九種丹八種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藥；此外，以『玄而又玄，眾妙之門』的修身養性，消災辟邪，超脫變化之法術等。老子為人清心寡欲，所以他在周朝雖然時間很久，但在官位上沒有什麼升遷，他始終於世無爭。修煉成功後就仙化而去，進入天界成了仙人。

孔子曾經去向老子請教《禮》方面的學問，先派了他的學生子貢去拜見。子貢見到老子後，老子對子貢說：『你的老師叫孔丘，他如果跟隨我三年，然後我才能教他。』孔子見了老子，老子對孔子說：『善於經商的人雖然富有但卻像什麼也不擁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個愚笨的人一樣毫不外露。你應該盡快去掉你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因為這些東西對你沒有一點好處。』

老子問孔子讀什麼書，孔子說在讀《周易》，並說聖人都讀這本書。老子說：『聖人讀它可以，你為什麼要讀它呢？這本書的精髓是什麼？』孔子說：『精髓是宣揚仁義的。』老子說：『所謂仁義，是一種白白惑亂人心的東西，就像夜裡咬得人不能睡覺的蚊蟲一樣，只能給人們增加混亂和煩惱罷了。』

你看，那鴻鵠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烏鴉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來高，地自來厚，日月自來就放射光芒，星辰自來就是排列有序，草木生來就有區別。你如果修道，就順從自然存在的規律，自然就能夠得道。宣揚那些仁義之類的有什麼用呢，那不和敲著鼓去尋找丟失的羊一樣可笑嗎？你是在破壞自然規律，敗壞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問孔子，『你已經得道了吧？』孔子說：『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沒有得到啊。』老子說：『如果道是一種有形的東西可以拿來獻人，那人們會爭著拿它獻給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們就會拿它送給親人。如果道可以說得清楚，人們都會把它告訴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傳給別人，那人們都會爭著傳給自己的子女了。』

然而上面說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一個人心裡沒有正確的對道的認識，那道就絕不會來到他心中的。』

孔子說，『我研究《詩經》、《書經》、《周禮》、《周樂》、《易經》、《春秋》，講說先王治國之道，深明周公、召公成功之路，我以此謁見了七十多個國君，但都不採用我的主張。看來人們是太難說服了！』老子說：『你那《六藝》全都是先王時代的陳舊曆史，你說哪些又有什麼用呢？你現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陳舊的東西。就像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海，腳印和腳印，還能有什麼不同嗎？』孔子從老子那兒回來，三天沒有說話。

子貢很奇怪地問是怎麼回事，孔子說：『我如果遇見有人的思路像飛鳥一樣放達時，我可以像我似弓箭般準確銳利的論點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對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樣奔馳無羈，我可以用獵犬來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論點所制服。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魚一樣遨遊在理論的深淵中，我可以用釣鉤來捕捉他。然而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龍一樣，乘雲駕霧，遨遊於太虛幻境，無影無形捉摸不定，我就沒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見到老子，覺得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遊在太虛中的龍，使我幹張嘴說不出話，舌頭伸出來也縮不回去，我心神不定，已找不著自己了。』

這便是度人的覺者和人世中的思想家的根本區別啊！

陽子見到老子，老子對他說，『虎豹由於身上有花紋，猿猴因為過分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殺。』陽子問老子，君王很英明的統治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老子說：『一位真正英明的君王，應該是他雖有蓋世的功勞但老百姓卻不知道。他使萬物都井井有條，而老百姓認為本來就應該是那樣。他德行很高但老百姓卻並不歌頌他的名字。他在位或不在位都於天下百姓沒有什麼關係。』

老子將要出關西去，打算升登崑崙山了。守關的令尹喜通過占卜預知會有神人從這裡經

過，就命人清掃了四十裏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來了。老子出行以來，在中原一帶都沒有傳授過什麼，他知道令尹喜命中註定該得道，就在那裡停留下來。

有一個叫徐甲的人，從少年時受雇於老子作僕人，老子每天大約應付給他一百錢，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萬錢的工錢。徐甲見老子出關遠行，想盡快討回自己的工錢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寫了狀紙告到令尹喜那裡。替徐甲寫狀紙的人並不知道徐甲已跟隨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錢就會成為富翁，就答應把女兒嫁給徐甲。徐甲見那女子很美，更加高興，就把告老子的狀紙遞交給令尹喜。

令尹喜看了狀紙大吃一驚，就去告訴了老子。老子對徐甲說：『你早就該死了。我當初因為官小閹窮，連個替我打雜的人都沒有，就僱了你，同時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給了你，所以你能一直活到今天。你為什麼要告我呢？我當初曾答應你，如果你將來進入了《安息國》，那時我會用黃金計算你的工錢全數還給你。你怎麼竟這樣急得等不了呢？』說罷就讓徐甲面向地下張開嘴，只見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來，符上的朱砂字跡還像剛寫時一樣，而徐甲則頓時變成了一具枯骨了。

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頭為徐甲求情，並自願替老子還欠債。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給徐甲，徐甲立刻復活了。令尹喜就給了徐甲二百萬錢打發他去了。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執弟子之禮，老子就把長生之道的秘方授給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請求更進一步的教導訓誡，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令尹喜回去後記了下來，這就是老子著名的經典《道德經》。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導去修行，果然成了仙。

漢代的竇太后崇尚老子的著作，孝文帝及竇氏家族人人都必須讀老子的書，讀後都獲益

匪淺。所以漢文帝、漢景帝在位時，天下太平國運興盛，而竇氏三代也保住了他們的富貴和皇帝的恩寵。太子的老師疏廣父子也深深理解老子的道義，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父子二人同一天辭官回家，把他們的財富散給了窮人，以保持高貴的節操。

後來的那些隱士們，凡是遵從老子的道的，都是拋棄了世俗的榮華富貴，著力於養身修性，而沒有在險惡的亂世遭到顛沛坎坷。老子的學道淵博深邃，源遠流長，這是乾坤所定，為萬世師表，所以後來修道的，也都把老子奉為他們的宗師了。



夫千古宗師，
永人無量，
只是教人明心見性，
磨洗玄珠，
靈光透發，
他自能生出妙悟。

中華傳道人——老子

《文·百志》

他就這麼走了！騎著青牛，踏出陽關，莫知所終。是人世太險惡了吧，有幾個人能知道老子呢？只怕只有真正的修道人吧。他才能得見老子頂上的紫氣祥雲，知道老子是傳道的大覺者，千載難逢。

他怕人們不認得他，所以一生出來，就指著一顆李樹說：「此吾姓也」。他在人間的姓是——李。

孔子問禮不問道

史記上記載，孔子到周，問禮於老子。禮不過是人的道理而已，怎麼和天上的道理比呢？老子是傳道的，而道是不能輕傳的。孔子見老子，問禮不問道，真是可惜哪。

所以，老子告訴孔子：孔子在乎的那些人，都已經朽壞了，而禮安在？真正的道，是永恆光耀的。可惜，孔子還是不懂。於是，老子要孔子多去執著：「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所以，老子還是沒有把道傳給孔子。

孔子雖然與道無緣，畢竟還是能夠體會道之玄奧。他離開之後，告訴弟子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的身世

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

史記記載：「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無名。居周久之，周之衰，乃遂去。」老子在社會中和光同塵，修煉道德，這樣的學問真是超常的了，人哪裡會知道呢？他修道日久，能知天命，見周之衰落，他毫無不捨地離去。有一說是他遊歷西方，到過西極，羅馬帝國等地；也有人說他到了印度，成了教主。這樣眾說紛紛，其實都是人的思維在揣度覺者的境界。

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明了自己的道是不同的，不是隨便就能得的。他講的是修煉的道理，人們只覺其玄奧精妙，卻不能真正知其內涵。

我想，他若是像耶穌那樣，博愛救度，搞不好也會被不理解的人釘到十字架。歷史上，人們往往不能認識真理，不能擺正自己和宇宙的關係，不能謙卑地對待大覺者。真理傳出時，總是有人幹出迫害正法之事，老子難道會不知道嗎？

老子選擇了離開，也許正是看透了。走前，關令尹喜，知道他要隱了，便要他為自己寫一本書，於是這本珍貴的經書《道德經》就留下來。人們知道了修道的重要，因為那是生命的真實意義。

道之繼承者

道本來是清修，不像孔子有三千門徒，耶穌有十二門徒，連釋迦牟尼佛也有眾多弟子。史書上，記載老子只收關令尹喜一人當徒弟，帶著他出關去了。

不過，後人往往把莊子也歸為道家。

其實，莊子乃是託言於道，侈言逍遙養生之理，絕非老子傳道之真義。老子道德經，通篇闡述德之重要，而莊生少言道德，多談逍遙、清靜，豈是道耶？如按照我的看法，莊生非真道、孟子非真儒，徒有外形而已。他們屬於縱橫家一流的人物，以上等的口才文筆，馳騁於當時。

後來，道教興起了，他們尊老子為太上老君。除老子之外，道教還供奉原始天尊等等其他的神。可見，道的世界也是十分廣闊的，我猜想，老子只是道家中，前來到人間傳道的吧。

有人說，老子出關後到了西方？聽起來有點像傳奇小說。不過，達摩東來、玄奘取經、十字軍東征，乃至天主教傳教，都變成了一種『文化交流』。隨著時代的演變，人的悟性越來越好。道在紅塵中，人也不能真正知其真意，體其玄奧了。

道之流傳

根據《太上老君傳》，老子累世化身，和人們結著修道的緣分。三皇時，化身為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鬱華子；女媧氏時，為鬱密子；神農時，為太成子；軒轅時，為廣成子……。唐朝十分崇尚道教。高祖為老君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為注道德真經，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

小說家寫《西遊記》、《封神演義》總是把老子請出來，他的形象更因而常駐所有華人的心中。

老子一直存在著，絕不是像人的生命短暫虛無，他是光焰無際的覺者。他曾提醒人們：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指出了道之珍貴。他深植於您心中的修道種子，此刻是不是應該發芽了？

榮華富貴轉眼空

返本歸真是大道

當道再降臨您身邊時，您可別錯過了。

呂祖仙師曰：
一道之具，
存乎心性，
身心一體，
志行合一，
始可為有。



老子生平

《資料來自道教文化資料庫》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其後，莊子作《南華經》以闡述道德之義，其對道家之重要，如孟子之對於孔子。與莊子並世先後，發揚老子之學者為列子、惠施、慎到、田駢及宋鈞等，使老子之學成為道家之祖。

秦漢之際的老子學說

班固《漢書·藝文志》稱：「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可能指老子曾為史官），歷記成

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堯讓位於舜），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去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班固以儒家觀點總括道家而不加以主觀的批評，這是史學者的風度，亦是很中肯的報導。而《藝文志》所載當時前後道家學者所著書垂數十種，足見道家學說已盛於秦漢之間。

漢初，文景之世，竇太后好黃老之學與相國曹參實行以黃老之術（黃帝老子的學說）治國，省刑薄斂，與民休息，民皆便之，國以大治，老子學說於漢初見其大效，足見其非徒託空言之流。

《後漢書》載：「楚王劉英（光武帝之子）通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聖母碑》，將老子等同於道，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為先天地之神靈。東漢中期，祖天師張道陵在蜀（四川）中創立正一道（又稱天師道），著《老子想爾注》，調「道散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老子被正一道尊為太上老君。

漢桓帝時，邊韶撰《老子銘》，稱「老子道成仙化，蟬蛻渡世，自羲農以來，世為聖者作師。」此後，道教將老子之道，作為其最高信仰，將老子尊為「道德天尊」，列為三清尊神之一（尚有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唐高宗時，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

老子思想

老子所著《道德經》五千言中，內容可分個人修身方法，政治主張，哲學主張——道的

解釋。（請參閱【紫桐觀】出版的【道德經之天人三說】）

老子對道的解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千五百多年前，全人類只有老子一個人想象出，最初的地球混元一氣，天地不分，獨立在空中，依一定的軌道，圓形運行，無聲無息，（沒有生物）永無休止。這個想法，與以後科學家所觀察地球初成的現象，完全吻合，我們不能不說老子是聖人，是超人。

老子把他所想出來，地球最初的現象稱為「大道」，大曰逝，逝是無窮盡的腦部運動，大曰遠（想無限遠的大自然），直至想到真理——道；得道之後便可以歸真返樸——反（返）。

所以說，道是無限大的，而天、地、人也是無限大的，這種無限大的現象，就是自然。

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而道是依照自然的法則而存在的。我們從自然去學習道，而自然是無限大的，沒有人為思想或行為存在其間的，把損害身心的壞思想或行為去掉，那就是「無為」，能夠無為，心與自然是萬能的，無所不為的，那就是無不為，也就是自然所表現的道。

老子教人如何修身學道

《老子》第三章：「……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欲，使夫智者所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為）。」這是老子所主張民眾教育的原則。

1 虛其心——所以受道（客觀研究自然）

2 實其腹——所以為我（充實所要學的事物）

3 弱其志——所以從理而無所撓（不受無理事物影響）

4 強其骨——所以自立而幹事（身體強健可以任事）

以上四個解釋是近人嚴復先生扼要地對老子原文的解釋：常無不正的念頭，最聰明的人也不敢賣弄小聰明，若能不作壞事，天下無有不治的。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棄彼取此。」

1 由青、黃、赤、白、黑所繪製的物質多看了，會令人眼花，不懂得分辨好醜。

2 由宮、商、角、徵、羽五音組成的音樂，多聽了會令人聽覺麻木。由酸、甜、苦、辣、甘五味製成的食物，多吃了會令人味覺麻木。

3 跑馬、打獵的事做多了，會使人發狂。

4 很貴重難得的東西，會使人整天擔心被盜而整天不安。

所以說聖人（得道之人）只為他的腹中修養而生活，不為耳目的享受而生活，是以捨棄彼而取此。

《老子篇》廿八章：「……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樸……」

老子這一章的意思是世人皆喜歡光榮，炫耀自己，以求富貴，我獨安於貧賤和人們以為恥辱的環境，我寧願守在穀底，讓別人站在峰巔，穀底的位置無可再低，而高峰卻慢慢會塌下來，填滿穀底，哪時我會越站越高，而一向站在高峰的人就會跌下。

這是老子以退為進的思想，也是做人要遵守的道理。

老子的政治思想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謂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與儒家言上古之治，民生活安樂，同一境界。故有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犯重罪者判死刑，但人民不怕，依然很多人冒死去犯法取利，嚴刑峻法，失其效用。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者多，是以饑（捱餓）」目前很多地方還是如此。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上述是老子的理想國，和儒家的堯舜禪讓差不多。第廿五章說：「大曰逝，逝曰遠，遠若反」老子經過無限的觀察行動（逝），把思想放到無限遠大的地方（遠），最後，歸真反（返）樸到上述的理想國去（反）達到無為的境界，而多個理想國的人民，都明白大道。

此外，我們可從老子著作中看出他厭惡戰爭的思想。

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人民反抗壓迫，還復自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詳之器，（一件好兵器是不祥之物）……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與孫子兵法所言同），恬淡為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將軍處左，正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上述表示老子對戰爭的厭惡，與墨子學說相同，從字裡行間，知老子也是個知兵者，不知兵不知兵之害，聖人無所不能，宜乎孔子對老子乃有猶龍之嘆。

老子的智慧 道德經中的哲學思想

老子『道論』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說，『道』是萬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第一章》）這就是說，作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它是永遠存在的。道的運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規律而運行。天地萬物都是由它產生的，它是宇宙的母體。老子認為，道產生

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養著萬物，萬物各成其形，各備其用。所以萬物沒有不尊道而貴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貴重，不是有誰給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產生天地，德畜養萬物，長育萬物，成熟萬物，覆蓋萬物。

他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第五十一章》）這樣，老子遂把自然創造的根源歸於自然本身，從而摧毀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唯心論的基礎。因此，老子的天道自然觀，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認了鬼神的威靈。當然，老子的『道論』剛從傳統的宗教解放出來，還未能完全擺脫宗教的影響；他的自然決定論，使人完全聽命於自然，輕視了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後來有的哲學家把它發展為宿命論。

老子的『道論』，基本上可概括為『天道自然觀』。所以老子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基本上是人當法道，順其自然。至於如何治理國家呢？他認為最好是採取『無為而治』的辦法，讓人民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用無所作為聽其自然發展的辦法，來達到治理好國家的目的。在老子看來，無為正是有所作為，『無為而無不為』，就是這個意思。老子反對用刑、禮、智這些來治理國家，他反對加重人民稅收，反對擁有強大的兵力，他說過：『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第三十一章》）他同時也反對工商業，反對知識和文化。他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第十九章》）在老子看來，人類社會不要『聖智』、『仁義』、『巧利』，國家就

大治了。這三種東西不足以治國，最好的辦法是，使人們著意於『樸素』，少有『私欲』，不求知識，就可以沒有憂患了。老子的社會歷史觀是不現實的，他爲了反對當時的剝削制度，從而反對一切社會制度。爲了反對剝削階級的文化，從而反對一切文化。爲了反對欺詐，從而反對一切知識。這是他消極的一面。他以爲只有拋棄了智慧，人民才有百倍的利益，只有拋棄了文化學問，才能免於憂慮，這種思想，也被後世的統治階級所利用成愚民政策。那麼，老子所嚮往的理想世界是什麼呢？是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他說：『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第八十章》）老子這一設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民迫切要求休養生息和減輕剝削的願望。老子說過，人民爲什麼過著饑寒的生活呢？是因爲他們的君主取賦稅多的緣故。『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第七十五章》）。又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第七十四章》）這反映了老子政治思想中的進步因素。但是，小國寡民的理想，卻是幻想，它是違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但我們應當看到，老子的這一舉動是抨擊奴隸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它對後世的進步思想家、空想的社會改革家卻有著深遠的影響。

老子學說的精髓，是他光輝的辯證法思想。老子觀察了自然界的變化，生與死、新與舊的相互關係，觀察了社會歷史與政治的成與敗、福與禍等對立的雙方的相互關係，發現了事物內部所具有的一些辯證規律。《老子》一書中，還深刻地論證了相反相成和物極必反的道理。老子說過，有和無是彼此相生的，難和易是彼此相成的，長和短只有彼此比較才能顯現

出來，不同的聲音產生諧和，前後互相對立而有了順序。總之，老子承認事物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物極必反，是說事物在變化中向它相反的方面過渡，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完全成爲相反的東西。因此，老子一再告誡統治者，必須去掉那些極端的、過分的措施，否則，就會使事物走向另一個極端，結果就會喪失天下。

他認爲，高明的統治者必須懂得以柔弱勝剛強的道理。爲了證明以弱勝強，以柔勝剛的道理，他舉了許多的例子。他經常用水來比喻自然力量的偉大，比喻人類高尚的品質。他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意思是說，天下萬物沒有比水更柔弱的了，而攻擊堅強的力量沒有能勝過水的，這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柔的戰勝剛的，弱的戰勝強的，天下沒有人不懂的，可是沒有人能做到。老子又舉軍隊強大了就會破滅，樹木強大就會摧折的例子。但他把弱能勝強，柔能勝剛，當作絕對的規律，沒能認識到這種互相轉化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條件的。儘管如此，老子認爲在發展過程中柔弱的是不可戰勝的，這對於促使人們認識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道理是有著積極意義的。老子所處的時代，是動蕩不安、戰爭頻繁的春秋末期，正是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代，他提出這一觀點，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老子還初步意識到量的積累可以引起質的變化。他說過，大樹是由細小的萌芽產生的；九層的高臺，是由一堆泥土築起的；千里的遠行，必須從腳下的第一步開始。（見《第六十四章》）當然，老子的自然辯證觀是直觀的、原始的、樸素的。因此《老子》一書中上述的這些光輝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們珍視的一份歷史遺產。

莊子，又名莊周，生於兩千三百多年前，他是中國道家之中僅次於老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基本上延續老子的主張，但也有了一些和老子不同的看法，而他的語言似乎比老子更豐富更生動也更吸引人，因為他喜歡說故事，因此給了中國人不少著名而十分流行的寓言與神話。

基本上，莊子和老子一樣，認為創造宇宙的本體就是「道」，道是「不是東西的東西」，它是在還沒有任何東西產生之前的境界，而作為產生萬物的根源，這和「上帝」的存在似乎有所不同。

而莊子比老子更重視「道」在我們人生之人所產生的作用或效力，一個得道或有道的人，他的人生是充滿真實的趣味的，而且他能獨立、自主，並享有高度的自由。

莊子說有一隻很大的鳥，名叫鵬，牠的背部就有幾千里寬，飛到天上就像一片大塊的雲，而且可以從北海一直飛到海。這樣想像出來東西其實並不存在，但卻充分顯示生命的偉大和離奇，莊子似乎希望人們不要被眼前有形且有限的事物所局限，而且能不斷發揮自己獨立自主的力量，不去依賴任何外在（身外）的事物，因此，他認為一個偉大的人格可以遨遊於無窮的宇宙之中，而忘掉自己，並且不去追求功和名。

《老子·道德經》 的歷史真實性

《源來源：老子學院》



老子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思想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留給後世的只有五千言，這就是被譽為『萬經之王』的《老子·道德經》（通行本名《道德經》）。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文物帛書《老子》，與通行本《道德經》的書名及其篇序均有不同。有鑒於此，本文將從古墓的史料帛簡和歷史流傳的文本《老子》，對《道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篇序的真實性，老子《道德經》的真意及其科學性、實踐性，進行鑒別探討；對通行本《道德經》篇序顛倒的誤區進行分析；從歷史興衰演變看《老子》道德能量性的巨大作用力等幾個方面，對帛書《老子》的真意進行研究；通過鑒偽識真，為《老子》正名，以與諸位有識之士共同交流。

《老子·德道經》德前道後，歷史真實

在當前全球興起的復興中華道德文化、構建和諧社會、『老學』研究熱潮中，探索老學的真正內涵和深刻意境，是社會諸多有識之士的共同心願。然而由於歷史的變遷，《老子》——書在當前存在著兩種版本系統，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的《道德經》系統，即唐宋以來流傳下來的通行本；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道德經》系統，即以出土文物為依據的帛簡本。兩種版本的作者都是老子，但在篇序上卻截然不同，經文中也有許多異同之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這些差異對理解老子思想原生態有無影響？下文試就這一論題，探討《老子·德道經》的歷史真實性及其內在在本義，以還老子《德道經》的原貌，並為澄清民族文化源流、重建當代人文精神、及老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做一個根本的依據。

一、西漢古墓帛書《老子》真本原貌的再現

1971年至1974年，長沙市區東郊瀏陽河旁的馬王堆西漢古墓先後被挖掘。據考證，墓主埋葬於西元前2世紀，是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利倉的夫人，名叫辛追。『千年不腐女屍』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辛追墓發掘後的兩年間，在其附近又發掘了兩個大型漢墓，一個墓主就是辛追的丈夫——長沙國丞相利倉，另一個墓主則可能是他們的兒子。這三個墓葬被統稱為『長沙馬王堆漢墓』。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震驚了中國乃至全世界。

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一大批品種繁多、保存完整、價值極為珍貴的文物，堪稱中華文明古國的瑰寶。三座漢墓出土的文物非常豐富，包括衣物、食品、藥材、漆器、木俑、樂器、陶器以及大量的帛書、帛畫和竹木簡，共出土5000多件，絕大多數保存完好。

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對中國考古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專家認為，該墓最有價值的是完好無損的古屍、成組成套的物品、內容珍秘的帛書、竹木簡。這三者能有一，已是考古的重要發現，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國考古史上可說是獨一無二。因此，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被世人譽為『20世紀中國與世界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號墓出土的10多萬字的大批帛書，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資料。墓中出土的帛書和竹簡，不僅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還有今所見到最古老的帛書《老子》、《黃帝四經》、《醫藥專著》等共有38種，12萬多字。從這些西元前100年前陪葬的文物、古經典及其它陪葬物品的精尖水準來看，其中一些文物的精美和高科技含量，連西方國家的專家們也為之驚歎不已，對我國古代祖先的聰明智慧贊不絕口。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數量龐大、內容極為寶貴。有些是歷史上早已佚失、至今社會上從未見到過的珍品，例如黃帝親撰的道德治世弘文《黃帝四經》等經典，尤以帛書《老子》甲乙本的再現，澄清了歷史上對《老子》一書長期爭論不休的真偽質疑。

從陪葬本身來說，喪葬是人類生活的一項重要習俗，喪葬禮儀是古代的五禮之一。古人的心地很淳樸，西漢時代，去古未遠，人們尊天敬祖的思想還很濃厚，對祖宗的孝敬心也是真誠的，所以人們總會選擇世間最寶貴的東西作陪葬品，以表達對逝者的哀思和精神寄託，希望他們不僅在陰間生活得好，而且還能夠庇佑活著的人事如意，這已成為幾千年來民族文化的心理積澱之一。翻開《後漢書·禮儀志》，可以發現，古代非常重視陪葬品。在漢代，當時陪葬用的都是最高檔的物品，是人間最稀有、最尊貴的，既顯示墓中主人公的身

分，也是活著的人財富地位的一種象徵。因此墓中主人公地位不同，陪葬物品的品質、數量也有差異。而馬王堆古墓的主人是長沙國丞相夫人，社會地位在貴戚豪族之列，根據人們共通的喪葬心理及當時的陪葬慣例，其墓中的陪葬品必定是不凡之物，這一點從帛書《老子》的字跡清晰、書寫工整、線條流暢、筆法神韻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鑒證。所以墓中保存基本完好的帛書《老子》，不僅不是『偽造』，而且是無可爭辯的實證。

西漢時，造紙業還沒有產生，帛是當時最高檔的一種編織物，只有富貴人家才會有。能將《老子》一書寫在最高檔的帛織品上，在當時是一件極為莊嚴神聖的事情，所選的經文版本必定是當時最真實、最可靠、最有權威的，書寫者也必然是當時有造詣的書家名流，絕不會是低水準抄寫者的隨心所欲之作。同時，中國的文化典籍，歷經秦、項二火，漢建國時已所剩不多，而古墓主人是西漢初人，死於漢文帝15年，因而古墓中陪葬的帛書《老子》理當是最珍貴的古真本無疑。

由上可知，帛書《老子》甲乙本在地宮沈睡了兩千多年後重見天日，再現於世，看似偶然，實際上是一種自然大道運行的必然；不僅是古道循環的朗朗回歸，而且也為今人揭開《老子》真偽本的歷史疑團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根據，因而是一件值得天地共慶的大喜事！

二、從古墓帛簡看流傳文本《老子》的歷史真實性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給幾千年來的老學研究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光明。帛書有甲、乙兩種版本，皆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尤其乙本在兩篇後分別有『德』、『道』二字，明確分出篇名。

從歷史流傳的《老子》來看，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老子《道德經》寫本，是以《德經》為上卷，《道經》為下卷，不分章。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老子》，與七十年代出土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為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以前的手寫本，比敦煌本早八九百年，也是《德經》為上，《道經》為下。這些古版本都與當今社會流傳的通行本《道德經》的《道經》在前，《德經》在後，並分為八十一章的次序不同。

就兩地古墓考古發現的《老子》一書實物入土時間來看，郭店竹簡本成書於戰國中期偏晚，馬王堆帛書甲乙兩本分別寫於秦漢之際，敦煌寫本《想爾注》則寫於六朝，並且保存了漢末時期的面貌，這些版本多被唐代碑刻、抄寫本保存流傳至今。可見老子《道德經》以『德』前『道』後的篇序是戰國以來的真傳，敦煌寫本、郭店楚墓竹簡和馬王堆帛書都保持了這個真面貌，因而是研究老子的可靠史料。

不僅如此，先秦韓非子《解老》、《喻老》亦言『德』在前。漢代張道陵《老子想爾注》保留雖不完整，但從中亦可以看出其《道經》為後。因此，魏晉以前的《老子》實為《老子·道德經》。

老子《道德經》『德』、『道』二字的順序排列，除了有道德本身的內涵之外，而且喻意著明德歸道、以德養道的深刻意境，故恢復以《老子·道德經》命名才符合老子淳德歸道、全德復道的創作本意。至於宋代以來的《老子》刻本，則大概是沿襲王弼注本而改名為《道德經》，並在篇序、經文句字上多處篡改，注釋者更是五花八門，汗牛充棟。

中華傳統典籍雖然浩如煙海，但像馬王堆帛書《老子》這樣古代留存下來的完整實物依據，實乃罕見，能成為唯一較為完整的古代典籍底本的，恐怕也僅有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郭店

竹簡《老子》一書了。因為萬經之王的老子《道德經》，是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根正才能幹直枝壯，才能帶動整個中華民族道德根文化大系統的正本清源，從而復興我們民族的道德文明。

從以上西漢時期馬王堆古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事實，雄辯地驗證了帛書本《老子·道德經》中《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歷史原貌。也無可爭辯地證明瞭《道經》在前、《德經》在後的通行本《道德經》是被後人校改了的偽本，而不是真本、原本。至此，自魏晉以來被流傳了千年的《道德經》的誤名真相大白。

三、《老子》以德進道的實踐性

老子是位大智者，他洞曉宇宙真理，居於○，用於一，推於二，演於三，在他的五千言中，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結構模式和基本運行規律。他根據大道的順生與逆返兩大基本法則，（即順生規律，由道○演化為德一、由德一演化為陰陽二、由陰陽二再演化到三生萬物；逆返規律，由萬返五，由五返四，由四返三，由三生返歸陰陽二，由陰陽二返歸德一，由德一返歸道○，終而返本歸根），根據春秋時期大道已去、社會離道失德的現實，縱觀了時空場順逆變化的雙重規律，指出人類社會只有『修之身，其德乃真』，才能回歸自然大道的光明之路。

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生德一之母，是天地人萬物之父。道無形無象，無聲無色，混沌沌，卻是天地人萬物的生源與歸宿。道是靠德主宰、運化、養育、和諧天地人萬物的，因而德是天地人萬物之母。人們要回歸大道，首先要回歸到母腹之中，回到母親『德一』的

懷抱裏，得到母乳德能的滋養與灌注，要靠德的積累達到豐厚淳樸的程度，達到全德的狀態，也就是達到德一的品格與能量圓滿無缺、光透身內外、與道合一之時，才能登上道的大雅之堂。由仁義禮智信五德的不足，逆返到五德俱足，就達到了淳德歸道的狀態。要經過攢簇五行，和合四象，不斷返修的過程，然後才能進入○態，與道合真。

從人體生命科學分析，人體是個半陰半陽的太極圖模式，人有性與命、顯與隱、黑與白、精神與物質兩大系統，要將這個陰陽合一之體修證成純陽之軀，再造就成一個合於大道的道器，須有一個不斷由陰返陽的複返再造過程。正如《老子·道德經》《常德第二十八章》所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嬰兒』。就是說在修證中，要知其強而甘守其柔弱之位，如水之柔弱處下，如同利益天下之溪流，總是利於萬物而德不離身；以德治心身，其身心才能回歸到嬰兒的先天柔弱與無私狀態。這是回復到先天的第一階段，即賢人修階段。

知雄守雌，是修持初級階段中的修心煉己、清心寡欲的上乘方法。完成初修之後，繼而要達到『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這是說，修者要知其尊榮而甘守屈辱之位，默默奉獻而不為人知。如同天下之浴神，滋養萬物的聖人那種無私忘我之境。這是由德足狀態所達到的第二階段，即聖人階段。

在此基礎上，再達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這是達到德『一』上德境界以後，繼而才能歸於無極的真人狀態，完成與道合真法自然的階段。

由以上可知，老子的五千言中，都是以德為中心而展開論事、論物、論修真，字字句句

都不離德意，都是在反復用德『一』這條主線，引導人們認識大道的順生逆返之理，指導修者由五德返德一、歸道○的理論與方法。而絕不是越過德這個『一』就能直接到達道『○』的狀態。通行本《道德經》篇序的顛倒，在客觀上無疑是誤導人們先道後德，不去艱苦地修德而進道。這只會起到讓人們坐而論道，搞嘴皮子道，永難進真道。

道是○，無相無物，是一種混沌狀態，只有通過德來生萬物，德養才能呈顯萬象。德是一，是一種光氣物質，同時又是道的精神品格的體現。用一棵參天大樹作比喻，道就是根，德就是幹，枝葉就是它的子系統。縱觀世間萬物，大至日月星海，小至昆蟲螻蟻，無一不是道生德養，因而道為天地人萬物之父，德為天地人萬物之母。

《老子·道德經》全書闡釋的關鍵點、核心點就是『德』。『德』不僅是人類的精神食糧，而且是進道的階梯；『道』是人類最終必然的歸宿。這一根本原理，在歷史的長河中永遠也不會改變。整個人類在德化回歸全道之前的過程中，人生命運的升降浮沈，都因各人的陰我私心與德性之間的相互爭戰、而表現出紛繁複雜的人生萬象。這種個體的矛盾對立統一，又互生互變的組合，就會演繹出一個非常繁複的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也導致了人一生運勢的不同境遇，決定著人體生命的福祿壽夭，其中的源始因素就在於人們對『德』的態度。

人類的凶禍災難，都源於失德離道缺德狀態，其變化的契機在於人類自身的道德取向。『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德者，樂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之。』（《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三章《同道》）道，始終運用『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的自然狀態，調控著人類的前行，這是人類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

由以上可知，老子五千文將《德經》置前、《道經》置後的科學道理，反映了天道的自

然規律，正像日月東出西落的法則一樣，不是人為可以任意顛倒的。通行本《道德經》對德與道篇第次序的倒置，明顯地違背了這一規律。

四、《老子》德篇在前道篇在後的科學性

《老子·道德經》被尊為萬經之王，是百科全書，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包。但總體講的是道的順生與逆返兩大規律，是可道與非恒道、可名與非恒名的大系統論。所言的大道順生規律，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老子·道德經》第五章《中和》）所講的逆返之道，即：『反也者，道之動也。』（《老子·道德經》第四章《反復》）『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天物云云，各復歸於其根曰靜，靜是調復命。復命常也，知常名也。』（《老子·道德經》第六十章《歸根》）道的順生與逆返，是她運行的必然規律，不依人的主觀意識所主宰。人們只能遵行這種規律，顯隱同觀，順逆並用，才能正確地立人處世，逆修歸真，兩者缺一不可。

通行本《道德經》對篇序的篡改，完全違背了老子的本意。其結果必然會誤導人們只論道，不修德；只講順生，不講逆返；只講顯，不講隱；只講空洞的理論，而不能導向人們真實地實踐由德識道、進道、修道。這好比引導人們站在山下遠望山巔白雲，欣賞山峰美景，而不是領引人們去沿著山路攀登，不入實境，只能使人好看而不可及，不能親臨其境，切身體悟大自然的真諦，從根本上閹割了老子『修之身，其德乃真』這個最根本的靈魂。把一部本是指導人們以心身去修德，在實踐中體悟、實證德道，逐步完成以德合道的實踐過程本末倒置，實際上等於拋棄了由德人道這個『修之身』的金鑰匙，而把它變成了一種花瓶擺設。

《老子·德道經》所闡述的大道是宇宙大科學，既有大系統理論，也有科學實證方法，是理論與實踐方法的統一體。要達到大道佳境，德就是進道之階，成道之舟，合道之梯。由德進道是一門實踐科學，是『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實證科學，德的品格能量層級每提升一步，都有嚴格的檢驗標準，容不得半點虛假，更不是由人妄評亂說。一個人道德能量聚積的厚薄，道光德能的由弱至強，都是每個實踐者勤修苦煉、日積月累，積沙成塔的結果，其心身德道能量所釋放的範圍，都因人而異，深淺厚薄，遠近強弱，各不相同。正如《老子·德道經》第五十四章《善建》所云：『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老子所說的，就是一個道德實踐者德能的強弱，是依次由身至家、由家至鄉、由鄉至邦、由邦至天下逐步聚積遞增的過程，是道德修持者自身道光德能輻射的範圍大小，以自身的德能為那個區域的眾生萬物服務，福被家國乃至天下；這是根據賢人、聖人、至人、真人的不同層次德能的德化、教化所起到的作用力，其能量的量級品位，決定著德能釋放頻率的高低、距離的遠近，是一個有德之人無私奉獻的自然流露。

天地人萬物的化育變遷，都由『德一』所主宰；萬物萬象變化之理，都以『德一』來呈象顯示；修德進道的科學方法論，都由『德一』來調控。所以離開『德一』這個實體論道，離開『德一』能量物質的支撐，道之理難明，道之境難進入，得道、成道、了道也就是空言虛有。由此可知，通行本《道德經》將老子五千言的修德為本置於次位，排序第二，將嚴密的系統科學理論單一化，將德道的實踐之路掐斷了，讓人們只知常道的順生，而不知非常道的逆修；只當作空頭理論，而不講以身踐道的本質；將一部實踐大道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方

法，變成了只供人欣賞的道之華，變成了空洞的說教；把人們引向了一條只知顯、不知隱；只知太極白，不知太極黑；只談做人之道，不識真常之道為何物的牆上餅、鏡中花。這種誤導的惡果，造成了使人們永難由德明道、識道、入道、成道的惡性循環，這也是兩千年來中華大地上很少出現聖人、至人、真人的根本所在。有『神州』之稱的中華大地，卻中斷了培育育聖的精神食糧，才使中華昔日的道德文明之光變得黯淡，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缺憾！也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缺憾——！

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人類在失去道德以後的這個波浪顛簸的變化之中，凡符合德性的、有利於眾生利益的，就允許他存在和往前發展；凡不符合德性的、將眾生逼向絕路的，就必然在毀滅他們自己！所以說，大道默運，無言勝有言，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調控著整個生態的平衡。

五、從歷史興衰演變看《老子》德道能量性的巨大作用力

《老子》著於2500多年以前，產生於沒有任何宗教的歷史時期，因而她是超越一切宗教，闡釋自然大道的偉大學說，是人類傳統文化皇冠上的一顆明珠，她在我國文明史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力。

我們的先祖中有不少是大德大慧者，能夠縱觀陰陽，玄覽隱顯，跨越太極弦線的障礙去認識自然、掌握自然、順應自然，是能夠洞曉天地萬物真諦的天人合一者，他們對宇宙真理的認識之所以比現代人深刻得多，因為他們的認識都來自於『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實證，都符合大道自然的本質。老子就是其中之一，他親身實踐德道，性命圓成，回歸自然，站在

自然的高度為後世留下了《老子》一書。這部聖典蒐集了伏羲老祖、黃帝等先祖們的道德文化精髓，闡釋對自然大道的本質規律，因此也自然成為人類道德根文化的經典著作。

《老子》歷來為重德的明君和輔臣所重視，在中國歷史上有四位皇帝為《老子》作過注釋。商湯時的伊尹、傅說，周朝開國時的姜太公，春秋戰國時期的範蠡，漢朝開國時的張良、陳平，三國時的諸葛亮，唐代的魏征，明代的劉伯溫等等，都是重德修德者，正因為明德持身，使他們成為帝王的道德良師或輔弼名臣，輔佐帝王以德治世，以德化人，德揚於世。《漢書·藝文志》評價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漢『文景之治』時代，文帝、景帝都以黃老道德思想治國教民，《老子》這部經典在當時是最重要的、受人們尊敬的典籍之一，人們都把道德當作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實踐，才造就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心靈淳樸，社會精神風貌高尚，出現了社會康寧、國泰民安，民族興旺的鼎盛景象，書寫了我國歷史上燦爛輝煌的一頁。從這個史實也可以看出，道德的力量巨大無比，她不僅是社會精神文明的源泉，也是物質財富豐厚的動力。漢『文景之治』時期的興盛，是社會普遍尊道貴德的必然產物，也是《老子》這部寶典在歷史長河中閃光的一瞥。

《老子》也造就了大唐盛世。唐朝的執政者就是採用老子以德治世的思想，創造了當時的世界文明之最。雖然他們是在運用宗教與道德的同時重視《老子》，但主要還是運用國家的管理權力，通過行政推行全民德化教育，運用誦讀《老子》作為治國方略，使道德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讓道光德能滋養人們的心身，使社會處在一片祥和、安寧、興旺的

道德內外環境中。唐朝執政者李世民崇敬老學，自稱為老子的後裔，唐玄宗親自為《老子》作注，制令士庶均須家藏一本。開元二十九年，制訂兩京、諸州各置玄宗皇帝廟，成立玄學院，招收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等道學經典，每年定期考試，培養了一大批道德骨幹。可見唐朝也是極為重視道德教育，奉行崇尚道德、以德治國的政策。這些治國措施，使老子《道德經》家喻戶曉，老吟幼頌，士庶皆尊，從而奠定了堅實的民族精神文明基礎，實現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百業興旺發達，誕生了百世流芳的『貞觀之治』，曾經一度出現『監獄成空，吏同虛設』的奇跡，唐玄宗時又形成了『開元盛世』，譜寫了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道德華章。

唐朝以後，歷朝的統治者，對道德學問也有頂禮膜拜者，但已經有所變化，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他們把老莊思想當成駕禦臣民之術。五代後唐時的進士陳搏，自稱扶搖子，也是老莊道家學派人物，是宋代象數之學的開山鼻祖，宋太宗給他賜號『希夷先生』，可見統治者對道家學說治世之用的渴求。宋代前期的統治者也有尊道的，宋太祖趙匡胤提倡『以文治國』，所以宋代就出現了道教化人物周敦頤、邵雍，被奉為『程朱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邵雍的《皇圖經世》，都是效法於老莊。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也深受道家的好處。幫助朱元璋打天下的道家人士除劉伯溫外，還有江西建昌的周顥，是一位道家神仙類人物，朱元璋每遇困難都要請教他，可惜朱元璋後來把道家學說的治世之用都忘了。

從漢『文景之治』到唐『貞觀之治』，這兩個我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都是道德光輝照耀的必然結果，可見《老子》中蘊含著無比強大的道德精神力量，她足以興國家、旺民

族，是給社會造福的根本源泉。

但是當宋代理學興起主宰全民意識形態領域之後，僵化了人們的道德精神，僅僅將道德作為空洞理論，道德的真諦只被少數親身實踐者所掌握，不能正確引導整個社會實踐道德，以道光德能滋養人們的心身；也就難以顯現道德治世的無窮力量，難以透發道德經《老子》的光芒。

《老子》作用在歷史上的興衰變化，雖然已成為過去，卻可以為當今人類提供治國治家的寶貴理論與經驗依據，她是人類社會的巨大精神財富，雖然時代不同，但依然閃耀著無量的光輝！中國領導人都極其重視民族文化。胡錦濤主席2003年訪法期間，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中曾提道：「500年前，法國文學巨匠拉伯雷在其傳世之作《巨人傳》中就曾喻示：『智慧的神瓶在中國。』」這個『智慧的神瓶』指的就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2004年12月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在演講中，溫總理引述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來表達中國秉承道德文明、為世界和諧作貢獻的決心。

縱觀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從上古時代的人文始祖，一直到宋代，可以說是一個以道德為主導精神主理東方社會、道德精神明顯作用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時期，老子《道德經》中所蘊涵和延續的道德文化乳汁長期滋養著中華民族。這種特性表現，是沒有任何組織形式規範的人文文化，道德之風自然吹拂在社會，吹拂在人們心中，滲透在幾千年來社會發展的文化大系統之中，潛移默化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鑲鉗在一代代炎黃子孫的心身之中。在明君治世時，推行德治，進行傳統道德文化的宣傳教育，運用方法、禮儀、教義、文字、語言等形

式，對全民直接進行道德教化。

自從外族入侵統治中原以後，特別是南宋以後的理學之風，將道德精神虛化，將儒家學說的孔孟思想教條化，道德就逐步進入了匱乏的歷史時期。從金國人侵入到蒙古人建立元朝開始，社會的道德精神日漸式微，人們的道德觀念更加淡薄。

然而道是永恆不變的，社會的興衰是鑒別道德治世的晴雨錶。社會的變遷形式都在隨著道德的變化而改變。『有之以為利』始終以『無之以為用』為統帥，離開道德，社會的整體狀態，隨時隨勢而變得不安寧並走向衰敗。

中華的歷史就是一部道德文化史，歷史的經驗反復驗證了，有道德則民族昌盛，離道德則社會動亂。中華上下數千年，用道德精神剖析歷史的變遷，充分驗證了這個真理。任何朝代，任何社會及其群體，都逃脫不了『同於德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的法則，這是一條不可超越的自然規律，人力難為。人類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以道德精神的興衰作用於社會發展走勢的必然，人類只有在《老子》的指引下，認識以德進道，人人走『修其身』的光明之路，才是社會興旺穩定的源動力，從而在必然之中順應道德的自然變化，立於不敗之地。

六、對通行本《道德經》篇序顛倒誤區的分析

通行本《道德經》歷經二千餘年，特別自唐宋以後，經過歷代的流傳、整理與詮釋，各種版本輾轉傳抄，彼此承訛襲謬，誤導社會頗深。

《道德經》在前的通行本《道德經》與《德經》在前的《老子·道德經》，這兩種版本不

僅是前後次序的錯位問題，似乎只是道前德後與德前道後的差異，其中被倒置了的由德進道的次序，卻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老子所處的時代是道德急速滑坡，社會陷入急劇大動盪的歷史時期。他老人家以聖人的大慧識洞察自然，站在道○的高度，以深邃的慧光展望天下，不僅看到當時社會人們離道喪德的嚴重現象，為此而痛心；同時也預見到社會道德下滑後，未來人類社會各個階段精神衰敗的趨勢，包括近代人類道德已經跌入到穀底的愚智時期，都在他玄觀後的預見之中，歷歷在目，殷殷悲戚。他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處厚章《論德》中指出：『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始也。』縱觀歷史進程，看看人類社會當前的道德現狀，禮德淪喪，信德淡泊，社會的道德層級已經滑到了危險邊緣，人們的精神營養已經到了極度饑渴的狀態，這不正驗證了老子所論的真實不虛嗎？

二千五百年前的老子，正是看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在他西行離去之際，應函穀關守吏尹喜之求，撰寫了五千文，其本意在於教導後人要認識道德的重要性，已經離道失德的人類要復歸到道境，返本歸根，就要貴德、重德、進德、守德、持德、行德，最緊要的是從修德開始，以德滋養心身，修心修德，由德進道，修德合道，通過修心、修德、修性、修命，逐步修補性命中已經缺失的道光德能，使之充盈飽滿，光透心身內外，由一個凡軀俗心，修證到聖人、至人、真人之境，才能真正實現天人合一，達到返樸歸真。這是老子為後世指出的一條光明幸福之路，雖然是一條逆修之路，卻是一條唯一正確的必經之路。

有人可能認為名為《道德經》是正確的，似乎將道篇置於第一位才是重道、近道、親

道，人們就容易修道、成道、了道。也可能認為西漢以前流行的德篇在前、道篇在後的《老子》一書，可能是傳抄者弄錯了，於是乎大筆一揮，便將她的篇序反過來，並取名曰《道德經》，當年的篡改者可能以為這是做了一件大善事，是為《老子》一書『正名』。這只能是一種主觀上想當然的臆斷，而決不是老子五千言的本意，而且是與老子的本意恰恰相反。老子是位通天曉地的大智慧者，他老人家總不會把篇序的次第放錯位吧？再說從春秋到西漢的數百年間，那時的傳抄者應當都是向道之人，對這麼重要的經典都是敬若神明，抄經時都要焚香沐浴，靜心淨身，莊重肅穆，以極其恭敬之心，一筆一畫地認真抄錄，怎麼可能會把篇序搞錯，更不敢隨意篡改。

那麼究竟何時何人將德篇在前、道篇在後的《老子》（即《道德經》）的篇序顛倒後篡改為《道德經》呢？目前尚無歷史資料可考證，暫時只能成為一個歷史懸案。

通行本《道德經》顛倒了《老子》的篇序，這一顛倒就是兩千年，誤導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導致了歷代學者不明老子本意，在傳抄、注釋中以訛傳訛，所注也必然是經文內容皆同流，區別僅限於衍文說句或遣詞用字的些微異同。

空淨師有句名言：『未修身前莫解經。』此乃真實不虛的至理名言。這是因為未經修身之人，對甚麼是道？甚麼是德？德與道是何關係？如何實證道德？都處在一種茫然無明的狀態；慧性未開，用一雙俗眼對天地人萬物的觀察和認知，都只能用後天眼耳鼻舌身意得來的主觀意識去判斷，而對太極黑另一側世界的事物和狀態一無所知，兩眼一抹黑。所以對經典的解讀只能運用後天的思維系統去認知，去解析，只能就文解意，所解也只是後天主觀意識的文字堆砌，而對經文中的道義德境，必然濛濛懵懵，以偏概全，把樹木當森林。這種只用

太極白顯態世界的眼見之物、之事、之理，根本不可能窺見太極黑境中另一個世界的自然規律，因而其注解就成了一條腿走路，不可能統攬陰陽兩界，洞曉事物的全貌，也難明經文中所涵蓋的自然大道全息性真理，難以明白經文中所承載著的自然大道的大系統論、大唯物論以及聖人之治的科學方法論。

聖人所撰寫的古經典文字，都攜帶有極強的宇宙全息資訊，含有通達大道自然、天地人萬物的道德資訊，反映著太極黑白兩境乃至高維間的全息規律。解經者不經過修身，不能穿越太極弦線而明知陰陽，就不可能總攬經典中暗含的全息律。由於未修身者是一個凡軀俗心、內無道光德能的承載體，也難接通與自然溝通的渠道，故而所解所論者，也就只能是只知其所以，難知其所以然；更難知經文中飽含的大道實境，其解不是南轅北轍，就是隔靴搔癢。以人心猜度聖心，以後天去理解先天，等同戴上有色眼鏡在聖經中尋光彩，永遠都是相隔萬裏，風馬牛互不相干。不修身強解經，這恐怕也是將《老子·德道經》改名為《道德經》，並顛倒篇序的主要原因吧！

道是永恆的。道是○，是一種肉眼不可見的光性物質，她無形無象，隱而不顯。道本身不能生萬物，而是通過德這個載道之體，展現道的自然本質特性，從而生天生地生萬物。德是一，是能量性的氣性物質，道通過德的這種物質性，生化萬物，長養萬物。因而德是天地人萬物之母，萬物中都攜帶著德『一』所遺傳的資訊，都有與德母親近的因數，『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這是大道賜予萬物的自然本性，人也不例外。

一部《老子·德道經》，以『德』字貫穿始終，既言明『德』字的精神品格內涵，也闡發了『德』一的物質特性，同時揭示了做人的道理，闡明瞭修真的科學方法論；既講由道順

生德一、陰陽二、萬物三的順變規律，也講了由順轉逆，由三返二，由二返一，由一歸○的逆返歸道規律。其中的秘要，都在這個『德』字中，都是用『德』一展現的，並延伸到萬事萬物，千比萬喻，都是要人們認識『德一』的重要性。

『德』是道的延伸，對道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道的精神與物質，都是通過德來體現的。道深含在天地人萬物的實體裏，表像在萬物萬事的運動變化中，道是天下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卻都由德來成現。日月星辰的運轉，春夏秋冬的更替，山川河流，風雨雷電等等自然現象的變化，無不是在『德一』的主宰與調控下進行的。

道通過德顯也表現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社會的道德文明與失德頹廢，風調雨順與自然災害，民族的興旺與衰落，都是社會整體的德性反映，隨著道德厚薄深淺的變化而變化。德者自德，失者自失。一個社會如此，一個團體如此，一個人也是如此。

人身是個小天地，是宇宙的縮影，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通。人一生運勢的旺衰，人的生命運勢曲線的升降沈浮，事業的成敗，家庭的美滿幸福，都是由各人德性的含量而決定。

『德』就是一，就是中，就是心。天地萬物皆有心，天有天心，地有地心，物有物心，這個心就是德，就是天道。一個『德』字可以連通天地人萬物，她可以決定人類社會的一切，也可以決定萬物個體生命的一切。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每個人的身邊，反映在生活工作的點點滴滴中，人要親近道，體悟道，得道成道了道，惟有靠修德累德，在德字上狠下功夫，才能得『德』到『道』，別無它途。德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地反映在人們的心靈裏，表現在一言一行中。因而，離開德字去言道，其理難明；離開修德去求道，猶如空中建樓閣，終歸幻夢一場。這便是老子將德篇置前、道篇置後，讓人們以修德而進道，全德而成

道的慈悲用心。

先德後道，德道互體。在《老子·德道經》中，凡言道總不離德，以德喻道，以事喻德，德道緊相連。五千言中，僅就這個『德』字就出現過45次。由此可見，老子是教導人們不要忘記這個『德』字，要把德放在首位，作為做人之本，立命之根；當作修道的第一要務，成道的敲門磚，完成天人合一的金鑰匙。

要修德進道，首先要識德、知德、明德、貴德、守德、行德、累德，當德修到品格昇華、五德能量俱足之時，便是德性圓明之日；德性圓成之日，也就是合道、了道之時，這是由德『一』返本於道『○』的自然然而，也是老子五千言中反復論德的本旨所在。

老子是位洞曉天地人萬物的大聖人，不可以用一顆凡識所學到的一點書本文墨知識，就去強猜聖人所講的宇宙大真理，那無疑是『螞蟻言大象』、『井蛙坐論天』般的可嘆了！

通行本《道德經》將《道經》置前、《德經》置後的重大篡改，是社會離道失德後的歷史變異性產物，是不識真道者的盲為，是對老子由德進道本意的無知，從而違背了大道逆反的規律。這不僅害了自己的心德，更重要的是誤導了社會兩千年，貽害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子孫，使他們以錯解錯，誤解老子思想，蔽障了後世『修德明道』的坦途，將人們引導到狹窄的曲徑小道，停留在空論大道，不能以德入道、淳德歸道。這給我們民族所造成的精神損失是不言而喻的，天地萬物皆會為之痛惜！

七、鑒偽識真，為《老子》正名

馬王堆帛書與郭店竹簡《老子》的出土，其意義不單在於提供了現在可知《老子》的最早文本，更在於它為解決聚訟紛紜的老子其人時代，《老子》成書年代，以及先秦思想源流的演化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而這一切，都必須植根於對《老子》文本真義的理解。因此，嚴謹對待《老子》，這是我們為道德文化正本清源的重大歷史責任。

毫無疑問，馬王堆漢墓帛書與郭店竹簡《老子》都是古代典籍，是距今最早、最可信的真本，也是鑒別流傳於世的通行本《道德經》、為《老子·德道經》證偽的最可靠依據。李零先生談到這種意義時，曾有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如果我們把原本古經典比作一條藏在雲端的龍，宋元以來傳承的古書是它的尾巴，敦煌的發現是它的身子，那麼，現在西漢兩個古墓帛書、竹簡《老子》一書的發現就是它的脖子，我們離看到龍頭的日子已不太遠了。』（李零《重見七十年》）

竹簡帛書《老子》重現於世，引起了國內外諸多國學專家、教授的極大關注，都在傾心研究，整理校勘；同時也引起了許多質疑與思考，其中最大的疑團就是漢墓出土的帛書、楚墓出土的竹簡，為什麼與現通行本《道德經》有很多異同處？究竟怎樣正確地為《老子》正名，恢復她的昔日原貌，讓她早日重新走向千家萬戶，為復興中華道德文明而再現輝光？

在諸多帛書《老子》研究者中，國學名家熊春錦先生，以他過人的智慧，和對中華道德文化的無比敬仰，立志撥開蒙在《老子·德道經》身上兩千年的陰影。經過兩年的研究、體悟，他以德道大系統論為指導，站在道○德一的高度，顯隱共觀，察微識著，一絲不苟地全心身投入勘校注釋。他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為藍本，以帛書乙本和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本為參照，廣泛考證石刻本、河上公本、龍興碑本、敦煌寫本等的優劣。在考證過程中，以《甲骨文》、《說文解字》中的象形文字解義，追溯名源，解詞釋義；廣泛搜集

各種古經典，參考《黃帝四經》、《尚書》、《史記》等八十多種文獻典籍，通覽漢唐時期的各種版本，總體把握，逐章、逐句、逐字進行深入細微的研究，察源究貌，澄清流弊。既糾正通行本《道德經》道前德後的錯誤，對個別混淆了的章序進行調整；又參照各類版本，對帛書、竹簡本經文，進行了認真仔細的鑒別與勘校。對經中許多古字、難字、修真專用異體字，分辨其中的通假並注音，對常意與修意、句義與段義等，均作了較為詳盡的注釋。

2006年10月，被埋在地宮兩千多年的帛簡本《老子》，被命名為《老子·道德經》，由中央編譯局正式出版，公開向全國發行。《老子·道德經》的出版發行，不僅使隱藏在地下兩千年的珍寶，重新走向社會，走進百姓家；而且廓清了兩千年來被誤傳為《道德經》的歷史，糾正了被篡改的篇序、章節錯誤，揭示了老子『以德進道，由德人道，修德證道，淳德歸道』聖人之治方法論的科學性，匡正偏失，還《老子·道德經》本來面目，使道德的光芒重新撒向神州大地。這不僅是歷史的重大事件，而且是老學研究的一件大事，對後世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實踐，開闢了一條由德人道的正確航向。對復興道德文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大的文化意義和現實意義，利在當代，功垂千秋！

八、《老子·道德經》勘校版面世後的效應力

《老子·道德經》於2006年10月由中央編譯局出版社正式出版後，又相繼推出了拼音普及誦讀版、口袋本等多種版本，並配製了誦讀錄音光碟，受到廣大道德實踐者和老學愛好者的普遍歡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任何一部經典版本的真偽，都要經過廣大實踐者的躬身踐行，經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實證，才能真正檢驗出其是否符合道德的自然真理。

《老子·道德經》已經走向中華大地，走向社會，走進校園，走進科研院所，走進城市鄉村，走進千家萬戶，走進人們的心靈裏，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其影響之深遠，為國內外所少見。僅注釋者2006年一次在甘肅張掖、隴西地區幾次露天演講《老子·道德經》理念時，聽眾都在五、六千人以上，場面之壯觀，引人人勝之深、對聽者心靈的震撼力之大，可以說前所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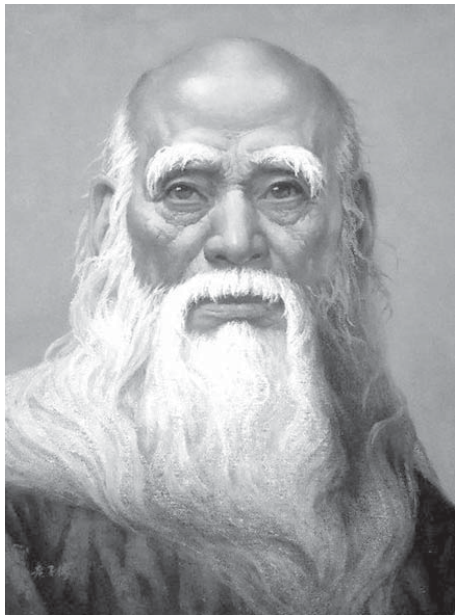
《老子·道德經》的弘揚傳播，不僅在理論方面學習、領受者人數日益增多，而且經中聖人之治科學方法論的實踐也普遍為人們所重視。為了對這部聖典的『德真道』、『德慧智』兩大系統進行系統的教學與實踐，《老子學院》已經分級開設了系列課程進行教學。

同時，其中的德慧智教育理念——誦讀經典的教學實驗已經拓展到全國，乃至歐洲、東南亞各國。國內各地許多中小學、幼稚園都建立了『德慧智』教學實驗點，進行以誦讀《老子·道德經》為主的實踐，包括胎教、幼教方面的實驗，都取得了顯著的增智開慧、強身健體等諸多效應，在昇華人體性與命兩大系統的素質，淨化人的靈魂，增強健康水準，甚至醫治疑難雜病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效驗例證。通過國內外各類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不同文化層次者的廣泛實踐所取得的大量活生生的經驗和成果，充分驗證了《老子·道德經》的能量性、科學性、真實性、前瞻性。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充分顯示了《老子·道德經》的強大生命力！

願《老子·道德經》的無量光明照亮神州大地，照亮整個地球村，照亮每個人的心靈，造福天下，德澤眾生！

《老子》：『道自在天帝之前』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太上教人修道祇
是修身，身外無
道，孝弟忠信便
是道也。

呂祖釋義道德經

著《老子》又稱《道德經》。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深刻影響。被道教作為重要經典收入道藏。共81章，分上、下篇。現在通行本上篇言道，下篇言德。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上篇為『德篇』，下篇為『道篇』《老子》成書於戰國前期，關於《老子》一書的作者，學術界爭論較大。韓非認為是老聃，司馬遷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後來很少有人從後說。學術界一般認為老子就是老聃。現存《老子》的版本，以帛書甲、乙本為最早。此外，還有許多版本流傳。據統計，石刻14種，以唐太宗時虞世南校寫的石刻《老子》為最古，唐中宗景龍二年（708）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次之。唐寫本《老子》殘卷，散見於各地保存的敦煌經卷中，為數頗多。木刻以宋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為最早，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有影印本。明《正統道藏》蒐集《道德經》本文及漢、魏、唐、宋、金、元、明注本，總計有14種之多。歷代解老、釋老者不下千百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戰國末的韓非《解老》、《喻老》；漢代河上公《老子章句》；魏晉王弼《老子道德經注》、何晏《老子道德論》；唐代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宋代道士陳景元《道德經考異》；近現代有朱謙之《老子校釋》、高亨《老子正詁》、任繼愈《老子今譯》等。《老子》對後世影響深遠，以它為主，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和儒家對立的道家學派。在國際上

被譯成多種文字。

基本觀點

道家哲學首先擺脫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內涵，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型態的束縛。基本上道家哲學並不否定儒家的社會理想，但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

道家重視人性的自由與解放。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另一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前者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後者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道教標榜老子與《道德經》，乃出於道教本身和三教對抗形勢的需要。因為道教的思想理論淵源『雜而多端』，需要象《道德經》中那樣的『道』來加以概括。而老子善攝生者無死地的長生思想以及傳說中老子的高壽（『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與道教修道成仙之旨又相吻合。加以秦漢以後，老子被尊為聖哲，受人尊敬，漢初又與黃帝並列，合稱『黃老』，地位極高。復因『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位在孔子之上；『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似猶佛教之始祖。在三教對抗中，崇奉老子，有

助於道教同佛、儒相抗衡。歷代帝王對神化的老子，或立廟祀奉，或加尊號冊封，其中尤以唐代為甚。唐太宗詔稱『朕之本係出於柱史』，唐玄宗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其後一再加封為大聖祖玄元皇帝、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宋真宗繼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的生平 and 思想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意思是，禍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禍的因素。也就是說，好事和壞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在一定的條件下，福就會變成禍，禍也能變成福。老子說的這句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是中國，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家之一。

關於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歷來有爭論。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給他寫的一個簡單的傳記來看，他是春秋時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裏人。『老子』是人們對他的稱呼，『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子』是古代對男子的美稱。他的生卒年月不詳。

老子做過周朝的『守藏室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或歷史博物館館長），所以他諳於掌故，熟於禮制，不僅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並有廣泛的自然科學知識。西元前520年，周王室發生爭奪王位的內戰，這年1月，周景王卒，大夫劉耿立王子猛為悼王。王子朝殺悼王自立。晉人攻王子朝，立王子匄為敬王。這次內戰達5年之久，西元前516年，王子朝失敗，席捲周室典籍，逃奔楚國；老子所掌握的圖書亦被帶走。於是，老子遂被罷免而歸居。

形勢的變化，使老子的地位發生變化，使他的思想起了大轉變，由守禮轉向反禮。老子由於身受奴隸主貴族當權者的迫害，爲了避免禍害，不得不『自隱無名』，流落四方，後來，他西行去秦國。經過函穀關（今河南靈寶縣西南）時，關令尹喜知道老子將遠走隱去，便請老子留言。於是老子寫下了5000字的《老子》。

相傳老子出關時，騎著青牛飄然而去。老子的思想主張，大都保存在《老子》一書中。《老子》共81章，分上下兩篇，共5000多字。因爲它所講的是道與德的問題，後來人們又稱它爲《老子·道德經》。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老子》一書，並不是老子的原著，因有戰國時人增益的文字，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卻是屬於老子的。《老子》一書，文詞簡短，艱深難懂，因此後人作了許多注解。最通行的有西漢時道學家河上公（姓名不詳）注，三國時魏國哲學家王弼注，還有清朝時魏源的《老子本義》，等等。

下面我們就通過《老子·道德經》，來瞭解老子的哲學和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國第一個力圖從自然本身來解釋世界，而不求助於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哲學家。在老子之前，人們以爲宇宙間的萬物都有神在統治著，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稱天帝。這種觀念，到了社會大變革的春秋時期才開始了變化。老子就是較早的從哲學方面有意識地、明確地否認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老子『道論』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說：『道是萬物之母』。

八十一章道德經釋義

《紫柵觀道德經之天人三說》

《卷之上純陽真人（呂祖）釋義》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道，乃混沌未剖之際，陰陽未分之時，無天地以合象，無日月以合明，無陰陽以合氣，無造化以合其道，者是箇道字。可道：心可道其妙，而口難道其微，謂之可道。道不可須臾離，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是可道底。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如此之玄，非空於玄，而實有玄之妙，如此光景，豈是口可道，只可心領會，而心可道。非常道：是心可道之道，非尋常日用五倫之道，非治國安之道，非天地化生之道，非陰陽順逆之道，者箇道，豈是有作有為尋常之道，故曰非常道。名：何謂是名？無動無形，無機無化，無極無虛，無空無相，者就是名。名不知其為名，故名也。可名：是心名其名，難謂口可名其名。心領神會，可名其名，謂之可名。非常名：是心之名，非有形有相之名。虛中虛，空中空，虛中有實，空中有相，只可意取，不可聲名；非口名其名，非一切有影有響之常名也。連有影有響，算不得此名，而況有實具者乎。只在先天中求先天，者就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了。連先天中

之先天，還算不得道名二字，就是強為道為名，只是不開口，者就是道之可道，名之可名。此二句，方是《道德經》老子之意，方說得其奧旨，者纔是非常道，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始，是混元純一不雜，一團低性中之性，為之始。連天地也在後生，連陰陽也在後剖，那時節，纔是無為之始，天地二字都合不上，者是太上恐後人不知所以然，強安天地二字在此句之中。既無名之始，何嘗有天地之形；既有天地，又何為無名之始。此天地二字，要另看。那時節，有天地之性存於中，而無天無地之形，者就是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者個萬物，在外講，就是天地化生之道，夫妻，父子，君臣，朋友，化育之理，在內講，體道乃得此中之根本，現如意之光，珊瑚，瑪瑙，珍珠，寶石之相，要在二母字上求，方有萬物，者是個性中有為萬物之母，者是個實中求虛而虛中返實底景象，也說不出有為萬物之母妙處。要體此道，體此名，方知母之奧妙，此正是有為萬物之母了，俱是個虛靈中景象，是個有名底萬物，從混元之母而生，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因有母而化生出萬物，纔道一個故字，因故，而實中饒生出一個虛無底境界，故吾常無欲以觀其妙。不從萬物中來，安得從萬物中而觀妙，者就是慮而後能得。那個莫顯乎微，又得那個莫見乎隱，者纔是個天命之調性，率性之調道。到此率性底地步，吾故能常常無欲以觀吾道之妙，故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非耳目口鼻之微，乃生死存亡出入必避之微，所關甚重，所系非輕。此其微也，吾若有欲，而身不得道之妙，從世欲中出入，此亦微之門也。吾若無欲，而心領神會，得道之妙，皆從此道之妙，而求其道妙之微，任其出入關閉，皆由於我，而不由於微之督令，自專之樞柄，者就是在明明德，而止於至善之道，吾方能常常去有欲之心，以觀吾道之微。此微字從母字中來，上妙字從始字中出，總是元始之

母，而生於微，皆從心可道之道，從心可名之名，而合於始生之母，方得到一妙字。知其微之自然之微，非造作有欲之微，體道之妙，知道之微，**此兩者**，豈不是**同出之門戶**者也。妙於心而微於意，同其**玄之又玄**底境界，在那個圓圖之時，溶化之際，而不可道其道之玄，而不可名其名之玄，到無為之始，無聲無臭底時節，惟精惟一，言那個能體道之士，慎篤之輩，除此，安得人**眾妙之門**。篤信謹守，抱一無為之始，以心道其道，以心名其名，方得入其門，知其妙，以悟混元之母，而得其至妙之微，此之謂其道也。嗟乎道之義大矣哉！而復無其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離，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天下皆知**：是抱道之人皆知，非尋常人皆知，要體認此理。**美**：是到了美處。**為美**：是到了極美處。到盡頭田地，若知靜而知美，不知靜而不知美，既不知靜，而安得知美，既不知美，而惡從此斯生已。**善之為善**：是善能達道者，方能知善；那不達道者，安得能知善。既不知善，那不善從此斯生已。美善是知其微，美之為美，善之為善，是到了知徹底虛靜處，再加潛修，惡與不善，俱化於為美，為善，就知極美之妙，極善之妙，美不知斯惡，善亦不知斯不善，到了美而知其極美，到了善而知其極善，如此抱道，故知其**有無相生**，是陰陽反復之理，一定而不可移。人

稟無中生有而來，亦此抱道。有中而反無，方知盡善盡美。美善不知，是有無相克；盡其善，盡其美，故有無相生。吁嗟乎！大道之難，鋼堅石固，成之亦易，難也得，易也得，同到彼岸，豈不相成。大道無二，豈不相形，有何長短。正人行邪，邪亦入正；邪人行正，正亦入邪。何患長短傍正底路。高下相傾：是水往下，高也到此，下也到此，沒有有二底法門。音聲相和：是抱道者，彼唱此和，此唱彼和，言其意相和，同懷至道，前後相隨而不離也。如此懷道底聖人，方以無為而處事，心領神會，而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離我規矩之中，萬物生於無為，又何嘗有中生萬物。春到，動植自生，不假作為，就如人到靜，種子自現，又嘗有作為。自生而不知其生，故生而不有。此有名無質之祕物，方能自知其美而爭美，自知其善而爭善。若為方知其有美有善，既性中為到有萬物時，而不可恃其有；有了方得，得後功纔成。成其一，而無所以居之，是混其體，而無其質，既無其質，就無所以可居；既無可居，夫惟弗居，一得永得，是以不去。此養自己元神，而居無為之境，生於不有之時，方能知其盡美盡善，故有無相生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之景象。是以聖人方能處無為事，行不言之教。如此無為不言，萬物方能現象，不離混一之中。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此弗居，是以纔養得吾身而弗去，使天下養身者，不得外於此。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

無不治。

此章安爐立鼎底說話。不尚賢，不禮有德之士，此是外說。內說，不親於外，而惟知有內。外若尚賢，而民就有爭競之端；內若尚賢，而心就生人我之念。內外不尚賢，民爭就息。我若不生，者爭心無河可法，惟不尚治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是稀奇之物，人見即生貪心，豈不懷盜心，此外講也。內講是目內觀，無著於物，我之貪心從何染物，故不為外欲，盜念就無因物而生。世之財物，人人愛底，一見即欲；不見可欲，人之心就不亂了。我無見，我就無欲，使我內顧之心，無馳於外，守惟精惟一，只知有道，而不知有欲。如此，是以聖人之治，苟能不爭不為盜，方能降伏其心，使猿馬不外馳，不生欲；若是，纔得虛其心，能虛心，只知飽食煖衣，除此之外，不生一點雜念，實我之腹，弱我爭盜之志，彊我體而守我鼎，養後天之藥，以補我先天之靈，常常使我無知無欲，存一念於靜中，故不敢為爭為盜，以亂我之心，以作無之道。若有為，民就有爭，有盜，有亂之心，從此而生。若以法度治他，在治之時，其爭盜亂之心不敢起，過治之時，依舊復萌。惟為無為，不但爭盜亂之心起，而且不萌。若如是，不但民可治，而大道亦可以成矣。惟無為，則無不治。痛也夫，養心之要，煌煌於章句之中，胡不勉勉而參求，外治民而內立鼎，以生堅固之心，遇火不避，遇水不回，立焚立溺，就死而不生退心。如此，方能造道，不辜負吾輩講五千言之祕要。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

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乃見道之實。知其味，得其理，充塞乎天地，飽味乎己身，故沖滿於體，而用之不窮。已知有道，而不可滿，一滿，而其得妙有，幾不能已精而益求其精，已妙而益求其妙。守道不盈，則知淵源之妙，方明道之宗旨，而知萬物之本源，此大聖人方能稍有盈則溢，或者有堅其志，不至於盈，而方能造到大聖人。知宗，知萬物者也，豈不淵乎。到此一步，不可效子路之勇進，得勇而退心易生，勇進則用於心，使心勞而退念出。效顏子之默，不用於心而用於神，故銳鋒而自挫，不知有銳，亦不知挫銳之心，其外之紛不能入，外紛不入，不待解而紛自無。不外於默，一默，諸紛不能亂我之神，擾我之神，分我之心，散我之氣，耗我之精，不亂不擾，不分不散不耗，如此性光方現。使我靜內生光，纔能知其妙，明其理，方得深入其奧，沖而用之，到沖底地步，纔叫作和；人煉形如地靜寂不動，纔叫作同其塵。塵，土也。地屬坤，乃煉坤之質，從陰中求出陽明之象，現而為光，光生則坤靜，坤靜則湛兮而成道，道非無無而若存焉。嬰兒一現，我不知是誰之子，在杳冥之中，我不知有我，而安知辨別其子。帝，我也。要返於一來之際，而復我本來面目，歸於無始之先，合道以為我，合我以為道，纔叫作道沖而用之。嘻嗟夫！子等學道者，要飽味乎身心，養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不盈乎志，不挫其銳，不解其紛，無鋒不挫，無紛可解，到其同塵之寂靜，而知性光之沖和，道不知為道，子不知為子，那時節，子不欲會吾，吾欲會子耳。同其聲，同其應，子是吾耶？吾是子耶？總不道沖而用之。吾與子也，者景象，知道之妙，明道之理，深入於道之奧，不但吾與子，而充塞乎天地之外者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章是用默以歸於不言，而心神領會其至道之妙。用意如繭，止存其性而不知其身。天地乃至高至厚，居無德之體，恩澤布於萬物；而無施仁之心。不仁：是天地無容心，以仁施萬物，萬物得天之太和，故生之育之，長之成之，此天地仁也，乃天地容萬物而萬物感天地化育之德，不有形跡，是上德不德，上仁不仁。不仁處，正是為至仁也。天地以不仁長存，修身之聖人，效天地之不仁，運化育於一身，百姓指一身而言之，非他，是我之意也。身為國，心為君，意為民。心以無為化身，意以無為守法，如此是仁也。冥冥之中，不見施仁，是聖人效天地上仁不仁處而修己，故乃以百姓為天地之芻狗。天地不仁，無聲無臭，高也明也，博也厚也，此天地之仁也，而萬物感之，不見其仁，此所以不仁處，而仁大矣；此所以不見仁，而仁宏矣。此是天地之修，亦是天之橐籥。為天地尚以無為橐籥，為人修身，可能效天地以無而為橐籥？天地之間，無何以修省，其猶橐籥，而以無為為之乎。是以修身，用虛而不屈，強為之名，用虛以修省，領虛之美，得虛之妙，無處強名，無處強道，虛之極而動方生，一動愈出，美而愈知其妙，到此難言矣。多言而無可言，故數窮，不如知我之美，會我之妙，抱我至中至道，而守我冥忘之理，常存真一之氣，以樂天真，豈不謂聖人修身，效天地不仁也哉！虛之理妙矣，天地之不仁，仁矣，玄玄乎至大至剛也。

穀神章第六

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此章是體道之實，知道之微，用道之妙。登道之岸，從虛而入，根上章而來，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是**谷神**之源。譬如山，四面皆是聳嶺，中是深谷，落葉聞聲。人身上下皆實，惟中常虛，將谷譬言之，山谷聞聲，乃山之虛神耳。山有虛神，故千萬年無更變之端；目今如此，千載之後亦如此。人之修身，當推此理，一箇幻身，只有中之內一點靈氣，四肢百骸，皆是無用。若有嗜慾，虛靈就被他埋沒，終日用心，勞碌於外，神從耳目口鼻舌身意散盡，安得不死。若求**不死**，須問靈神。靈神所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在虛靈不昧，一點真性之中。近學者不知說出多少落地，上降下升，用性光會合，黃庭牽引，為坎離交參，一點金液，發於**玄牝**。玄牝生芽，方得性命歸宗，樂於冥忘之間，從吾性中見出，是不昧之性，非氣質之性。要點下落，須遇高人，高人指點，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得來不費半之錢。若求庫藏無處覓，非他言難易相生。不可求輕得，**玄牝之門**，在空谷之中，視之不見，膽之在前，忽焉在後，在無聲無臭之間，鉛汞合一，方知下著。此理深淵，似日月運行，東出滄海，西沒窮谷，晝夜反覆，無息而住。此理即是身中下落，水中取金，火中採木，金木相併，譬如月感日精而光生，日返月華而晦出，俱是造化之氣所感，身中豈無真一之氣而生。上不上，下不下，中不中，在杳冥之中，而生真一之氣，引上接下而歸黃庭。此庭之名，亦是多了，纔叫作**天地之根**，要隨甲子周流，去而復返，返而復去；身中要金木降升，離而合，合而離。離合之妙，在於真一之中。真一之源，在於一點性光之內。性光之居，在於虛靈之中。虛靈之神，在於空谷之間。空谷之處，在於幻身之中。幻身常無，神乃

得一。神一，而性命方來朝宗。性命合，而魂魄潛跡，收來入神，方能雪光。雪光一出，便是慧照。慧照無間，纔是**綿綿若存**，使之不窮，用之不竭，纔如山谷常靜而存神，是謂綿綿。若用心存，就不是了，要似若聞耳。勤字莫作勤苦上看，此勤是綿綿不絕之意。**用之不勤**，是無窮無盡之妙，而無刻暇，是體我之道，樂我之妙，豈不綿綿而用之窮。人生在天地間，返天地之化工而成真，抱真以合天地，人之玄牝，是天地之根，天地之根，亦是人之玄牝，總不過要人明天地之理以修道，返道以合天地，方是谷神不死章之旨。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章因秉公而無私存，聽其物之消長，隨其生也，殺也，無容心於物，以靜治之。天之職蓋，地之職載，以無聲而生，故**能長且久**，在於**不自生**，以聽萬物生育；隨天地之氣感之，隨其萌敗，故不耗天地之元精，方能長生。是以聖人體天地而修吾身，生以靜禦氣，後以精養身；無身不成道，有身不歸真。先以靜而抱真，後以後天而養身，纔是**後其身而身外之身方得**。先外我之假身，而存我之真形，無他，乃一靜而存，**無私於物耶**。天地以無私而開，人以無私而合。天地無容心以感萬物，聖人效天地亦無容心，而抱全真。總不過要人心合天地，天地以清虛之氣而轉週，聖人以清虛之氣而運動，天地能長久，聖人法天地，不能長存，無是理也。故**能成我無私之私**，以靜而守我真形，待天地反覆之時，而我之真形無壞，此所以天長地久。聖人合天地而長存，只是無私心於物，存無聲無臭於身其真乃成。

上善曰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機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章要人修道若水。水乃無心之物。善字，百福之根。上善底，無事不無規矩，諸事無外感應。水滋物，無容心，人所惡底污穢之地，而水不爭。內功用水而若水，如是故不爭，者等人，可幾近於至道也。下七句有兩說：外說，人能持善，不擇善地，而地善也。人善地善，豈身不安乎。內說，心存善而心公，一公，心淵於海，而無物不容。心善，方能人善地善。七句中在心字。與善仁，他本改作此人字看，吾不然。與：普也。心存善，為政必化而治矣，百姓無不瞻仰；心存善，作事無不中節；心存善，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一動無不合時。如此，夫惟若水之不爭，故無尤。居善地，則心安。心善淵，則神定；與善仁，則義存；言善信，則志立；政善治，則化普；事善能，則無惑；動善時，則天命知，若是可近於道矣，此外說也。內說，心正意誠，即是善字總領，水是圓通底，修道如水之圓通，正誠圓通，無道不成。水乃養命之源，水升火降，聚則結為金液，散則無處不周，如滋養萬物一般，雖污穢之所，無不沾之地，乃絳宅。一善則身外之身，處而安之。存正誠，則心淵而冥之；存正誠，則意中意，周流用之而不窮；存正誠，我之魂魄，無不為我之治，合之而成真種子。一有性中景象，乃吾之事也，惟我能知，他人安能。存正誠，入於冥忘，性發而後動，方知命歸根。此其時也，要圓通若水，可動則動，可靜則靜，善能正誠圓通，動靜方得隨時，無人無我，安得有爭。夫惟不爭，幾成於道，故無尤。無尤若水，方能上善，方得如此，通道之不浮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修身之要，要人有道而不自滿，持真而無驕心。人性之後，任其自然，在冥忘中，不知其有，如是乃得道之士。初入道門，有此數病：持：是有，勇猛向前，不知進退，故至於盈。一盈，不知其住火，而使其盈，不如不修。此句上合其天，而同天之虛無，體無始之真，只是中和以修之，方成久持之功，而無漏洩。銳，乃趨進之心，及不可持，其心揣之而無保，因銳也。富貴，乃涵養之功，用之不窮，取之不竭；若驕之，前若水之功，豈不自養，而安能成無極之道，合我本來面目，故使我常常綿悟。而丹之液，金也，玉也，久在虛氣之中，故守之，得其常存，少有驕心，則不能守，而洩元一炁，世辭之矣。要久守，除非退其身，方得成我之功，遂我之名，而合天地萬物造化之樞機，返無極之至道，乃得常持而不盈，能保能守，不致於漏其真，洩其元，一混合其天，不外中和之旨。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為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蓄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體道之實，周徧內外，使魄成真，一團性光內照，無中尋有，以樂天真，抱真一道，而永住黃房。如嬰兒，無知無識田地，返其太無之始，以滌除障魔，保我無極大道，

以合天地，方得愛我真一之元，治復我身心，並一切凡想，無放於外，纔能開其天門，閉其地戶，以養我一團太和之氣，上合天之清浮，下合地之重濁，中澄我之身心。不空我本來面目，方得自明其明，自復其復，一點陽神，周徧六合，通天達地，無所不照，無處不普，纔為真人。於是生之氣，蓄之神，生氣於無為之中，冥冥忘忘，為之不恃，其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故長生，而天地神明，所以玄之又玄，無處主宰於我，是謂玄德。不由天，不由命，而由我一點道心。誰能似此全德，全玄，而不改初心，豈非神也，豈非神也，仙也。

三十幅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章要人外靜而內動者也。車乃載重，腹內輪轉之物。從舉步至千萬裏，其形穩若泰山而無可撼，聽其腹之轉動，若周天移星換宿，周而復始。此陰陽變化之樞機，而車不知己之動，隨輪之轉也。埴埴，乃土之平，而無造作之功，聽其自然，隨人之造作以為器，借水火以成形。室乃人之居，若不聞牖，其室不明。三者，車不知為車，聽其輻也；埴埴不知其為埴埴，聽其器也；室不知為室，聽真牖也。輻乃車之黃庭，器乃埴埴之黃庭，牖乃室之黃庭。車無輻不行，埴埴無器不用，室無牖不明，人無中宮不生。輻壞車敝，器壞埴埴亡，牖壞室崩，中宮壞氣斷。車修輻，埴埴修其器，室修其牖，人修其中宮。此四者，當無以為車，為器，為室，為人。既無為，將何修之。故有之以為利，有利必死。無之以為用，無用必生。此乃修身之譬，修真之要端也。隨氣之生，無隨心之死也。炁益身仙心旺軀死，總不

過要人留氣而心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章教人觸物不著，一心內守，一心內聽，收神，收身，收心，收意。五色：是內五臟。五音：是內五行。五味：是內五行中藥物。馳騁田獵：是內五朝元。難得之貨：是內一點靈明。聖人為腹不為目：是內觀外不著。五色雖言外，而其意在內。凡人順行，外著五色，天目閉而凡目開，豈不盲乎。內和五臟，使真一柔順，不染邪氣，而如天中五嶽，立極陰陽，億萬年不朽。五嶽之氣，和而上昇，與太和交合，故不取常存。土中生水而滋養，流通萬國，此要緊之脈。如人五臟，不使其枯，常潤其中，脈絡周流偏身，脈清則氣和，氣和則道立，道立則基地固，基地固則外色彩。一彩則世之五色，一毫不著，二目光明，豈能盲我手？目乃神之門，門戶高大，神守其宅，魔豈能入？魔既不入，神明內聽，則五聲了我之明，不向外馳，而炁方得來朝。炁一朝，酸甜苦辣，吾自啗之，豈他人得知，實實得其中奧味，任其金木來交，五行聚合，方產紫英。其貨一得，聖人只知有內，忘其軀殼，豈有目於外，耳於外，口於外，心於外，行於妨乎？聽而不知其聲，食而不知其味，到無聲無臭時，色豈能著我目乎？聲豈能聽我耳乎？味豈能隨我口乎？馳騁田獵，豈能亂我心乎？奇珍異寶，難得之貨，豈能動我念乎？修真之子，一心內守，外判陰陽，靜體無極，返混元於我腹之中，出其身於太虛之上，故去彼之色音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而取此中之色音味馳騁田

獵難得之貨，靜中生之育之，養我之清氣，助我之靈根，守我之神明，出我之真身，以我合天，以我合全，以我之道而同太空，總從為腹而不為目，方得取真一之性，而生其命。就是天上仙子，不過是斷外接內四字，以歸於空，從空中返有，日月合明，而成其道。道之成，在於目耳心三字。三者聚而成道，散而成鬼，可不慎乎？嘆其人為此而喪，守此而生，聚此而成。諸子勉之慎之。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若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為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

此章要人得失如一，不為此所著。外說榮華為寵，患難為辱。內說無為為寵，有為為辱。深一步說，得靈為寵，失靈為辱，我從空裡得來，孜孜汲汲，惟恐有失，常以驚為念，我道日長而無消化之日，若遇無知，授之作為，是吾辱也。要我洗滌參求，惶惶然速歸正道，若無驚心，沈於苦海，要常存驚，漸歸正去邪，此講人之自盲。吾今日開光，再講內功寵辱。要存真內照，見我本來，是我寵也；惟恐毫釐之差，常存若驚。靈性尚有一念之差，是我辱也。凡人有寵必有辱，惟驚字守之。此驚非怕也。一念不動是驚，一物不動是驚，空中顯相是驚，光中露靈是驚，有有中無是驚，虛靈不昧是驚，驚難盡述。如此若驚，有寵而無辱也。貴大患若身：有身就有患，無患亦無身；患乃身中出，身從患中生。一靜之後，絲毫運用，是吾患也。崩鼎者，一患也；痰絕者，一患也；火炎無水者，三患也；四肢不動

者，四患也；目眩而無光者，五患也；氣不接者，六患也；口不能言者，七患也；五臟炎枯者，八患也；有骨無肉者，九患也；不明大道者，十患也。此患皆從後天之身而來，亦從重命而來；若輕命，輕後天其身，惟重先天身，患從何來？有為患生，無為患絕。貴大患者，是重命人邪之人。人重命，方去修，不管邪正，死死下功，為重命怕死，誰知死期更速。重性輕命，方得無患。命中不得性，性裡常生命，故若驚若身，而貴我真全之理。倘有察處，以若驚而守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元海枯竭，故先天不生，是辱也。後天作而補先天，是寵也。得真靈若驚，失本來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所以有大患者，為後天身耳。及吾存先天之身，而無後天其身，吾何患之有。貴以先天之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其身，而塞於天下。愛吾先天之身為天下者，乃可託虛靈之身於天下，是存道身，外凡身。如此寵其身而無辱於身，無患於身，方是清靜常存之道，而無人邪之心。此是修真至妙，願學者勉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是知道不可以色聲力求之者也。道本無見，不可色求；道本無聞，不可聲求；道本無得，不可力求。道之渺矣，豈能見乎，惟夷夷然自見；道之奧矣，豈能聞乎，惟希希然自聞；道之玄矣，豈能得乎，惟微微然自得。三者，合於天而全於人，不可詰之而窮其理。見

於內，聞於內，得於內，精一而見，氣一而聞，神一而得，方為混一。其上皦，瞻之莫知其高；其下昧，俯之莫知其淵，言其難聞，難見，難得之道。上達於天，下達於地，中合於人。要體此理，究其奧，通其玄，會其無中之有，三家合混初之體，如癡中知癡，醉中知醉，方乃見乃聞復乃得。繩繩然而專心精至，不落頑空；纔有真象出現，是為無狀之狀，無家之象。本真一出。聚則成形，散則成氣；何有實狀，何有實象，故此不著若是，方為恍惚。到杳杳，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玄不知其玄，道不知何道，強名不見合，是為真道。今之人，口雖言而身未體也，就雖體，不過勞意而苦其形，是謂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倘或苟能知古人，體元始之初以修身，如是者，乃見乃聞乃得，是謂修道之綱紀，能時如是，刻刻體此，方能如天之清，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松柏之茂，如南山之壽。如此無彊之道，何不體此而勉勉行之。道在不动，道在不行，道在不言，道在不目，道在不心，道在不意，道在不息，道在不知；知內尋知，息內尋息，意內尋意，心內尋心，耳內尋耳，目內尋目，言內尋言，行內尋行，動內尋動。苟如是，皆可上沖。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穀，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是借古之修者做後之人。古之人從實，無穿鑿；今之人從精莊妙嚴，以作外相。上古修者善士，小心謹慎，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微者，道之幽深，故不可識。妙者，道

之精粹，不可識。玄者，道之難窮，不可識。通者，道之廣博，無所不通，不可識。此四者，體道者，能搜微，究妙，悟玄，通徧三界，內外無一不燭，言道微妙玄通，入定內，細細覺察，方得通達。外說達天下，內說達全神之靈，使他暗裡珠明，光透百骸，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故無可識，故不識。容者道之體，本來無容，強名為容。豫者，是我虛中用虛，如冬川不可涉，如涉川一樣兢惕，方得不漏，稍放，就不能生。猶兮若畏四鄰，此乃澄靜本來，猶恐有外魔來攻，如有鄰舍竊取，存敬畏以防之。儼若客，修身如宴有尊客之前，不敢放肆。方守靜，到底澄清，渙若冰將釋，人靜大定時，如履春冰一般，防其驚異，恐走失靈根，致生不測，保身之要也。敦兮其若樸，不尚雕鑿，素其玄風，不可搬運身心，存澄靜為用，體元始之理，行元始之事，以神歸元始，以氣合元始，以身化元始，以心意混元始，皆成一炁之樸。曠兮其若谷，廣曠虛中，若太虛之體，為一大竅，任其鳥兔東西，炁合自融，存靈守真，歸中乃得，是我舉動之靈，歸於空穀。渾兮其若濁，本來混一，灰心乃靈。從靈中炁合，復渾，又從渾中求明，到此明處，人以為濁，惟我獨清，任以馬牛呼之，只自固真一，返其當來，以脫屍骸，方能解脫，不使鬼神專權，惟我自主，始見真神。是內清而外若濁，以遮凡塵俗目，此隱聖故耳。如此難妙，孰能似古善士者，濁內求清，清中更澄，要時時徐行，弗得貪求，如此清矣。孰能似善士安身心，久久如一，體本末終始，先後不改如初，方似古善士。如此修行，乃可以近道，而生定靜慮得之妙。後之學者，逐一遵行，纔有明德新民之奧理，率性以近其道，盡性以生其道，纔叫做致中和，合天地以育萬物，不過是安之久而生，靜之極而生，者是箇無中有了。從前一一體，如冰，如鄰，如客，如濁，如川，如古善士，方能保此道。保此道者，守中無盈，不盈難溢。倘有妄生，盈乃克生，夫惟

不盈，是以能敵其形，敵其心，敵其意，方乃成焉。要人小心漸進，無妄無退，方得學古之善士，行精一無二之功，乃得全真，是以借古人而倣後學者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雲雲，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章是逐徑之妙，一層深一層，一節玄一節，要人層層通透，節節光明。致虛極，何也？虛從何來？從空裡來。何謂極？徹底清為極。何謂致虛極？身心放下為致，身心竊忘為致虛極。何謂靜？絲毫不掛為靜。何謂篤？純粹精一為篤。何謂守？專一不雜為守。何謂萬物？虛中實，無中有，為萬物。何謂並作？皆歸於一，為並作。何謂吾？靈中一點是吾也。何謂觀其復？內照本來。何謂以？得其神而返當來。何謂物芸芸？諸氣朝宗，物來朝宗。煖烘烘，蒸就一點神光。何謂各歸其根？是從無而生，虛而育，打成一塊純陽，常住於中。何謂歸根曰靜？是有中復無，實內從虛。靜者，太和之氣，天地之靈，是靜也。何謂復命？返其元始，是命也；覺其本來，是命也。虛空霹靂，就是嬰兒囁地一聲，是命也。人得此生，仙得此道。何謂常？得之曰常。何謂知常曰明？明得者箇。是明。明此理，通此理，參此玄，得此道。何謂不知常？不明者箇，是不知。何謂凶？不知其靜，不知靜理求玄，動中求生，有裡著手，故凶也。既不知靜，又得知動，知有此動此有，從靜生者吉；從動裡尋有，有中取動，安得不凶。謂何知常曰容？知常靜之妙，知靜裡常動之微，靜中動，無所不通，

無物不容，言其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微也，妙也，巍巍乎，煥乎其有道也，就知儒經云：「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的。」又如子思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如顏子有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如孟子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如釋典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又如大法王云：「不出不入」。此皆容也。何謂公？無人無我，無聲無臭，普照萬方，惟澄而矣。何謂王？一澄乃公，公得其旨，統領諸虛，歸於密室，湛寂無為，是為王也。何謂天？金木交併，湛寂真神，無微妄，無微無，無虛中之物，合陰陽之炁，按五行之虛，得看天地之和，體清虛之妙，得無極之真，是一天也。何謂道？靜如清虛，徹底澄澄，是為玄。玄之為玄，是為道也。道本無名，借道言真，返之混沌之初，無言可言，無道可道，是為道也。何謂久？無言無道，是久也。何謂沒身不殆？既無言無道，身何有也，無有何殆也，是以為殆，妙哉斯明矣。

太上知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章大旨何在何處？在清欲，澄心。何謂太上？澄靜後返之於純，合元始之初，謂之太上。何謂下知有之？諸氣不生，神凝之後，眾皆歸宗，謂之下知；凝結於內，謂之有之。下，乃諸宗也。既知有之，其性鎔也；既鎔，親之譽之，何也？要刻刻防之。親也，惟恐有失，關閉來親譽也，要我含太和以養之，存極靜以鑄之。鑄劍之要，全在忘中得，靜中採，

採中忘，是親也，譽也。既親之譽之，何故又畏之，何也？我不驚恪，恐人於頑空，其空一頑，鼎翻火散，其害不少。是以畏存之。既存畏，又侮之，何也？稍有純不純，其弊爆現，侮我之靈，神即分散，是侮也。敬謹固守，養其真靜，純粹精一，抱雲合虛，不令其侮，此真趣味，信猶不足，焉有不信而動者乎！既靜而信之，又貴言之，何也？我以篤信真靜，猶若無言而守也。是無言也，猶之乎貴言一般。何為功成事遂？驪龍得珠，豈不謂功成？彩鳳得珍，豈不謂事遂？如是諸脈歸宗，情性為一，俱合太和，以無為而使之然也，皆謂之曰我得之自然而已哉！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章大竟何說？此說功到方見妙。何謂大道，默默無言，靜極無知，謂之大道。無往不是道，又何廢也？不廢，不為道；廢盡，乃為無極。既廢，為何仁義有？廢到不識處，諸脈絡循環蹈矩，一一朝元，不待勉強而來。不言即仁也，不為即義也。不言不為，合成一處，其中若有仁有義存焉。以無為，其德含容，其量恢廓，豈不有仁義存於中。何謂智慧出，有大偽？煉己以愚，修行以癡，方得成丹。苟有智慧加之作為，用心用意，勉強胡行，諸魔不侵，諸障不出，何偽之有。若煉得愚癡，不識不知，是亦偽也。人身是假，人神是真，有大偽，去其身而留神，謂之大偽。何為六親？眼耳鼻舌心意。何為不和？不見，不聽，不臭，不味，死心忘意，謂之不和。既不和，又有何孝慈？孝者順也，慈者愛也。順性愛靈，返天之根，天根既得，子孝母慈，和合骨肉，母抱其子，子伏其母，是謂有孝慈。何謂國家？

身心是也，虛中亦是也，性命又是也。何謂昏亂？意不定，入世而昏；心不定，逐境而亂。塵欲內集，昏亂吾中，氣性不斷，先天性不生而昏，凡命不惜，真炁絕而亂。身心定，虛中靜，性命應，定靜應，元神慶。昏於中，取於外，外亂內昏，金木相親；外昏內亂，水火相併。昏者冥也，亂者交也。一冥一交，神仙之道。何為有忠臣？忠臣是意安也。精中華，皓中白，交而純粹，合而杳冥，復神於中，內合大形，是為忠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章申言何也？恐人易看，不留心窮究，故復按也。請其旨，要人到上德不德，情欲塵心，一毫不著，希聖希賢念頭，一毫不染，盡忠盡孝底意思，都不存毫釐之念，到無為地步，是此旨也。何為絕聖？忘神人太虛。何謂棄智？忘忘於空。何謂民利百倍？無為後，諸氣化淳，聽其自然，謂之民利百倍。何謂絕仁？冥中更冥。何謂棄義？除意歸仁。何謂民復孝慈？人無為，到了捉摸處，不知已快，不知已樂，聽其化生，謂之民復孝慈。何謂絕巧？不自作了然而生枝葉，恐聰明反被聰明誤。何為棄利？不生貪求，恐求盈而反溢也。何為盜賊無有？不聰明，不求盈，而無害生，謂之盜賊無有。何為此三者？虛空靈是也。何為以為文？不粉飾造作，自作聰明，而求盈。何為不足故令有所屬？以中求中，為之不足。以中求中，不盈不溢，常常冥忘，不待去求，而自令有所歸。何為見素？不彩之文之。何為抱樸？不粉之飾之。何為少私？不貪之求之。何為寡欲？不盈之溢之。總歸純化無育底地步，合於

無極之始，反歸於空，乃申明上章之意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章自知玄玄，獨落根本，只知有靈，不知有身，又何況人可得而知也。絕學無憂：絕無有之學，抱中而已，豈有憂哉。唯之與阿：惟靈內之根，守純陽之氣，寧無憂之神，與人隔障，可得易聞。欲知之人，而人不知，靈神能去幾何？有無相通，呼吸相應，善惡不分。有靈必有神，有神必有靈，善者靈也，惡者神也，相去有何若哉，言其神靜生靈，靈徹通神。人之畏，畏性不生，畏命不靈。無虛也，無靜也，虛靜不極，豈不畏哉。我若虛也虛之極；我若靜也靜之極；我若極也極之至，又何畏性命之畏哉。上畏字，我有驚醒，終日惕惕。下畏字，是性命，是虛靜。荒兮其未央哉：荒，非荒也，一物不著，一絲不罣，無天無地，日月暗明，惟混而已，謂之荒也。其未央：恍忽未生，不知有冥，不識有空，如此境界，有何中央，是未央哉。眾人熙熙，若有所得而自快，盈其心，滿其志，止於此而已矣。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因盈也，因滿也，不知盈滿而自害。我獨泊兮：我到未央時，不敢苟且，愈堅其志，愈恒其心，只執於中，連中也不知，是為泊然其未央。我到未央時，若嬰兒之未孩，知識不生，聞見不開，嬰不知其嬰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嬰不知為嬰，此時候有何

歸？著到寂然之境，靜到寂寞之鄉。眾人皆有餘：為勝心二字，自滿自貪，謂之有餘。我獨若遺：到一境，減一境；人一步，殺一步；得一趣，忘一趣，知一妙，自己危微精一，謂之若遺。人到玄玄處，秋毫不貪，飛灰不染，方為若遺。我若遺，愚人之心也。寂然不動，輝輝兮，燦爛於中；冥冥兮，性升於空；沌沌兮，返之混始，歸之混沌。俗人昭昭，盈心滿志，自以洞然為昭昭也。我歸元始之初，神不知為神，氣不知為氣，虛不知為虛，入於混然。惟昏昏然不識，若未胎嬰一樣。世人見利敏觸，若是秋毫之末，見樹而不見林，知椅而不知幹，過猶不及，現世之所謂鑽關子，找虛位，無所不為其極，無所不施其法，而我獨守成默靜，不過於求。凡諸世利之事，皆茫然而不入意也，如海之澹澹闊蕩，如風之颺颺不停，無起無止，無邊無際，煉性命之宗，減生死之途，則雖眾人皆以功利營名為主向，我則若似獨修於山中之鄙人，斷塵根，了生死，殊不同哉！我獨頑且鄙：精粹純一，謂之鄙也。我獨異於人：默默無為，著中不著，異於人而合於天也。混沌合於我，我還歸於混沌，謂之異於人，而混沌同也。混沌之內，惟知有中，母乃中也。昏默之中，採先天精華，含養於內，謂之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比比。

請問此章大旨。此章虛中著，空中生有，自知自覺。涵容養中是謂孔德之容。心不虛，

不能容；心不空，不能量。虛空方得應物。道為何物？是先天生底炁，炁生道，從道凝為物，人何能使凝中？初然下手，下手處在太虛立基。去人意，住基，合**恍忽**，謂之初進，此一講也。凡人修道，必先由此，後至**恍忽**。復為鎔金，鎔化養體，如坐大火中，周天雲霧，如入冰山，方為恍然；崑崙鎮頂，不能力支，方為忽然。**恍忽之中**，中若有象，見如不見，知知不知，方為真象。恍中生忽，忽內返恍，內若物存，覺如不覺，存如不存，方為真物，既忽中返恍，恍中生忽，如影一樣，為何有名，吾不改之。因存因有，著定於中，是其名也。去名亦是去害，害去氣鎔，名去神化。甫字當作父字看，亦當主字，亦當神字。目不觀，目神入矣；耳不聞，耳神收矣；鼻不臭，鼻神凝矣；口不言，諸神聚矣，謂之眾甫。諸神聚，其舍有主；諸神化，其氣有父；諸神存，其名不去；是為眾甫。為眾甫，方得若窈若冥，到了窈冥時，纔得神化，氣結，精凝，而成道如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見，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章是教人純一不雜，自無驕貪者也。太上之婆心，恐人自驕自貪，常存好勝之心，不自加功，而妄採取，有害清靜之道，教人常存不盈不滿之意，故以式示之。凡學道者，從曲而全，深究太陰之理，從月之三日生陰，三日取陽光方明，故漸加採取，功到自然滿盈；曲則漸直，初三，初八，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故望。曲則盈，如月也。枉者，要

人純其精，一其華，精華純而生，用華不用精，固精採華。窪者，小土塘。水多則盈，要人防溢之害。弊者，弊其著採，弊其保守，去有為之弊，存意中意，太虛中運用生化之理。少者，一絲不著。多者，妄心極用。是去此數件，清之，一之，虛之，極之，是以聖人教人式如此，故舉言之。不自見一己之見，亦不自見為見地者，能相容真境，周參丹法，故明。不自是故彰：不以一己之視聽。作為標範，亦不自視己之修行，有過他人之特運者，故能彰明一切。不自伐，故有功：不以己意之專，以為攻伐他人之過錯，故得為人專運之益。人無矜，故道生。前不自者，默其功，而聽其自然來往生化，未勉強用他之功，氣聚自生，氣烘自化，氣融自結，氣純自成，氣化自泰，泰後自旋自轉，微意一點落於宮中，氣後合混沌時，如太虛中一點金星，天水相映，總從不自是**不自矜**中來，是以**不爭**。不爭者，因不自是自矜，方處不爭，到不爭時，豈有虛謬哉。深為後人而詳說之，因曲枉窪弊少多者六字，總不過要人去有存無，去勝存樸，去貪存實，是以不爭而歸式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樂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此章言其自然，不待作為。希言者，言貴於無，如飄風亦然。倘天心不靜，飄風即起，不能恆耳。如人之功，其鉛方起，意即外馳，豈能恆乎。驟雨如人之功，水方來朝，心即他向，火不能降，雖朝無益，如驟雨不終日耳。如此用功，孰謂是先天地，此乃穀之餘。天地

尚且不久，火來水散，水朝火滅，不能合一，天地豈能久乎。人妄採後天，乾坤毫無主機。人，乃神也，神豈能返舍，無是理也。故從事於道，言靜極之功，去有而就無，故從之靜，從之無。道者同於道，同天地不言太虛之體。德者同於德，同天地生化萬物之機。失者同於失，同天地虛靈不昧，無言無動，而合天地之道。同於道者，同生化肅殺之權，如人有動有靜，相生相剋，與天地無絲毫差謬，樂自然之道，故得之。同於德者，同天地含弘廣大，無不覆載，其有容也若此。樂其然之道，故得之。同其失，同天地虛靈不昧，風雲雷雨，無意而生，無意而散，絲毫不著，如此容靜，包羅乾坤，聽其自然，合天地，樂我自然，希言之道，故得之。如此合天，信之猶為不足，焉有不信之理乎，太上教人，不過體天惜己而修，忘得忘失，無容心於物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章從虛自運，不待勉強。何為跂者不立？跂者，是斜身不正，謂之跂，故不立。為何譬跂？意邪心著世慾，猿馬不收，何能得靜？何故得靜？正其心，澄其意，毫無染著，故能得靜。何為跨者不行？跨者，一脚而立，不能行也。譬此者何也？因人不漸進，知而不行，如獨腳而立，豈能久乎，是如倣後學也。不靜，安能得起。不虛，詎能得知。人若聞道，不從漸修，焉能成乎？何為自見者不明？自有邪見，妄自為是，不規自然，豈通透內學。若有通透，將何求之？似愚似癡，終日默默，不待勉強，自作聰明，不求明而自明也。何為自

是者不彰？自立偏見，終日妄參，其大道不能彰現，將何求彰。常存不滿之心，不生速進之心，終日自足，豈能彰乎。要不自足，虛虛靜靜，常若蠢然，澄見底，不求彰，功到自見，此彰非外彰彰之意，乃內中運行生化之機，方合太上本旨。何為自伐者無功？外說如滿山蒼槐古柏，樵人日採，山之槐柏，日採不覺，月採年採，漸漸待盡，山之秀氣，漸漸消散，久之為一枯山。如人終日目視耳聽，口言鼻嗅，身勞神損，氣耗精枯，終日不覺，久之如枯山者同。又如人妄相授受，不歸清靜大道門頭，終日或守或放，耗水抑火，每日燒煎，其己不覺，久之亦如枯山同。何為自矜者不長？人少靜，微有覺意，便生自誇之心，矜心一存，道無漸進，今日如此，今年如此，終於此而已，因自矜自誇故也，焉有漸進之理，將何得漸進。有恐聞之心，存不足之意，堅之固之，精之一之，再加一篤字，不求長而自長也，如此自然與道合也。何為道合？要如餘食贅行，人不知以後天餘食之氣，精心切悟，以為己害，起後天底精心切悟，去靜中參悟後天中先天。贅行：是不動貌，心貪身懶之意。既心貪身懶。為何譬道。言如人外不動而外勤於功，就如身懶心貪贅行一般。何為物或惡之？物乃靈物也，因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不從自然，不歸清靜，靈物豈能起乎？若或有惡者然。何為故有道？道乃自然之玄，有道底人不見，不是，不伐，不矜，此為故有道。何為故有道者？不跂立，不跨行，從清靜自然，不待勉強中而來者，無速進之心，無矜誇之意，入於冥忘，常在虛無之境，而不處見，是，伐，誇，有為之地也，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失天地生。寂今寥今，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章旨在何處？在一大字。修在何處？結穴在寂寥。混成物是何物？靈明隨氣而結，空洞之中，混成有質，此質虛象無形，結而成丹，謂之**有物混成**。何為先？何為後？積穀為後，採陰精為後，著意為後，一切有為為後。寂靜中生，虛靈中出，空洞中昇，無有中來，無有中見，虛實中成，為之先，皆謂之**先天地而生**。何為先天地？混元中未有天地，而天地性存；未有陰陽，而陰包陽，陽包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謂之先陰先陽，取而用之，謂之先天地。既有先天地，要寂寥何用？不寂，陰中陽不生；不寥，陽中陰不出。**寂寥之中**，天地生而合一，陰陽聚而泰交。何為**獨立不改**？天地不可改，天地為獨立，至道為獨立。天地不外於道，而況萬物乎？謂之不改。何為**周行而不殆**？天旋地轉，周流生化，豈有崩墜乎。天地原以一氣化成，天中之天，地中之地，天中之地，地中之天，一氣混融，出於自然。道乃天地，亦是流行而不殆，天地可殆，而道不能殆也。何為**可以為天下母**？母者，以氣成道。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萬物亦本於道，是以為母。可以為天下之母，言其無事，不本於道也。何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太上亦不知何為道，言其純粹精一，至玄至妙，不知為何名，想像自推之曰，字之曰道。何為**強名之曰大**？無往不包，無處不利，通流陰陽，強之曰大。何為**大曰逝**？逝者，無處不周，謂之曰逝。**逝曰遠**：遠者，天上地下，隨道流行，謂之曰遠。**遠曰反**：反者，天地萬物，無不本於道而生，無不歸於道而化，謂之曰反。生無不本於道，化無不歸於道，故曰**道大**。何為**天大，地大，王大**？天故大也，天本於道；地故大也，地本於天；王故大也，王本於地。天地王，皆本於道；道故大也，殊不知道

亦本於自然。天所以覆萬物，故曰大；地所以載萬物，故曰大；王所以統萬物，故曰大；道所以包羅天地萬物，故曰大。何為**域中**？域中者，天地萬物之主宰，道凝於天，而為天之域中；道凝於地，而為地之域中；道凝於萬物，而萬物之域中；人能體道，道凝於人，而為人之域中。何為**四大**？天地王道，謂之四大；精氣神靈，謂之四大。四大皆空，而道處於中，謂之**王處一焉**。何為人法，天法，地法？道出於自然，人能自然，如地之靜，故常存，謂之**人法地**，地得天之雨露下降，生化之機固結而常存，謂之**地法天**。天稟清虛之氣，凝虛於上不動，無為而合道，謂之**天法道**。道本於虛無，常含湛寂之體，聽無為之生化，謂之**道法自然**。自然之中，有物混成，感先天地而生，凝寂寥而化，隨自然之機，而合混成之道，謂之自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此章教人溫和弱體，靜動相宜，漸進底意思。重為輕根，是從少而多，從靜而動。須性命為重，世事為輕，先去世事之輕為根，從靜而為本，根本既固，方能重性命，如人負物，先力寡不能勝，從輕而漸重，方纔得勝。人不去世事，安能全性命之重乎？靜為躁君，君者，心也。心屬火，安得不躁，煉乎靜以制之。如負自重，終日堅心清靜，行若負重者然。人能惕惕不忘，清靜真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終日不離虛靜之機。奈何人君主天下者，以身輕天下，是重末留本，妄想邪見，其國易於傾頽。身者，國也；臣者，氣也，氣為

丹之根。重者，性也；輕者，命也；性為命之本。策末必先務本，謂之重為輕根。靜為躁

君，何也？靜者，清而澄；躁者，妄而生。以澄止妄，以靜治躁。清者安息，常澄其心，靜其意，清其神，如此心則灰去，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何也？是以修真之士，終日乾乾若惕，如有重任者，一時不能拂去，若輻重者然，終日不離靜澄，而煉其主，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若何？靜中有奇景異象，雖有榮觀處，而以無為化之，澄中雖超然燕處之暢，亦以無為治之。奈何萬乘之主，何也？奈有血肉而為主君其國者，此患也。以身輕天下，何也？是形骸之累，又有血肉主宰其身，內不能灰。外不能化，奈何有累於我哉。去心輕身，從無為治國，清靜治君，是謂奈何。輕則失臣，何也？君不能以清靜化，國不能以無為治，溫良恭儉之臣，見其躁君，亂其國，危其邦，安肯出仕，故常隱於海國，而不化行天下，是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何也？君不能以無為治，馳騁田獵，好作為世欲之事，如此昏亂，安得不躁失其靜，而君亦以失之，不靜有為，為之失也，是謂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章太上教人隨機化育，不待勉強而聽自然者也，是一團無中有底景況。何謂善行無轍迹？善乃人之本性，父母未生之初，就有善性，是一點落根源底時候，未有化育，就有此善，即先天也。行是發生歸鼎，先天一來，只可意取，豈有轍迹。若有轍迹，即是採取有

為功夫。大道本於自然，謂之善行無轍迹。何為善言無瑕謫？善若言，即有瑕生，即有詭詐。善不言，則瑕玷詭詐，從何而起，方得還自不言，謂之善言；自然謂之無瑕謫。何為善計不用籌策？淳化之民，何用刀兵。不計為善計。氣和了，先天即生，何用子午卯酉著意籌策。能善用計者，就不用籌策。何為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不閉，為善閉。何用閉穀道，通三關，開崑崙，從來齊兩關，臍下元海，何竅要開，終日用心用意，去自搬弄，豈不惜哉！善閉者，出自自然，而關竅自然通透，自然光明。著於關鍵者，而關鍵沈於淵海；昏昏無著者，虛無之關鍵。周天為大竅，無有隔障，善閉而無關鍵，不可開而自開也。何為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不結為善結。著意採來，容心凝結者，不是養性命，是送性命；不是養長生藥，是自煉毒丹而害生也。終日耗後天之寶，耗竭氣散，懼寒懼煖，懼風懼濕，面金唇玉，皆不善結者；倘後有同志者，宜以此戒。聽其自然，神氣凝結，不待用意，而自從規矩準繩中而結，一結成丹，豈可解也。何為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是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底人。人者身也，是以聖人愛身，常修身而不棄身也，恐人於塵囂枷鎖之累，故常救身而抱道也。何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物者靈也，恐人於有為，常存救物之心，比無為化之，故出自然，聽其生育，無向凡俗而不棄也。何為襲明？天無容心生物，亦無容心化行。人體天，無容心修身，亦無容心凝經結，聽物之生化，是為襲明。何為善人，不善人之師？無為之人，不假造作，是有為之規模。何為不善人，善人之資：有為之人，用意造作，為無為之榜樣。聖人修自然之道，體天之無為，故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有智人，體玄冥而若大迷，是謂得道要妙。總不過無容心於道，而聽自然者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章何意？要人守道，分理陰陽。何為知其雄，守其雌？雄是陰中陽生，雌乃先天一氣。知而不採，謂之知其雄；守而自來，謂之守其雌。何為為天下谿？分理陰陽，則天下柔和。谿乃淳也。天下淳，陰陽自然分理天下，指一身而言，一身無為，常德不離；德者，道也。人本清虛，清虛陰升，清虛陽降，陰升陽降，其德乃長，真常不離，反與嬰兒同體。嬰兒氣未定，五臟未全，皆虛空也。人能無五臟者，方能知其白而守其黑也。以嬰兒為天下抱道之式，人能如嬰兒觸物不著，見境無情。為天下式者，真常之德，無差忒矣。道得淳化，反歸於無極，而合太虛之無為。知其白，不若守黑。白能易染，而黑無著。靜到白時，如月返晦，到晦時，收斂之象也。知其榮，榮則有害，不知常守其辱。辱心一存，萬事無不可作，無為存辱，為天下谷。谷者：虛其中，一身常能虛中，為天下谷，此之謂也。常德乃足，中能常白，其道常存，道存而反歸於樸。樸者，全完之器。樸散而成器，散者：分其樸，而聖人用之。聖人能守中精一，則純一而不雜，為天下管轄，統天下之民，歸於一國，聚萬成一淳化無為之國，分理陰陽五行之造化，歸於一統，則大制而不割也。一身純陽，分理陰陽，其煉而成體，豈能割乎。知雄守雌，以柔治剛之意也。太上教人無為化淳，聽生化的自然，不假勉強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兄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咄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章是教人無為，法天行事，絲毫不逞意思。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天下者，一身也。取者，修也。為者，無為之道也。人若修身，心本於無為。諸事若不造作則不能成，惟道不然，將欲修身，必本於清靜自然之道。如今世人，若有些小言一二著，長笑而逝矣，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何嘗有為；以湛然常寂，聽其自然生化，隨機靜動，故不可為也。有為必敗於性，有執著必失於命，不為不著，性命常存。凡先天炁生，聽其隨行，內應於响，外應於吹，出入自由，不待勉強而贏也。若有微意，非太上至玄之道，亦非不壞真空長生之道也。或載或隳，若修清靜，隨其左冲右突，上旋下繞，待其中千穴萬竅，忽然一旦豁然貫通，方得根深蒂固，載值於中宮，無隳無豫。是以聖人修身，必先去甚而無妄心，去奢而無繁華之心，去泰而無勝心。心既無而一身無不自然，合太上傳道之本心，同太虛而歸真空。無為真空，安得不取天下乎！

以道佐人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勿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清靜無為，不加造作，造作早已。以至道佐人主者，不言為道，道之渺矣。清靜即

是至道，以清靜之道，治伏我心，我心治伏，人主安矣。不以兵強天下；兵者，雜氣運行，如一國之主，亂行不道，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必有勝敗，其國必亡。如人修身，必先治心，心馳不一，運行雜氣，或長或短，見功速而成者少，其身早已。其事好還：還者，是造作之顛倒；殊不知師之所處，禾麥盡，民豈生焉。如人之雜氣所止之處，血肉凝聚，病則生焉，就如荊棘蔚然，粟無所生，人畜無所食，天下百姓皆人凶境之歲，與天之道毫無關係，故善者不敢用強。在上者，施無為之化；在下者，聽其自然歸伏。如善者，心心清靜，不待勉強，其氣自生，清靜果矣，而勿矜誇。無為果矣，荊棘不生而勿剪伐。果而勿驕，將帥不入乎驕，而好戰之心未起也。果而不得已，乃清靜中一點真氣，至道本來，連一點都是多了底。自然果矣，而勿用強。勿強而道，是謂真道；用強於道，是為不道。不道者，安得不早已乎。此太上教人，無為修道，以有為之說戒之。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正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用淳不用強，用和不用剛，用氣不用意。有意為強兵，故不祥。夫佳兵者，溫良柔和。佳兵者凶，善用者吉。善用者，靜後用之；不善用者，開首用之。物或惡之而不致，故有道者不先動。故不處。是以修道君子，處其靜而貴左；不靜者，處其動而貴右。先意故不

祥，不祥亦有氣至，乃勉強採來穀氣，謂之不祥之器，非修道之君子。靜後動者氣，不得已而開導初進之人，故以下乘教人，取後天而得效也，只快於一時，久則必敗。能恬澹清靜，自然之功，謂之虛無至道。苟有微意而不美，而美之者，入一境，殺一境；得一理，忘一理；不殺不忘，謂之佳兵。好殺者人畏，群而抗之，則役者貧而民心不穩，天下如何歸心？吉慶之事，以左為專；若凶白之事，則右位為貴。靜中動者，副將軍之謂也，居左而不凶，乃無意焉。動中動者，正將軍之謂也，居其右而不結，用意取也。惟精惟一，清虛而得天機，謂之性；厥終厥始，有動而得地機，謂之命。性定，命生，從此而生泣，知命方知命難，因其有斷殺之志，故一戰得勝，言其心切意專也，苟有二念則不得，是以喪禮教之。不有殺人心，不可以入道；不有鐵石心，不可以求真，言其可教則教，不可則止。是乙太上教人，如此用靜不用動，用氣不用意，用氣立性而後命，以佳兵譬之，柔和治之，虛無修之，靜動得之，空空成之。所以有兵而不用，兵有勝敗，故不祥，教人體此而修者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章乃無人我，自得意思。道以混沌無名，常住真靜，與太虛同體，不言不動，謂之道常無名。樸者性也；大而通徹天地，細而入於微塵，雖小，天下不敢臣；臣者氣也；性定，氣凝，謂之不敢臣。侯王能自守；侯王者心也；心空，神靈，若果能如此守者，萬物將自賓。

服。萬物者，諸經脈絡是也。能定而守靈，經絡再無不賓者也，總歸大竅，一片光明，天地自然相合，下升上降，天地合一，甘露得二氣而生，混合於中。到此光景，人莫之令。人者，靈中微意是也。到混沌時，有人不知其人，而自然定均，定均時始制有名，定而後能慮是也。名既有之，不要妄貪，夫亦將知止。知止，則有定期而漸進者也。能知止，所以不殆。譬言道。天下莫不有之。無物不有道。凡天下萬物。以無為者亨。以有為者咎。至弱者水也，川流者水也，水之不息，猶天地萬物，不可須臾離道者也，謂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教人內省自思，意不馳於外而守真靈，脫解無用之軀，與天地同久也。知人者智：明哲於外，非我之本分。自知者明：守自己之靈，虛中生白，光灼天地，自知其有，默默自得，而為之明。勝人者有力：不可以力勝人，以虛無至道勝人。力者，內光也。勝己者，自勝之中和，充塞於天地，與太虛同體者也。強：內光之充塞，含容於我。知足者：知瑩白之光芒，無處不周遍，虛虛於中，守有於內，而妄求，謂之知足。富者：滿其體，一氣豁和，含光於中。強行者有志：堅其心，固其意，忘其形，存其虛，守其有，以待功成也。能常真靜，守其中，而不失其所，其道恆而天地交泰，陰陽合抱於中，如此恆常不二，豈不能久乎。道成而軀去，光融而性存，雖死於世，而我實不死也。死則死矣，假形骸雖死而不亡，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陰陽合其道，與混沌同其體，道存而性融，形亡而光

結，故壽而不死。無中下手，虛中能有，有中返空，性命合一，靈性常存，清光融融，謂之死而不亡。常存於天地之外，包羅於萬象之中，空空洞洞，其真常靈，其道常存，真常至道，謂之不死而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是教人歸於大竅而不著底意思。大道，是虛無至玄至妙之道，無物不有，無處不到，謂之汎兮。一靜之後，遍體皆空，無有障隔，此乃汎也。左之右之，無不通之，無不靈之，節節相通，竅竅光明，謂之其可左右。萬物：諸經絡也。心空，意無，萬物無不恃之以生，鎔成一片，內外光灼，雖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然生之而不辭。已得己功，無論治國平天下，或一己之修真，俱不揚名顯勢，昭天下以為己已得之。聖人愛養萬物，天地乎養萬物，任其生衍運化，而不作其主人，主令天機物運，但任各取自然衍化，種種態勢。常無雜意可著可名者，雖道大而不見其大，入於微末，而於小焉。一氣鎔成，萬物無所不歸，若無主焉；諸氣自然合一，若無主宰，而主宰存焉，此乃性中命也。性中得命，若可名於大。大道至微，實無所大，而大存焉。是以聖人修道，默默而不彰，隱潛而不見。道雖大，而始終不為其大，故能虛無以合道，默默而合天地，隱潛以合陰陽，成汎汎兮，合其至道之大而入於渺渺之天，恍惚存亡之間耳，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此章教人不著底意思。象字，是有著而歸實；大象是不著而歸空。象本於中，守中而小；大象本於形，無形而空。本於中者害，空於形者不害。**執大象**：忘形，合虛，空中，空形，四大皆為一竅。使我之神，清虛而合至道，任往來而不害。**天下者**，身也。身為天下，是普天之下，無物不載，無處不有，任日月之照臨，空洞之乾坤，往往而不害，如人之身，空其形，絕其欲，清虛其神，默默於大竅，混沌於陰陽，不知有人，亦不知有我，故往往而不害。不害，安於神；不害，平和其氣；不害，交泰於性命。**安於神**，平和其氣，交泰於性命，皆歸於虛，虛中生有。**樂與餌**，是先天之真炁，聚而成樂，凝而為餌，如過客之往來，無定止之地，任來則來，任往則往，天下任其周旋，待通身經絡，靈通而合一，如是為丹，性中見命者是也。無可以言道，**道之出言其無味**，無味而自知其味；無可以耳聞，**聽之不可聞**，不聞之中，而自聞也；無可以目視，**視之不可見**，不見之中，而自見也；無可以著用，不用之中，而自用也。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既者，言其道理精粹，無不貫通，成天地之大竅，而含容乎至道，虛虛實實，無無有有，皆一其氣耳。此謂執大象，而天下往往不害者此也。歸中不中，忘形忘虛，昏昏默默，為一天地，混合陰陽，打成一箇錦繡乾坤，天地壞而我不壞，天地崩而我不崩，皆因不害一炁之至道。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用而用，如過客之行止，不著於中也，聽其自然而已，者箇纔為執大象。後學如此，方能了得性命，故天下往往而不害也，安平泰之至道也。如此至道，不可見聞，亦不可既也，此之謂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是盜天地之真一，陰鼎陽爐，剛火柔用，自知其密，純粹精微底意思。**將欲**二字，將盡而未盡時候，未得先天之初，欲深自聚氣，時合太和而喻之。喻：合聚也。將欲合聚真一，必先張侈於外，張侈定而後喻，保合太和，含弘萬象，混一而成，必先收屬身心，身心定，而後含光內照，則真一之炁彊，炁充足，然後以和柔之。**將欲弱之**，必先待喻而彊之之後，然後充滿，方纔以和制之，使其純一不雜，合太和柔之，是二八月之候也，卯酉之時也。無寒無暑，充和一炁，謂之弱也，得之矣。從有中而返無，欲廢之矣。**將欲廢之**，必先興起於中，充滿四處，而後以和廢之。廢底是有質無形之物，不但煉去有形底，連有質底要盡煉去之，而成光，炫灼於內，恐光散去而欲奪之，必先與之以和。將欲奪之之先，以和而合天之化機，喻而聚合於一處，從中起於上，從上見於空，如魚潛於淵一般，溫溫一性，包裹命根，虛見天心，謂之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是彊也；國之利氣，是明也；國之利器，是剛也；國之利氣，是微也。明則能以柔制剛，微則能以弱制彊。不明不微，為國之器；明也微也，為國之氣。剛彊故多利，利則有害於身；柔弱亦多利，利則有益於己。剛彊之利，不公多害；柔弱之利，和平多益，只自知也，自明也。入於玄，知不知為知，明不明為明，己之不知不明，安能示與人。入於湛寂，合於真靜，如此之妙，如此之微，玄之又玄，可以示人乎？故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從無而有，有得還丹。丹成光生，以靜而進，從有而守，不欲之謂也。大道常以混元為體，以無名為用。道常無為：無中生有，未嘗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要侯王守之。王侯：靈也。真靈若能守，萬物從無中生有，靜中而自化，靜極將自化。不靜不能生，安得自化。靜極，極之至，於中方生，生後自化，化而能鎮，是我虛中一靈慧，守起來去，聽其自然。以無名之樸：樸是欲也；不欲靜生，靜中萬物萌，萬物從靜中萌，從無中生，從虛中化，化而斷欲，斷欲以無名之樸鎮之。鎮之光生，鎮之慧出，鎮之虛靈。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句是申明無名之樸意思。無名之樸，亦是不欲。何為不欲，不欲以靜？不欲即無為，不欲即王侯能守，不欲即萬物化，不欲即鎮之，不欲即無名之樸。雖不欲，無靜而不能，先以不欲靜之。靜之極，欲不能生；靜之至，欲不能萌。靜之至極，方為不欲。靜從不欲靜，不欲亦從靜不欲，入於虛空中，虛則有中，空則實，空其虛中，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合天，而合道，靜而符天之虛空，化而符天之日月，鎮而符天之不動，隨氣之運行，聽陰陽之樞機。天能靜，我亦能之。靜乃道之根，化乃之根苗，聽其自然，無不合道，無不合天。天道既合，大道成矣，謂之天下將自正。

《素解》曰：虛名是道。不動不生是無名。真心見是王侯。諸經絡是萬物。經絡諸氣會合於中是自化。真心了了，不動不生，聽其自然，是鎮之。入於虛靜之湛寂，是無名之樸，亦是不欲形，乃天下也。虛中有物，物化而空，謂之自正。外無其形，內無其心，欲斷意

絕，窈窈冥冥，入於慧光之中，充塞乎天地，瀰滿於世界，皆成一片光華，性中得命，命合性空，纔教做天地將自正。大道歸於無名，返於混沌，入於無極，而合太清，此章之謂也。

道德經釋義卷上終

道德經釋義——卷之下，純陽真人（呂祖）釋義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下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也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是虛生明，空生慧，清靜合太虛底意思。上德者，不言，不動，不聞，不見，合天之至真，謂之上德。無心於萬物，無心於身形，謂之不德。外忘其身，內忘其心，聽萬物自然之生化，隨其自然之流行，謂之上德不德。德字，道之別名也，即道字，非恩德之德也。者等纔是箇有德底，謂之是有德。著心外用，謂之下德。有心用去，就有心望報，故為不失德，不合天之不言，不動，不聞，不見，亦無清靜自然之德，是以無德。外實而內空，外無而內有；實若無，空若有，聽自然之生化，謂之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不能虛心而心外

耗，不能實腹而腹運虛，滿腹心，聽心之指揮，心動火盛，焚其腹，或守或運，形容日漸枯衰，無上德之自然，是以下德為之而有以害為之。和順柔弱，溫良靜定，而合上德，謂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義字，改做個斷字。義重生剛，剛勝必有果斷，果斷必有是非，是非出自疑生，疑生上德，夫德失而為仁，仁下而為義。義字改意字看，何也？義重則剛心生，心動意馳，意馳必有為。有為者，三千八百門，皆從此意字，安能合上德？是以上義為之而有以為。禮者，路也。有意於道，必有心去求，一求非上德也。穀氣應之，則真心不見，而真氣莫為之應，是以攘臂而仍之。攘臂者，殺伐之氣也，即氣質之性也。仍者，就而應之之謂也，即勝心貪意者是也。如此則道遠矣，故失道。失道者，失自然之生化，容心於萬物者也，謂之失道而後德。有心於物者，謂之德；無心於萬物，謂之上德。失了道，就是有心於德。失德而後仁。失了自然之德。存仁於萬物。和順於生化。就於有為而失仁。失仁而後義。是堅心剛者，勇鹵之性。一派氣質殺伐之心。失義而後禮。有路為之謂之禮。不知禮者吉。知禮者忠信之薄凶。亂者。敗也。亡也。因禮之害也。故為亂之首。前識者。高明正大，清靜無為之人也。不德而若愚。昏默之謂也。如此之丈夫。處上德之厚。不處上禮之薄也。居上德無為之實。不居上仁、上義、上禮、有為之華也。故去仁義禮智之彼。而取無為上德之此也。謂之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穀

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蹇。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瓊珠如玉，珞珞如石。

此章是守法之要，返本還元之意也。昔者是胚胎之時，惟有靈性，一炁貫通，本來之一也。如今世欲多端，雜念橫生，故不得一。要從虛無二字，還元為一，如昔之得一者一樣，虛其心，忘其形，絕其意，歸其清，守其靜，還其空，得其一，而歸有，有中復靜，謂之得一。得一者如天，天之高也，悠也，久也，明也，此其為天也，因得一而清。博也，厚也，此其為地也，因得一而寧。明也，虛也，昭也，洞也，此其為神也，因得一而靈。神者不散而聚，潛藏不露，靜以合德，虛以斂形，空以得一，散而充塞天地，聚而入於微渺，水火不溺焚，金石不障礙，立日月而不影，此其為神也。神何以靈乎？清心靜意，忘物忘形，惟精惟一，以誠內觀，以一貫流通，信心虛無，而歸於空，歸空不空，抱道守一，始得神靈。天也，地也，大地皆空，四圍不著，虛空一身，乾坤盡在掌握，真炁隨其流通，身外之身，此其谷也。上不上，下不下，前不前，後不後，左不左，右不右，中不中，虛無一炁之間耳，此其為真谷也。因其得一而盈。草木也，飛走也，日月也，星辰也，天地也，此其為萬物也。天地得乾之真火，坤之真水，從虛無而生形，此物也，天地得乾坤，水火交泰，抱一虛無媾精，清靜生炁，得陽火而成日，天地之命也；得陰水而成月，天地之性也。性命流通，生生化化，而育萬物，皆得天地陰陽之炁，以靜而守一，萬物故能生。今日動，明日移，真火不照，真陰不滋，萬物豈能生乎。如人之稟父母，陰陽媾精，交泰而生，即天地稟乾坤之氣，同父母之氣，原是虛無，因世欲所染，故歸於實。如今要返虛無，有何難哉？在一念間

耳。念誠虛無見，心死真心現，意絕真性明，性明而命歸，命歸而神立。神不外散，先天起而諸氣潮，氣潮有信，不失時候，週流天下，聚散有度，此人之萬物也。人若外現外聽，心馳意往，則神耗；動舉無度，多言無忌，負重挈輕，則氣耗；神耗，精隨而耗之，氣耗，精亦隨而耗之。神隨精聚，氣隨精生。精亦逐神氣之消散，心動神耗，意動氣耗，念動精耗；常常虛無則精氣神之不耗，者纔是萬物得一生。侯王者，心也。心灰無容於物，心灰無容於形，心灰無容於心，謂之侯王得一。一身歸空，一炁返正，存神而不存人，存性而不存心，存物隨氣，隨氣養神，神安命則立，氣安性則明，命立性明，謂之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誠其意，一貫其氣，其致虛致無之一也。天之震怒，是不清也；狂風驟雨，轟雷掣電，此其所一不清也。天不清，因氣不和；氣不和，將欲裂。裂者，變也。氣散神不劍，故不和而變。水竭山搖，地脈枯而不寧，此其所以發也。地之無以寧者，不靜之故耳。發者，起也。不虛不無，神固無以靈；不靈，將欲歇。歇者，止也。谷不虛，無以盈。竭之而不開，塞之而不貫。谷不虛。惟恐竭；天不清，惟恐裂；地不寧，惟恐發；神不靈，惟恐歇，此其不空耳。空中生有，萬物始生；人於頑空，則萬物無以生。頑空，萬物不生而滅，在空不空中，恐萬物有滅，空而存不空之意也。心不灰，則侯王不正；侯王不正而貴高，居貴本於賤，居高本於下，不本賤下，則身心蹙裂，因心有容於物，有容於形，心有容於心，故蹙之。無容心者，故不感。常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清心靜意，忘形忘物，心無其心，意無其意，無無亦無，無無不無，如此則不裂不發，不歇不竭，不滅不蹙之患也。因其得一我也，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無他，順則一生千千萬萬。從此而始；逆則一，從一而誠，誠則忽然貫通矣。此是賤之本，基之下也。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心原本於一。孤

者，單也。寡者，獨也。不穀者，無同類也。言其孤於一，寡於一，不穀於一。一者，清也，靜也，空穀傳聲也。如此其以賤為本耶？難道不是此說之非乎？你不看車之輪輻週流，難計其輻，不動，則易明其輻也。如人之氣，靜則可無期限；動則有限之元氣，易於散盡。氣盡，猶之乎車無輻也，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無車不欲其輻，如無人不欲其氣。車無輻不行，人無氣，豈能生乎。瑋瑋如玉者少，路路如石者多，歸於虛無而成不二之道，故以言天地之清寧，欲人得一而法天地，使其穀神不死，與大道同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動靜知宗祖。動則散而耗，靜則聚而見。言語舉動則耗，心意馳動則耗，耗則外散，外散神不寧，氣不結。神氣寧結，無他，心安意定也。安定，中宮見，神室開，此時纔為真動，本於靜也。靜者，氣反而通。反者，反心之不明，反性之不識，反口之不知味，反目之不知色，反鼻之不聞香臭，反耳之不辨聲之高低，反手不能取，足不能履，反五臟化而不生，反不知嘻笑言談，反不識父母，惟有活活潑潑，一團和氣，靈性存於中，如此方為反也。如嬰兒在腹，不知天日，真陰真陽，聽他循環於虛無之中，八萬四千，三百六十，五官六腑，無不通徹，皆因靜中動也。動亦不知動之所以然，怳怳忽忽之間耳，謂之反者道之動。心泯意絕，含光於內，謂之柔。柔和於我，神寧氣定，若似乎無作，又若屍同，弱之無間，時時如是，久則合大道之用。天之真性，結於虛空；人之真性，凝於虛無；道之真性，入於無無，存於空空，合於玄玄，此為道之用。天不言不動，從空中而生真動，此天之反

也。人神安氣和，從虛中而生真動，此人之反也。能反者弱成，造化循環於中，五行週流於內，陰陽凝結而成一，則**天下萬物**，無不感陰陽之氣而生，言其竅竅通徹，處處空靈，諸氣朝宗，而環抱於中。此有也，此生也，有生必有化，從生而反化，從有而入無。世人只知道有生有，偏見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也。殊不知萬物生於土。歸土者有二；枯朽而歸者，潤澤而歸者。枯朽者，入於無何有之鄉，為鬼耳；潤澤者，歸於虛靈不昧之地，為仙耳。學道無他，無中下手有中得，得後不知有形跡，惟有空中成大竅，清虛天半懸月窟。此是有中無也。無合於天，而性光同月；虛合於氣，而命蒂同日。日月環抱，而為太極，此人無中有也，道凝虛中之象也。命盡而性存，光華燭於周身，輝於內外，打成一片，虛光而入於無極，此有中無也。學道豈易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穀，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章教人知止知退，無道為道底意思。無道，上士聞之，體無為而勤修之。無道，中士聞之，無處著腳，故生疑，若忘若存，兩可之心，故不能行。無道，下士聞之，付之一笑，何也？言其無影無形，無有把柄，但笑而不言，不笑不足為無為之大道，故建言有之。建者，設也。設言有道以明無為之妙。上士明道，幽處靜修，若昧然。中士雖明道，不以無為實，心疑之，故不昧。下士明道，一聞之而生謗心，安能昧之。夷道者，精心於道，與天地

同類而修之，與無極同體而暗付焉。進道者，進清虛之氣，週流太虛，而不知有為，故若退然。上德乃無為之士，性命歸於虛空，精氣神合於靈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陰陽合其體。與四時合其序，空空動動，窈窈冥冥，一氣於中，若空谷焉。空穀之後，靈光明耀，內有虛白生焉，若辱焉。辱者，打動於心，真心發現，沛然見於面，紅光四布，瑞氣蒸揚，形身無影，靈光獨現，神隱於中，飄飄蕩蕩，照徹乾坤，故大白若辱。廣德者，若天地之德，上德不見德，其德廣矣，故若不足，與人修道同。至道不見道，道乃何物，而若無道；無道者，方見道之至矣，故若不足。建德者，設言有德。不知德何居。偷者，引而伸之，如道無道，故以道名，不過設言若道。德者，即道也。你看天地間，萬物生育，豈非天之德乎？地之德乎？天地合其德，而萬物感之而生，不見其德而德更大。如人之炁生，乃道也；性命合道，而炁方生，不見其道，而道至矣，謂之建德若偷。質直者，真心也。真心見，而先天足，充滿天地，流貫萬川，總歸於一；浩浩蕩蕩，溢溢盈盈，此渝也。真心者，信也。性現而命存，惟精惟一者，是質直二字。精一而氣足，故如渝。大方者，空洞天地，無絲毫障蔽，明明朗朗，無處不燭，東西南北，前後左右上上下下，皆是空洞成一大竅，惟炁流行，光明萬國，照徹諸天，謂之大方無隅。大器者，先天見，而虛空成。器，即神室也；不要以有尋，不要以無覓；靜極氣生，氣生神室見，出於自然而然，不待勉強而成大器也，如水泡一樣，有形無質底東西。晚成者，炁生而後見，謂之晚成。大音希聲：音者，潮信也。時候到而潮不失信，如靜極而炁生，呼呼若有聲然。又若火然，大音希聲者故耳。大象者，神凝也；神凝而不見其形。神凝。即道也。道原無名，惟自知其妙，難於口言，難於目見，故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此也。夫惟者箇道，中士聞而怠心生，下士聞而怪無形，惟

上士者，善守善靜，收拾身形，撇去心意，一點虛靈，常常內固，善貨而且成。且字最妙，稍有絲毫心意就不成，如身居世內，即成之。且字話，不一定也。夫惟道，善空，善靜，善採，善有，復善於無，謂之善貨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此章大旨何為？太上教人以弱制強，以靜生動，以有入無底意思。何為道？靜極乃道也。靜虛極，乃玄也。道人於玄，謂之道。從何處生？虛中見，靜裡生。何為生？靜裡有動機，在無心處見，謂之生。何為道生一？靜極機動，恍若有物，謂之道生一。何為一生二？物有時，陰陽合抱，動靜合機，虛虛實實，金生水，木生火，此時侯天地纔分真心與真水，一降一升，聚合於虛中，謂之一生二。何為二生三？陰陽既分，天地既判，此二也。俗說天地人為之三，天地即生，難道又有天地？此論謬矣。天之秀氣，感和風之清氣，此三也，外言之。氣之清，神之靈，精之潔，靜裡分陰陽，而精氣神同化於虛無，此三者，內言也。不靜，陰陽不分；陰陽不分，氣不清；不清，精不潔；不潔，則神不靈；不靈，安得為道？何為三生萬物？得天之秀，感地之生，乘風之化。風乃天地交感之氣，故言之。如無風處，草木雖得天之秀，地之生，無風則不茂，無風則不華，理必然也。人之修道，雖靜也，靜中不生，陰陽不分，精不潔，氣不清，神不靈，人於頑空，故命不立，如草木避風者同。神也，

氣也，精也，秉靜而先天生。此三者，皆先天中之物也，會合於虛無，運用於陰陽，合抱於神空；此三者，凝而為丹，丹成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五臟化盡，血白脈絕，四大皆空，都成一箇虛無關頭，諸氣朝元，而生萬物，謂之三生萬物。何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大凡有形之物，皆陰也。有形者，皆有性，性乃陰也；性中得命，陽也。陽生於陰，潔白而生光，與月同也。人之修道，水裡取金，一靜而水中之金自然躍出；不靜而用意取，非水中金也，穀氣聚而結為精華，此物也，非金也。萬物乃諸氣之靈，虛無中，先天凝結，四大皆空，而萬物方秉先天中底一點陰中之陽，去陰而合抱於陽，如人終日塵世心存意在，食五穀而加五味養之，盡歸於陰，陰盛精生，而穿透於皮骨，潤於四肢，此陰中陰也。陰盛情動，精漏而盡，或心動於物，形勞於事，精耗而枯，此陰盛而使之然也。假後天之寶，養我皮袋，住居不損，主人公纔能安身，此外丹者也，外丹固而內丹方成。釋子云：「捨身者謬矣。」此謂之。負陰抱陽：負陰之體而合抱真陽，萬物來歸，形化氣，骨化虛，形骨化為虛氣，似天之有象無形，負陰之上，而抱真陽，一氣而已。何為沖氣以為和？沖者，上也。清氣上浮，而和合太虛。有形者，人所惡之，言其純陰不健於陽。修真者，惟孤寡不穀，言其清靜於己，與人不相同也；總不外獨字。獨於己身，一於己形，而我之玄，隨氣之沖和，合無極之至道，謂之孤寡不穀。何為王侯以為稱？王侯者，神也；精於一，合於虛，方能玄妙之妙，獨見於我。何為故物或損之而益？人能精一於我，靜靜於中，物之秉靜而生，是有也；以無損之，損之又損，清之至，靜之至，清靜之至，謂之損也。物不損不能生，生後以靜養之，此其有也。靜久則有益於己，旋轉週流，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沖萬竅之開通，諸絡之一貫，會眾氣於神室之中，含養於虛無之境，謂之故物或損之而益。何為或

益之而損？物之通微明瞭，靜極而益，從益之中化為空，返空不空。返無不無，空復真空，無無不無，無無亦無。此二句，不外先靜後有，從有人無。靜者，以性下手；有者，性中立命；無者，性命返虛而合道，萬物復化而為三，化三而為二，化二而返一，一後而入無，從無而合道。此時身心同於虛空，性命歸於湛寂，無極而化太極之時也。到此地位，人何之所教？有人無，無化虛，人之所教，道有而止；亦我以不動之義，不明之心，昏昏默默，教以無為而合太虛。何為強梁者？心守意取，不以虛而入，以誠而守，謂之強梁。何為不得其死？人以心住守方所，以意用力採取，終日養穀之氣，精之華，穀氣盛而真陽耗，精化華而精液消，日復一日，陽盡精枯，豈能久於人世，而惡病生，故不得其死。吾將以無為之父，以孤寡不穀，沖氣為和。負陰抱陽而教之，如此方謂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之稀有者哉。

此章因上章強梁者，不知無為之益，而申明上章之意也。天下之至柔，清心靜意，絕欲安神，不知有天地，亦不知有身形，一氣貫通，凝丹室內，惟性而已。此天下之至柔者，或意住，或心存，或取或就，吞吐後天，在皮毛上用功，終日擒挈，勞苦身形，凝養後天，此天下之至堅也。學玄之士，虛虛一性，真氣氤氳，聽自然之衝突，諸竅皆通，神室頓開，我之真道，從柔而堅，自然馳聘之至堅，何用心意而苦身形，此謂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柔者，氣也。馳聘者，衝突也。堅者，身形也。以自然之真一，衝突乎假形，何須作

為哉？無有之心意，無間於時日，空空一性，清靜無為，時時刻刻，入無間工夫，自然真一上昇，木來交並，虛無中會合，空洞中交感，如此景象，豈待作為而然哉？如此從無為中來得，何苦作為？吾是以知無為中，如此之玄，如此之奧，空空洞洞，一箇虛無，有益於我之神，不去言玄說妙，無言而內教之，無為而內益之，如此者，天下稀有之人哉！不言而道教之，無為而玄益之，如此之奧妙，天下稀有之道哉！不但稀有如此之道，亦稀有以柔馳聘之堅，以無為人於無聞之人者哉！又不但天下稀有知此者，天下並無聞此者，以柔制堅，以弱制，以無為人無間，如此之道，希易言哉！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章教人絕有存忘底意思。名與身孰親：名者，有也。身者，神也。舉一意，動一心，即名也；存於心，虛於靈，即身也。一意一心，頃刻千里，意去心馳，我之心即耗。如此思之，其孰親乎？內照返觀，外繁多事，其孰疎乎？知其親，明其疎，無我之身，安得有名？名從身得，豈有捨身而從名乎？知其神，忘其名，乃道也。貨從身得，捨身而貨，安得貨者，不過隨處有之，不能充滿天地，身雖一己之神，散而瀰滿乾坤，聚則存於虛室，如此究之，孰為多乎？得與亡孰病：得於名，得於貨，惟我之所有；亡於身，亡於神，惟我之所無；知此考之，其孰為病？此三者，皆外講也。內講者：名者，求其得也；身者，存其神也。不虛心而求得，則妄心生；不無意而求有，則已神耗。不求其得之虛名，不求其有之虛

名；虛我之神而名實，虛我之名而神失；神失名就實，名實而神隨失。請思之，其孰親乎？貨者，穀之氣；身者，清之氣。存心著意，穀氣生；忘心絕意，清氣騰。穀氣不過存其所，透其關；清氣竅竅流通，周身充塞。穀氣存，心意以養之；清氣虛，神靈以蘊之。請思之，其孰多乎？得者，意中得；亡者，心中亡。有意去得，著意去亡。得者，虛中得；亡者，無中亡；虛裡自得，無裡自亡。請思之，其孰病乎？此三者，在下文以明之。是故甚愛必大費；欲虛身，是愛也；欲惜靈，是愛也。愛則愛矣，必無中費心，虛中費意，靈中費身，費之至，方為真愛。藏者，養也。多藏必厚其神，神清而知足，神凝而知止，神靈而知身，知身而不親其名，知身而不多其貨，知身而不為其病。不親名，不多貨，不為病，因身之清，神之靈也，故不有辱於我，取殆於我，如此親其身，多其氣，不病其神，可以為道之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納。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此章要人致中和低意思，根本上章知止知足矣。大成者，已成之士。先天見而凝底時候，不要自念貪自求，妄意存守，隨他自然轉動寧止，若缺而不足；其中妙用，樂其天然，而不能整我本來一點真靈，者纔教做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者，周身通徹，無毫髮障礙，皆先天一氣時候，若空洞然，若沖虛底一般，其中玄妙，聽其自然，其中妙用，就無窮矣。大直者，先天直上，貫於虛中，不要意取，聽其自然，不能底意思而若屈然。屈者，不能也。大巧者，是他時至時候，左旋右轉知難識，是他自然之巧，非我之用巧也。他雖巧，而我之

心意若掘，隨他樞動，而我灰然，謂之大巧若掘。大辯者，他來時，我以心意覺之，謂之大辯。者箇辯也說不出，微覺就是大辯。訥字是箇死字，他來時，我若不知，若不識，不似箇死底一般；不覺為訥，不訥就覺了，是死心灰意然，謂之大辯若訥。世人看訥字，不能言者是訥也，在此作箇死字看。躁勝寒：躁者，後天穀氣。人用力時，而穀氣勝，寒則不犯。內講：躁者，華也。後天足，寒亦不犯，內實則外不敢侵，寒不能入，故勝之。凡修道，先固後天為最。靜勝熱：無心一作，可熱不熱。內講者，靜心以待真陽生，而真火薰蒸，脾土固而虛火不生，地靜而妄火不生，意寧而肝火不生，情絕而肺火不生，性定而臟火不生，一塊真陽，諸火皆散，謂之靜勝熱。清靜為天下之正道，清而缺而沖，靜而屈而拙，清靜而訥，如此則天下正。正者，正其心，誠其意，絕其情，盡性而得命，謂之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

此章要人收伏心竟而不外馳底意思。外講者，天下有聖君賢臣在位者，秉公心，立正意，則百姓得以安樂。馬字改箇心字看，外面用世也要心，內面修己也要心。外面心不正，則天下不治；內面心不虛，則我不能久，謂之走馬以糞。糞字改做箇苗字看，舉心動念也。苗字改做箇念字看，不動念，何以走馬。奸臣賊子、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暴君汗君、仁君聖君，皆從心造，此走馬也。念不動，心亦不動，念動則心生苗，心生苗謂之以糞，此在心內講。善惡俱從心出。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此二句在外講，天下無道時，亂政多出，頑

風壞俗，皆是在上者，心馳於外，貪之求之，蓋不由己，而心去矣。心去，惡心生而多欲，烏得無罪。有罪必死，因多欲所招，惡心生而不知足；不知足，烏得無禍。有禍身必亡，因不足所招，惡心生而欲得；欲得，烏得無咎。有咎身心故因欲得招，皆不知足故矣。故知足者無罪，無禍、無咎，如此之人，知足常足。知足者，大而常足天下，次之常足一國，再次常足一家，至小常足一身。類而推之，知足天下治。知足，謂之天下有道；不知足，謂之天下無道。知與不知，皆出於心，太上故以馬譬之，此外講也。天下者，是我之一身；有道，是一炁混然。走字，改箇去字看。馬字，作箇心字看。冀字，是寂然不動。走馬以冀，去心寂然之意。我之身，一炁混化，寂然還空，者教做天下有道。天下無道，是心性不定而亂馳。郊字，心境也。戒馬，是野心也，或存者裡，或想那裡。戒，是操軍之馬，無體息，終日搬弄，而作有為，不歸清靜。俗語云：終日盤算，是此也。心不閑，謂之無道。罪字，作病字看。可欲，是欲不死也。終日搬弄而求長生，殊不知反生病也。不欲則不病，故罪莫大於可欲。禍字作箇死字看。今日貪，明日求，日夜無寧，有限陽氣，日漸耗光；因求足，而反生不足，故死。取禍之端，莫大於不知足。咎字，作害字看。今日欲起，明日欲來，殊不知注意底，都是後天，而反生害。清靜自然得，何必欲得，故咎莫大於欲得。清靜者故知足，知足者常足，而不死、不病、不害；因其不欲知足，不欲得，而渾我之一炁，保一身，養我之虛，固我之鉛，靈我之性，而返我之汞，為有道之天下。收束其走馬，降伏其心性，常足以忍然不動，養我浩然而返於寂，盡性而得命，一炁豁然而貫通，故無病，無害，亦無死，因其清靜而不欲，空洞而知足，虛靈而不欲。得如此，方為有道之天下，無心道士，方合得太上本旨，教人去心知足底意思。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戶者，虛中之門。不出戶，是一炁常盈於戶，空洞而不覺也，知天下諸炁朝元，通徹萬方。不出戶，昏昏不知其門，默默貫通六合，其理皆然，不外是也。牖，是虛中無無一竅，寂寂然而道存，與天相符，與道同體，謂之見天道。其字，指道也。出字，渺茫不知所有，空空一性者也。我之道充滿宇宙，愈靜而愈玄，更清而更妙。一靜充塞天地，一虛包羅乾坤，其道愈出而愈彌，更出而更遠，言其一靈虛於中，無不照察，無不通貫，謂之其出彌遠。靜於道，而不見其道；窮於玄，而不覺其玄，不知何為道，何為玄也。其知彌少，此也。是以修真之聖人，清之靜之，不行而知道之來；空之洞之，不見而強名曰道；無之虛之，不為而道自成，者纔是不行而知者，謂之真知；不見而強名者，謂之真名；不為而成者，謂之真成。知不見其知，名不見其名，成不見其成，此三者，性中融於命，命存於性，從無中所得，得後還無，與道合真，而洞湛寂，五行貫通，交泰陰陽，恍兮忽兮，其中有象，虛虛實實，不知其知，不名其名，不成其成，謂之知天下而見天道也。名其道而成，至適也，故彌遠，彌少者此也，者纔叫作成道。本不行，不見，不為，而真心見矣，是以聖人修之，如此其知，其名，其成，而道真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教人復歸混沌，返於上清底意思。借學以言道，為學日進而見其功，其學日增；為道日損，而不其減，其道日寂。道者，混沌之體，以清靜而用之，湛然一炁也。心無其心，而真心見；意無其意，而真意存；情無其情，而真情寂。空性以立命，養命以還空，若亡若存，一炁充塞，竅竅流通，其光日見，其妙日玄，玄之又玄，真道乃見。者是箇道，若仰而不能攀，俯而不能就。若雲遠，目前可得；若雲易，勝如登天，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竊之冥之，其道難見；空之洞之，其功易成。無他，在己之靈，虛之則神藏於室，實之則神馳於外，在人之專與不專耳。無人無我，是損也；無靈無性，又損也。槁木死灰，內有性存。凡取天下者，淳化之風，無為之治。竊窺冥冥，湛寂若清天；空空洞洞，清之若深淵。以無事而取之，天下自然來服。人之心清如水，人之性湛如天，則諸朝元而合一，混沌打成一片。空其心，通其性，靈其神，抱其命，鎔鑄一箇空洞鏡子，照物無所不徹，光明沖射萬方，乾坤為之我有，天地為之我無，陰陽合一，而虛靈以存之，者是箇無事；若有毫髮所染，絲須累牽，則為有事，不足以取買天下。為道者，不足以通百脈，則光明不開，真性不見，難以降伏諸炁。為道者，當自勉之。此章不過教人去聰明之心，馳騁之意，貪欲之情；若愚若蠢，死心灰意，損之而進於道矣。雖是無為而盡性，無不為而立命。無不為，是沒有不為之道。靜極而動，是無不為；動後返靜，是無為。從無為而到無不為，再從無不為，而返於無為。如此者，何患道不成，而天下不取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樸樸，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章洞燭常虛，光明內固者也。聖人者，神也。常心，世欲之心，知識之心。神靜，真心現，故聖人無常心。百姓者，氣也。氣固真空，虛靈之心出，如天之無心，實有心存，故以百姓心為心。善者，淳化之輩，真常清靜，吾得妙矣，故善之。不善者，塵凡外務，擾亂真道，吾亦靜治之，無所以亂我之本來，清靜虛神，淳化混然，吾亦善之。德字，作得看。我之真靈不昧，靜極而量弘，天地山川，無所不容。量弘則德重，如天之德。上德不見其德，得善矣。信者，不無欺也；時至而到也，吾得靜之妙，信乎其玄玄矣。不信者，時未至也；堅心清靜，必候其至，吾亦信待之。如此之淳德，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即神之返室矣。神歸於室，常樸樸然。樸樸：是無人無我之境。為天下渾其心，虛中不昧底意思。一氣渾然，而百姓皆注其耳目；一神虛無，而聖人皆孩之。寧神混沌，凝其虛中，神凝於氣，氣懷於神，神氣合一；運用於虛中，空空於身外，則百姓之耳目真注矣。聖人無常人，真孩矣。霹靂一聲，虛空粉碎，飄飄蕩蕩，不知天地，而我內有天地，不運五行，而我自然轉動；不知其身，而真身見矣；不知其心，而真心明矣。真身見，真心明，聖人物外之神，則常心泯矣，非道而何？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外其身形，求身外之真身，故無生亦無死。凡有生必死，生者死之門，死者生之戶；出有心之生，入無心之死，生之徒十有三矣。生生者，生一氣之真；死死者，死通靈之心。忘其生，即忘其死，不待穿鑿，而歸自然，十之中有三矣。三三之數，老陽之體，去九而歸於一，純陽之體矣。此句太上破九轉之說。九轉還丹，是耶？世人以訛傳訛，作為九轉，非九轉也。九者，陽也，金也。陽金之數，返而歸一，為之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人入於作為，求術以長生，豈止避了九數，而妄作九轉之行功，不能歸一，而返閉陽金，則有落地矣，凡有落地，傷生取死之道也。夫何故？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切，反有死矣。民者，氣也。氣生則生，氣動則地見，氣見陽金生，金生而動，動則九數，純純而返一，不厚生而生金矣。如是之五穀，五味，藥物，方術等，皆生生也，外此則不生，殊不知反害也。蓋聞善養生者，忘其生，亦忘其死，俱從無心無意中而長生，有心則鉛耗，有意則汞竭，鉛耗汞竭則死矣。何故？因作為而求生，豈知反死也。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陸乃命也，忘其命，真龍真虎見，作為之兇虎則不遇，因其無心也。軍者，性也。入於性，則不避兵戈。兵戈，刀圭也，己土，戊土。性定真心見，二土自然歸中，何待作為，因其忘身也。身心忘，天地自然交泰，不惟兇無所以投其角，虎無所以措其爪，兵無所以容其刃，因其忘我忘形，凝神定性，氣和而得命，清去靜地調也。返於虛，歸於空，神寧氣息，惟有性存，兇

虎，兵戈，安能得害。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蓋其不入於術而常虛也。有術者必死，無術者必生。修道者，可行術耶？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教人不待矯揉造作，聽其自然，而知漸進之功焉。道字作箇無字著，有字就是術了，無字就是至道。道從無而生，從虛而入，空之又空，道乃生焉。故道生之，乾坤合一，調之道。陰陽轉舒，謂之生。太和之氣，謂之德。道從太和而生，生而不捨，謂之畜。畜之若有物，空其靈，虛其實，畜而成形若有之，因其旋轉左右，沖突上下，若有勢焉，故成金液。物成而天下萬物無不化生，萬物本無而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萬物本太和而成，是以萬物莫不貴德。故道所以尊之，德所以貴之，何也？本於一性也。一性而生，太和而成。夫莫之命：命者，動也。靜極而成道，自有命存，何有意動，而道常出於自然，自然之中，而道自然火發而生之，若有以畜之，我以自然之氣，內和太和而長之，畜清虛而育之，體靜而成之，無為而熟之，不動而養之，以氣還元而覆之，故生而莫知其有，為而莫之可恃，長而不見其形，故不宰，是謂虛無之道，太和之德。窈窈茫茫，若有而不見其有；空空洞洞，若存而不見其存。如此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萬物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歸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章是返本還元，歸於太虛。如聖經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如《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種本流末底意思。天下者，身也。有始，是一炁之初發生，未動之先，此時乃先天也。以為萬物未生之前，即有靈性，就是萬物之母。既知有性，性發即是子也。發生時，就是意了。有意是後天，性是先天。先天稟而後天生，未發之初，即有意存，謂之以知其子。既知其子，意勝而復滅；生意盡，復歸其性，謂之復歸其母。如未驚蟄時，草木稟性而未生，內有先天存焉。到清明後，漸多生意，而枝葉萌動，此其子也。夏茂秋落，有霜雪殺之肅之，生意盡，止有性存，含養於內，寂然不動，而又待來春，此是復歸其母。如修道者，一炁融性，清靜而俟物至，上升下降而會於虛，此其母也。左旋右轉，上下沖突，而為金液，此其子也。覆性而侯動，動而復靜，隨其自然，不待勉強，而合天真，此即是知母知子，而明本末終始之謂也。既明本末終始，不知先母後子，先子後母，則近於真常之道矣。真常之道，在於湛寂，沒身而不殆。兌者，口也。塞其兌，寡言惜氣之謂也，則內境不出。門者，耳目也，無聽無視之謂也，則心灰意絕，無所搖動，則外境不入。閉其門，塞其兌，終身不待勤勞，而近於道矣。開其兌，則真氣不出。真氣凝，則餐風飲露，而濟於其事。若兌開而不凝，露洩真氣，則終身莫能救，見小而不貪，入無而不有，虛其神，和其氣，益其精，皆化為空，則內外通透，

無有隔障，輝煌乎見於微渺曰明。守純一之中和，空虛無之境界，不知人我而無貪求，退藏幽境，遠於囂俗，知柔而返曰強。用其柔和之光，復歸於見小之明，則知天下萬物，有母必有子，有子復歸於母，言其靜而動，動而返靜也。遺字，作箇說字看。如此，光至於柔和，明至於見小，內外虛白，沖塞天地，無說我之身，皮袋之殃也。如此者，是謂襲常。襲者，時時不間，念念常存，不可須臾離之謂也。知天命而率性，求率性中而得命，是謂常，真常存之至道也。極言虛中有，有還虛，譬如命本性出，無性不為真常；藥本靜靈，無靜不成玄妙，而天下萬物本末終始前後，自此而明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所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貪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今，非道也哉，錯。

此章教人知本知末，行近而遠邪，就無去有底意思。我者，身外之身；使身外之身，介然湛寂，湛寂中有所知。知者，覺照也。如此覺照，若行於大道，惟聽其自然之施，為常存是畏之心，深息常守而不敢放逸。大道，即天地之正氣。如天之無言無動，輕清而至高，虛靜而至靈，無有奇異處，平夷而已。大道與天同體，亦是甚夷而無奇異，平常而已。無有施為，靜以俟其自動，隨一氣之週流，靜則徑生。民者，氣也。處靜則徑路通貫，而民隨其徑而入虛無。氣靜則和，氣和則定，氣定真生，真生而好徑從徑而起，元海如火發，火發上升，則先天見矣，者纔叫做而民好徑。朝者，一氣也。氣升除息，謂之朝甚除。田者，身也。修身要無絲毫罪牽，看得如千年不耕不種，無用之地，為世之所廢。我之身，亦看得如

此無用，若田之無一樣。真修道者，捨其身而修心。心修得灰，蕪身而道日益；身看得重，道安在哉？身重心動，則求名求利念出。輕其身而身存，身存即道存，重其身而身亡；亡其身，道安在哉？謂之**田甚蕪**。倉者，無名無處，虛空之室也。虛心靜意，則先天生；先天王，則倉纔開，人纔知其處也；者箇時節，方纔知道之妙，謂之**倉甚虛**。歷代祖師所言虛無寂者，此也。後人求見者有訣，訣曰：「心靜而性明，意清而慧覺。」息深忘我，空我忘形，一氣纔生，火發乃見。起者，金室也。止者，神室也。無意之中，而聽自然，四海之富，莫能得此，者纔是太上倉甚虛本旨底訣法。服者，丹也。丹乃保身之珍，服乃護身之物，故以服字作丹字看。文彩者，內中五行，而還於虛白，從虛中見丹，丹成於三色雲氣之中，照徹天下，保我之身，謂之**服文彩**。**帶利劍**：先天生，慧光見，則心之厭矣。厭者，無心之調也。飲者，金液也。金液有物，謂之食。無心中動，是我飲也，食也，總者不過一氣耳。財者，氣也。貨者，神也。神氣足而有餘，是謂盜天地陰陽之道兮。天地陰陽之盜兮，非道也哉。錯：當者箇不是大道，就錯了。不錯，上文即道也，非道而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教人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底意思。建者，樹立直上之謂也。善性則氣生，純一莫能拔。靜定則生，生動直上而不移，抱一而定，忘人忘我底境界，時時如是而不脫。

性，母也；氣，子也。母靜子定，常守母之規模，而呼吸自如，動靜天然，不待勉強，時時不輟；稍有心中心，意中意，則忘母之規模，而不自然。常常定靜安慮，而得真道；以此真道，不輟而修之，而我之身外身真矣。純一不雜，一團天然之趣者，是我修身之德。如此其德乃真，得天然之氣，時時不輟，而修我之家。身者。神也。家者。虛室也。其家空洞中而現。以我純和之德修之，其德乃餘，使我天然之氣，時時不輟，養純一之體，修之於鄉。鄉者，性也，虛室之外宅也。常常純和其氣，而德乃長，得真性而不昧，使我天然之氣，時時不輟，而修之於國。則國有淳化之風，常常清靜，無毫髮之餘，以性還空，內若有所得，沖盈而豐之，使我天然之機，時時不輟，而修之於天下。則通身透徹，無絲毫隔障，光明於萬國，無不普照，此身外之身，慧光朗映，一貫乾坤，而天地悉歸於我。我還天地，故以我之身，觀身外之身；我之虛舍，觀虛空之室；我之性，觀虛白之性；我之慧，觀混沌天然之慧。吾何以知天下之道然哉？不過一性者，此也；靜者，此也；靜而後動者，此也；動而返靜者，此也；湛寂而復歸於性，此乃常真常存之道也，以此。

懷真人曰：「靜性靜性真靜性，先天一炁起太清，寂然常繞虛無竅，一氣流通萬氣朝。渾然一身雲外客，不知身外有金身，太極爐中常錘煉，混元鼎內現真形。以空還空隨覺悟，無無有此章神，心灰意滅歸大道，靈靈虛室現陽神。頂上一聲雷霹靂，天地晴和放光明，算來都是無著處，一身之外始為真。真真真，到了妙處道有靈，我身不作主，任他自己行，得了天然味，纔得做真人。」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暇，和之至也。知知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益生曰祥，心使氣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是返本而歸太清底意思。德者，氣之和。厚者，常常精一。含蓄和炁而不間斷，謂之含德之厚，如赤子毫無知識。螫，是行毒也。毒蟲不螫，無心之謂也，如赤子無容心，外不能入害。猛獸不據：無意之謂也，如赤子無思意，外不能攪亂。攫鳥不搏：無情之謂也，如赤子不種情於萬物，內絕心意情，外欲不入，和氣以合道，則骨弱筋柔而握固，雖有其身，而不知我之形；雖有其氣，而不知我之形；雖有其氣，而不知我之道。赤子無知識，則忘人忘我，而不知我之為我，常歸於空。修道者，故以赤子譬之。他既不知人我，又安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峻者，赤子之真陰也。一點真陽隱於內；赤子氣和而生一，故見牝牡出，他也不知用意用情，聽其自然而樂天真，氣固則精潔，精潔則一氣生，謂之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赤子無心而氣不耗，終日號呼而嗑。嗑者，咽也。雖然號呼而真氣不散，言其無欲無忿，故不暇。精粹純一，和之至也；言其氣歸於空，空無所空，氣存於有，有無所有，聽其然，常和以合道，知和之所以然而曰真常。知真常而返於虛，慧生而曰明。和之至。有益於先天，先天抱一而曰祥。損而曰不祥。氣益則生，氣損則耗。心益不祥生，心損祥見，不過損心而益氣。心使於氣者凡，氣使於心者聖；心使氣則強，氣使心則弱。強者萬物壯而老，弱者萬物化而生。能弱即道也，能強是謂不道。弱者，同天地之氣，天地壞而我存，是謂道也，安得早已。強者，自耗真陽，日漸消化，是謂不道；不道者，安得不早已。

乎！總不過和其氣，去其心，志其形，存其道，聽其天然，隨其流通，周偏天下，而復歸空。歸空不空，是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存真常之道，清之靜之，返於太清、而道常存，豈已矣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章教人無貪無求，知止知辱底意思。道原無道，道原無知，強有以知。道不行功，強以有為。道原天地之理，道原人生之氣。知者，實無所知，此為真知。真知無可說，謂之知者不言，者就是道了。言者，或說何處下手，何處採丹，何處結丹，不聽天然，強以意取，此非道矣。如此之人，毫無知道，是謂言者不知。真知者，坐若山，行若輪，時時不放，內固以塞其兌，外固以閉其門。內外真固，常挫其有為之銳；不知不識，以返其本，柔和以聽其自然，內外柔和，無心意之紛，則以知者不言解之。一氣貫通，內外貞白，柔和則慧生，慧生則光明萬竅，諸經絡通透，空無所空，有無所有，謂之和其光。自以為一天地，四時八節，無不合之常存。天地間無我，我無天地；呼之以牛，我以牛應之；呼之以馬，我以馬應之；水溺火焚，不能動其心，者等人纔講得和光同塵。和光，是慧生內外。同塵，是竅竅光明，一氣週流而無隔障者也。內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變化無窮，而復返於一，歸於混沌，是謂玄同。如此地步，不可得而親之，親之意存而歸於有。如此地步，不可得而

疎之，疎之人於頑空。如此地步，不可得而利之，利之貪得，反傷其元。如此地步，不可得而害之，害之欲得，反枯其精。如此地步，不可得而貴之，貴之驕心生，終不能成。如此地步，不可得而賤之，賤之退心起，空聞至道。聞道者，不親而親，疎而不疎，不利而利，害而不害，不貴而貴，賤而不賤。如此者，故為天下貴，纔為知者不言之至道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乎，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章教人歸靜，毋使精魂搬弄而傷其生。以正治國：正其心，誠其意，我自安然。靜極景生，無不照察，如天之清極，風雲雷雨，沛澤天下，此乃天之奇，景現是人之奇。兵者，意也。以靜治兵，則兵良不害於民。總而言之，無意氣醇，無不貫通；有意氣積，無病不生。以奇用兵，去意而已。以無事取天下：天下者，身也。以無為治身，則長生不死，吾何以知道之然乎？譬如以靜修真，真何在地？以無為言道，道何存也？故吾何以知其然乎？此句解作箇修身不知道看。然字，指道而言也。太上真道，不知何道是為大道，故以清靜修之，以此然也。世人訛傳，誤人多矣。誤人者，講後天一氣，即下數句是也。天下多忌諱：清靜而歸於有。忌諱者，用情用意是也。則民彌貧：民者，氣也。貧者，絕也。用意用情，氣絕早亡，何也？心意耗氣故已。已者，死也。人多欲擁利器，以製造所好之物，眾生皆舉之尋求，則政令不生，民無方向，沈緬紛紜，民多昏困矣。民多技巧，因意所害，故奇物多

起。滋者，念也。隨他有意搬弄，則念起而隨之，於氣多有效也，人故娛之，殊不知取死之道也。法令滋彰：法令者，後天氣路底規矩，何行，何住，如此行久，精耗而真一散，後來路熟，不能丟去，盜賊多有而傷身也。真修者，切宜戒之。盜者，心也。賊者，意也。搬弄久，我不能為主，死日近矣。故聖人戒人有云：我無為而氣自化。無為之妙，真一聽其天然，則行止自然合天之度。我好靜而氣自正，靜之至，清之極，清靜至極，一氣貫通，週遍天下，江海河漢，無不流動，故天地能長久。人效之，豈不道也。無事無欲，則民樸，而風化淳，去心去意之謂也，常清常靜之謂也。此是太上苦心，一一教人無為修身，有為氣化，化而返元，歸之於空，此章之意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教人混沌養真，杳冥養神底意思。修真以柔，以弱，以無，以空。虛則靈，空則明，明其道也，常常悶悶，以無我。悶字：關防我心，為道之要。其氣也，通貫融和，心無主也，謂之醇醇。政是道，民是氣。道和於氣，氣和於我，忘我合真，始為政也。察察者，惺惺之謂也。我能惺惺，我即為心所使，不能關防也。其民缺缺：其氣散而不和，因有心也，而道不成，故有禍福兼行。禍者防福而至，福者防禍而得。禍福兼至，在於心也。我能防此一塊肉，無求福之心，其禍無門而入。我能惺惺常住，求福而反招禍也。如此推之，熟

能明至極之道哉？惟無可以為天下政也。我有淳化之風，感動其民，則民無不歸我之化；政若施於有為，好奇之心無不招禍。我能空洞善根，常常關防，不放半著，其德無不合天，無心之謂也，非道而何？我若修有為之善，好勝之心生於妄念，則妖見矣，求福而禍隨矣。我無奇，我無妖，只悶然而不放，氣通天下，水流九洲，湛寂真常。若迷其心，則我之氣，無不混然而民迷。常常握固之，久而道成矣，是以古之修道聖人，堅剛其志，而不割動絲毫，志不移也，謂之方而不割。清心靜意，常守其神，外不動我之情，生死寄之於天，身形忘之於地；我不在天地間，天地未嘗生我，亦未嘗死我，清靜廉潔而不測。剝者，碎割也。言其我成一片，不能分也。直立不斜，秉空性而不倚，虛我神而不搖，常常誠之正之而不肆。肆者，放逸也。言其我常關閉防閑，而不使出入，久而不肆。光者，性生於內，我常收藏幽密之室而不耀。方者，道之機也。廉者，道之統也。直者，道之體也。光者，道之用也。全此四者，無道不成。關防心意，而心意醇醇，惺惺放縱，無意而氣和，沖滿天地，照徹乾坤，如此者，為政悶悶矣。意者心之苗，情者心之根，念者心之發生；絕心而意泯，忘心而情寂，空心而念無。為道者，可不悶我之心，而妄求至道，其道遠矣！嗟乎！欲學悶悶者，自求真心，忘其血心，而道成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章盡性以俟命底工夫。治人者，治己之神，純一不雜，念念歸真，絕妄遠思，清其內

而心死，靜其衷而意亡，神魂守舍，鉛汞交加，聽其天然，周旋於內，身與天同，氣合日月，運用亦是周天之度，身形皆同湛寂之體，此乃治人也。事天者，清虛窮極之謂也。輕清而上浮，虛之至也。包羅萬象，無不含容，窮之極也，謂之事天。人能治人事天，無他，莫如嗇足矣。嗇者，儉也。一儉則易於虛，易於空，易於無，儉則妄念不生，忘念絕而心死，則不耗其氣也。夫惟嗇，是謂早復其元，習靜而氣足。德者，道也。早能回其心意，靜內潛修，反復元陽，不耗真一，謂之重積德。若能如此，重積乃德，則金水流通，先天到而無處不克，百脈萬竅，無不通連，而成一箇空空洞洞底大光明竅矣。到了無不克時節，就入了湛寂之鄉，無人無物底田地，反不知其道之所以然者，空之至矣，則莫知其極。空之極，我不能知，極中又生有矣。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者就是靜極方見無影無形底虛矣。不靜不能知，不靜極不能見。靜極見者，是有國矣。有了止箇，則真一自投，不待意為者也。意至復滅，意盡復現，真一來投，則有母矣。其中生化之機，口不能言，惟有覺照。有母方能生化，生化不絕，我用就無窮。常生常化，內有天機，中合道機。我明玄理，聽其自生自化，不耗於外，常固於中，可以長久矣。長久者，只要深靜其性，固生其命，性根命蒂，從虛而入，從有而生，從空而成，生生化化，其用無窮，如此可以視長久之道也哉。治人事天，豈外此乎？總不過著而不著，不著而著，虛虛實實，生化之機，玄妙無窮，而道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而歸焉。

此章去心之謂也。大國者，身也。治者，虛也，空也。虛生明，空生慧。虛極空極，陰陽合一。治身以虛空為主，不要頑空，而要虛空。虛有存，空有具，如此若烹小鮮，言其虛空易得也。范者，到也，普遍也。周流世界，無不貫通，一團真一之氣，一塊乾健之精，通身化而為炁。性抱命，命孕於性中，休作釋氏頑空，而道家一一有具。釋氏去身存性，道家化身養性，皮囊化為一氣，聚散無不有身。身若去，而我何存？道家如此之妙，如此之玄。人有魂魄，魂魄各一，故為人；魂魄合一，故為仙；魂魄不虛，故為鬼；魂魄能空，故為神。其鬼不神：我無心而鬼難測，故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天地不能度我，而況鬼乎。其神不傷人：神者，虛也，空也。虛空為實，虛靈為神，故不傷人。人者，生也。神靈乃得長生，故無害也。非其神不傷人：杳冥湛寂之中，神不知為神，而我亦不知為我，故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以無心立腳，亦無意下手，心意竊然，故聖人不能傷人，如天地久也。神也，我也，神我合抱，人無尋有，有中返空，兩無隔礙，俱不著於有，若存若亡之間，一氣貫通，而周徧天下，至道至德交感為一，同歸於無極，以入玄玄之境，同歸上清之鄉，治身之要，虛空見矣，故德交歸焉。

大國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北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不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天者宜為下。

此章知此底意思。大國、小國、天下之流，皆是我身上上下下之見，若我身與其合而為

一，則大國者下流；言其一身通透，無有隔障，陰陽交泰，天地感而為孕，抱合乾坤，而真成矣，謂之天下之交。天下昏昏默默，不知已有，而有自現。大凡此章虛能實，空能有，不待自作聰明，造作而成。小國者，虛無也。虛無通天地，成一大竅。玄妙而久，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乃得於玄，而通於道也。心者，虛中不昧。杳杳冥冥之中，存一真性，養和萬物，蓄氣於中，貫通於外，各得其宜，皆是玄妙底宗旨。如此行之清靜，外妄不生，內欲不動，澄於心，去其意，灰其情，則小人不致犯。誠篤宜慎，皆為大道提綱。上下貫通，內外貞白，如此故與天同，故天者宜為下。天下者，形也。大國者，性境也。小國者，虛靈也。形清靜，則性生；性清靜，則虛靈不昧；虛靈不昧，則慧劍鑄；慧劍鑄，則外魔不生；外魔不生，則內欲盡除；內欲除，則虛中靜；虛中靜，則萬竅歸通；萬竅通，則入於湛寂，而道成矣，故謂之大國下流。天下交，小國貫通也。此乃章中大旨，玄妙顯然，而後人得之，可以進道成玄矣。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此章言道之不可量，難以測度者也。一氣圓通，謂之道。道者，天地之包，萬物之奧。天無道不清，地無道不寧。天有道，不言而高；地有道，不動而卑。萬物無道不生，萬物有道，所以化育。乾坤內外，無不有道，故為道之奧。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天地萬物，無

不秉氣而生，無不隨氣而化。人乃天地中之天地，可不以道為寶乎？捨氣安能生乎？寶氣安能死乎？噫！道者，氣也。無陰陽之氣，豈能化育而為天地為萬物者乎？道之寶也，即氣為之寶。捨其氣，又有何求？善人者，惜精精氣之人也。生死捨於腹外，形身之生死不足惜，化身之生死實可寶，善人之所寶者此也。不善之人，從其實，就其有，隨欲之生化，保目前之傀儡。美言可以市：市者，欲念也。欲念一起，便成幻境，如開市然。無欲不縱，謂之美言可以市。行者，食心也。貪心一起，如火之上然，莫能滅，日縱一日，無有底止。人人可以縱之為不善，就如求有之人，禍發而己莫能知，日貪其有以為美，何能棄之？謂之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天子者，神也。存其神，養其性，以置三公。三公者，性也。性之樞機，感一氣貫通，乘陰陽之升降，合天地之生育，得乾坤之正氣，四大部洲，皆為一箇，無有隔礙，雖有拱壁之障礙，以先駟馬之周流，貫遍之後，不如坐進性守之道，聽其反覆陰陽，輪轉日月，合乾坤周天之度，秉天地清濁之分，不言不動，無聽無視，惟善以為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如此。又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言其靜也，凝也；無求於動，功到處，性現處，慧生處，內外虛白，自有天然之味以得。有罪者，貪也，妄也。去其貪，除其妄，以免外邪之侵，諸障之弊，諸魔之害。總而言之，去其心，斷其欲，捨其貪，忘其意，滅其情，種種業債，不能侵犯。故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所寶，如此，以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

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此章動靜合一，虛實並生。為者，不動而靜，此上為字。為無為，是但空字。不動而靜，入於空，空中自有，謂之為無為。事者，不有而無，此上事字。事無事，虛中不作，入於玄；不有而無，入於玄，謂之事無事。味者，空中動而我知其味，此上味字，味無味，動而復寂，空中動而復寂，謂之味無味。道之大者，充而塞乎天地；道之小者，斂而入於微妙；道之多者，無物不有，道之少者，無可間，無可見，亦無可言，言其道不能測度，大小多少，亦難衡量。修道者，斂於內，不現於外，此人與鬼神不能知。斂於內之小者，不見其大；斂於內之少者，不見其多。為道不彰，雖有加害，我不理之，若是乎報怨以德。圖充塞天地，大之多之，先以清之靜之，安我之神，定我之性，還我之命，斂於內，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必先於其易。為其無物不備之大者，必先於其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斂於內之細者。天下之難事：事者，道也。必先於其清之靜之易。天下之大者道也，必先於其湛之寂之之細。由此觀之，是以聖之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充塞天地，貫滿乾坤，與我合一之大，而道體是以成之。故輕言道者易諾，得道者必寡信，殊不知道在何處。多易得者，始勤而終怠，終無一成，故多難。是以聖人始終如一，不易不細，若是乎挾泰山而超北海，如此猶難之。常存固心，為無為，而無不為；事無事，而無事不事；味無味，而無味不味。若是底聖人，故終無難，成其大塞乎天地，小而人入於微妙，多而無物不備，少而不見不聞，無可言之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不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此章混合陰陽，收斂天地萬物，合周天之度數，滿卦內之爻象，返之於未有，與混沌合抱底意思。念無念，心無心，情無情，欲無欲，物無物，我無我，如此纔能安，一毫著安而不持，萬緣不有，謂之安而能持。持字，不要看易了，要先難於安，纔能易持。兆者，了然明白。常常昏默，而若不明。其未兆：明而不默，因其思也。思動則驚於心，言其太了然明白，而不若愚，故謀易生。脆者，日夜不放，存心意於運用，日耗其思，則心不下，謂之脆。脆則魔生，至於我之真，崩而裂之，其形易壞。微者，稍有心神，使我不下，此皆道之病也。無心則無病，學玄者可勉之。如此病多，將何修之？默而為，誠而守，無念而行，為之於不有，寂然無我，冥然無人，治之於未亂之先。無為心不亂，無作意不馳，無功情不種，如此始可以言道矣。道乃何為？金也，木也。金生水，木生於火，得水火而交併於土。交併者，不為不作。聽彼之天然，隨氣之運用，不知不識，湛若天之清，冥若地之寧，聽生於毫末之初，發萌於無始之前，慎篤於我，謂之合抱。合抱之木，即是一點之真，靜極而生毫末之間，定極而降一氣之初，謂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者，二土成圭也，還九之數，起於水，降於火，抱合而為圭。臺，即圭也。二氣交泰，累於中土，合成太極。從太極中，返於無始，即此物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譬言道之不驟行到也。驟則易散，遲則難

求。要不聞，常常溫故，時時在念，刻刻在心，不可須臾離也。臨物不著，臨事不染，亦不要死死坐定，為者易敗，執者易失，全在著而不著於外，清心靜意於內，是以為作者，執著者，避陽就陰之病也。聖人無為亦無販，無執亦無失，何也？因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空空洞洞，二箇氣象，有有無無，兩段景象，聖人學道如此。民之者，氣也。若有則敗，若無成矣。從事，是有了。民之從事，常於幾成，故敗之。慎終如始：言其先靜，而後靜中雖有景象從靜中而來，亦從靜中而返本來面目，庶乎不失。聖人學道全在心；心靜故無敗事，心靜欲纔不欲，毫髮不生，謂之欲不欲，故不貴難得之貨。心靜故愚，愚故不學，謂之學不學。道從何學，亦從何傳？心靜似愚，即道也，將何學焉？故學不學。學不學，復我本來，與眾不同，故復眾人之過。生兮動兮，長兮滅兮，隨陰陽之氣，聽其自然之始，天地萬物；總不過二氣化育，故輔萬物之自然，因有敗有失，聽天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能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章渾然自得而得在，寂然自守而守成。窈窈冥冥，默默常存，與混沌符合。非以明民：民者，氣也。為道之士，非以明氣之往來升降之理，要渾然不動，萬象皆空，自有一番景象，何必求明民之說耳。明中若愚，故將以愚之。如今修道之士，止求於說，不務無

為，為氣之樞轉，自難主持，故民之難治可知矣。智者明白了然，謂之智。俗語有云：「聰明反被聰明誤」。學道者，愚而能篤，誠而能守，以智治國則國失。國者，身也。太明為國之賊；似愚非愚，若不篤而誠者，是不以智治國之人，身形康健，容貌溫和，三寶內固而不泄，身享太平，無魔侵害，如天地皆春，長生不死，皆因湛寂竊然，空洞無為之道也，謂之不以智治國，為國之福。古之善為道者，故能知此賊此福之兩者，就楷式了。楷式者，清靜而安，高明而和，不言不動，無有無無，湛然常寂，非白非青，真常堅固之體，金剛不壞之身，謂之楷式，與道同體。如是能知楷式者，是謂玄德之道。玄德者，仰之彌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致中和之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古之善為道者，必慎其獨也。如此，可謂深矣遠矣。天地萬物，俱從順生，惟道逆之，謂之與物反矣。如是乃至於大順，從逆而順，從順而生，復返於逆，歸於太玄，入於上清，保合太和，混沌之體也，謂之乃至於大順。嗟夫！善為道者，難矣哉。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退，以弱，以柔，以和為主。江海者，水之聚也，言其水善下之故。百谷者，天地萬物也。水為天地之脈，為萬物之滋，是以借水而譬之。水之最退，最弱，最柔，最和，天地萬物不能強之，不能遠之，言其道與水同體，似退，似弱，似柔，似和，故水為百谷

王，道亦然之，何也？水之善下故耳，道之能逆故耳。水之體柔而不絕，道之體柔而長生，總而言之，清之靜之足矣。水能川流不息，故以水譬之，水之勢故然。是以聖人在上位而不驕，順乎民情；學道而不驕，順乎一氣。聖人故欲上民，先以下之；故欲順民，先以和之。故不重不害，居上以退，以弱，以柔，以和，則民無變；道以退，以柔，以和，則氣不驟，故無重無害。無重無害，則民不爭，則氣不散，以清以靜，居上之體，守道之要，譬言天地萬物莫如水，道莫如氣，氣莫如心。心死道死，心默道守，安如泰山，穩如磐石，萬緣不累，毫髮不染之端，莫如靜，靜則無爭。除水之外，道之外，莫能如是無爭，故莫能與之爭。不爭則不害，不害則不重，不重則不前而先後之，不前則不下，不下則居上不驕，不驕則能為百谷王，能為百谷王者，無他，言其善下也。善下者，為水為道，故以江海言之，是以聖人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言道之微末。世人罕知，皆謂之大；大不足以進道，微足以進之。天下，指眾而言也。天下皆謂我大，故似不肖。不肖者，言我大而微，殊不知正所謂道，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子，指道而言。細字，言道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修道者，篤慎謹字，

無不合道。何為道？我有三寶，篤慎之人，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善者，惇厚也。儉者，素風也。不敢為天下先，退守也。仁厚和順，清靜無心者能之，忘物忘形者能之，捨己從人者亦能之。慈雖敦厚，內有勇存；儉有素風，其量含洪；後常退守，自廣自大，人莫能知，慈故能勇，無勇空柔，故不成；儉有素風，常素不強，空溫不成；退而不先，空守無益。若圖勇廣而不柔和，若圖先而不後，如是者，其器不長。器者，中宮也。勇廣而加乎先，死矣夫，豈不嗟乎！和柔退守而固，剛柔相當，陰陽合宜，乾坤有序，夫妻和合，子母不離，全在乎不肖，天可保也。以慈恆存，總不過退守灰心，柔和絕意，慈儉斷情，故六賊不侵，三屍無害。我以空防之，不假門戶，從何人來，故曰清而慈，靜而儉，忘形物而不先。嗟夫！道之大矣，微矣。人不知其微，而皆曰大，故不肖，不肖久矣，總皆謂之慈也。空虛若有，實中還無，故器成。器成不死，而曰道，惟守慈可以長生。慈者，謹慎篤厚，內和其光，外劍其形，內外貞白，是謂慈。眾皆曰大而不肖，道成者，不肖久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章以清更靜，以弱更柔底意思。善為士者：士字，作道字看，善能固守道者，似天之虛，地之寧，山靜水清而不武。不武者，靜極不動也。善為道之士，至清而不動。善戰者，聽天機之自然，不假造作，無繫於心，無關於情，無動於念，聽天機之自轉，無毫髮之染，故不怒。善勝敵者，強則多敗，柔則克之，以氣引炁，無種於情，不假乎爭，空中勝之，無

裡爭之，以無以空，故不爭。善用人者：人，即是先天，到無為處，我不能用乎？人人不能用乎？我隨二氣之週流，任五行之運動，不用修為而為之下。如此者，是謂之不爭之德。德者，道也。不爭之德，即是無為之道，如此者，是謂用人之力。靜極炁生，炁生神化，神化歸空。力者，道力也，如是謂用道之力，如此者，是謂配天。天以無為而治，道以無為而成，玄妙合天，謂之配天。古以淳化之風，道以淳化而成。天之高也，虛也，古之淳也，道之玄也，皆到至極精微之處，謂之配天，古之極，皆從一善來，故能不武。善戰不怒，勝敵不爭，能用人之士。為下者，故能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此章隨天機之舒動，任陰陽之運行，不待造作而為道。借兵以喻氣，言道無用心處，無著意處。用兵有言，起下文之意。修道者，不敢為主。主者，用心著意思是也。客者，我真也，清靜天真，候二氣來升，不敢於進於前而退於後，一段中和之氣，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乎純粹純一，常處中和底景象，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任天河之水流。仍無敵：待他生，而我方迎之。執無兵：他雖勝，我以柔制之。我若以意迎之，心取之，是我輕敵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致崩於鼎，漏於真，大道失矣，皆因抗兵相加之故，而不能勝，衰弱退後者勝之。用兵無他，中和而已。

吾言甚易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知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此章我知我有，人知我無；我行甚易，人言我行難。大道貴於已知，不公天下。吾者，我也。我非我之身，即我之神也。定於性，靜於神，定靜恆常，我難言妙。雖難，言易，而行甚易，謂之吾言甚易。道難乎知，知者易行，我知甚易，天下莫能知。天下者，一身也。炁生於混沌，入於冥忘，昏默之中，不知我存，故莫能知。昏默之中，無有運用，隨天機之自動，我不能為主，故莫能行。言者，口口相授，片言一語之中，指點一二，就有了宗旨，有了把柄，謂之言有宗。君者，心也。萬事從心，心存意在，心死渾忘。渾忘之中，自百主宰，歷歷自驗，謂之事有君。夫惟無知，乃能成道。是以不我知，獨修獨行，孤陋寡聞，坐如磐石，性似太陰，氣若長河，川流不息之中，惟我自樂。知我者，是以希；希我知者，是以自貴。古之聖人，是以被褐，而外若無為，內實懷玉。玉者，虛靈之至寶，無為之至真。我之懷，我之寶，懷我之真，是以天下罕知者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章是以無言開化，無為修身。聖人知道，實無所知。無所知，斯為真知。上等人，不知其言，不知其修，故不知為真知，俱在先天中一炁運行，五行自轉，陰陽無意而和，造化無意而成。如此觀之，有何知之？是以不知為知，真知者不知。真知之人，夙根清靜，謂

之上，上不知之。溺心者，專意者，死死運行，是為我病。夫惟二字，解作者箇二字。如此死死運行，溺心專意者，不隨天機自動，靈神自舒，強為我知，是以病，者箇纔為真病。清心靜意者，忘物忘形者，立命於虛無，存性於空靈，坐如磐石，氣若流水，四時無寒無暑，人以我為病。如此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人亦病之，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章一團至理，一團玄妙，劈邪歸正之說。民者，先天至寶。威者，使也，用也。至道無使，至玄無用，冥然自生自化，不待做作有為之事。虛靈至極，明其心，見其性，先天自生，流貫天下；意不使，心不用，至寶不畏其威，如此大威至矣。狹者，限於所，存於處。大道無所處，待先天見，自有著落，命即存矣，謂之無狹其所居。先天見，萬國九州，無不通透暢然，性命從此合一，歸之虛無之中，按天地之度數，合日月之儀，秉乾坤之象，符陰陽之氣，同四時之生，化肅殺之機，長長如是，不假間斷，謂之不厭其所生。夫惟是者箇二字，者箇不厭，方是大道。是以道祖聖人，成道如此之不厭。不厭者，無止其所生，無厭其所化，自生自化，內合天地陰陽之理，外成山嶽不動之形，外靜自然之靜，內動自然之動。是以聖人自知其有，而不自見其形；自愛其道，而不自貴其形；是以聖人去彼之形，而留此之真。血化膏，心化虛，形化氣，而成自然之真；去彼之假像，存此之真形。聖人修道，不畏威也，如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此章清靜自然功夫，無為至玄底大道。勇者有三，有血氣者，有強暴者，有果斷者，此世之勇也。惟修真之勇，割愛堅固是也。勇於敢，則身心為利名所牽，命故殺矣，先天盡矣，三寶耗矣，真元死矣，故殺；雖勇未堅，此也，謂之**勇於敢則殺**。心靜而空，意絕而忘，情欲斷而無，常存柔弱中和，無世塵所染，戒慎恐懼之心，常常清靜虛無，與天同體，則真元來朝，一氣周流，無毫髮所染，湛寂自然，任二氣流通，日月共照，其道乃得；**勇於不敢者**，此也。天地壞而真靈不崩，世世長存，謂之活也。內清真朝，內靜養神，靈虛心死，謂之活也。只有性存，命來固蒂，謂之**活也**，何也？言其**利則殺，故害。天之所惡**，盜其至寶，而不同天行事；天之所惡，風也，雲也，迷乎宇宙而不清；天之所惡，雷也，電也，震乎六合而不寧；言人之好動而不善靜，易迷而難清，此天之所惡也。天者，我靈也。意取耗其真，心存耗其精，息通耗其氣，內運耗其神，如此者，我之真靈所惡也。天，即我真也。我之真，精一純粹，孰能知此者，**孰能知此故**，孰能知天惡。好動務有者，勇於敢也，故天惡之而殺。清靜自然，篤慎謙柔，中和之勇；勇於不敢者，故天不惡而活。勇於敢者，易進而不成；勇於不敢者，難進而易就。是以**聖人猶難之**，何也？聖人體天合道，清虛混元，故似**天道不爭而善勝**。勝者，起也，來也。至寶來而天下暗迷，則炁即混沌不分。二炁交合，成為太極；五行運動，而有歸於虛無，而成無極，與道合真，湛然常寂，而為之天道不爭而善勝。天道既不爭矣，不爭，即不言也。**不言而善行**，不取其意，不用其心，而真

炁合一，自然來矣。是以聖之猶此之難，故不謀於有，不謀於心，不謀於意，而謀於湛寂杳然，混然一體，不知其道，不知其玄，而天網恢恢。恢恢者，死心之謂也。天者，我也。網者，昏默無主之謂也。疎者，忘物忘形之謂也。物形既忘，而真心不失。而字，指形物言，莫當虛字過文看。我之真，昏默不醒，形物不分，不失真性，常存真心，了然至道，何殺之有？何惡之有？何爭，何言，何取而謀之？故無利害而害不生，以此常活，謂之**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之勇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孰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惟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清靜心地，割斷愛根，虛無下手，實處著腳，以空還空，實有所得，得後返空，寂然至道。**民不畏死**：民者，氣也。清靜惜氣，內秉中和，外無耗散，坦然自固，與天同久，湛然常存，何死之有，謂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因人從順道，不返於逆，日耗真元，故常耗而不固。年年不惜，日日不保，以至於老，枯朽之，槁槁乎，豈不死乎？自取之，奈何反以死懼。**若使民常畏死**，孤寡而不和，陰陽而不合，萬物而不生，**為之奇者**，不能偶矣。奇者，陽也；偶者，陰也。陰陽合而成道。吾者，我也。**吾得孰而殺之**：吾得至道，孰而殺害之。至道有形無質，有影無跡，我得其妙，誰能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有司者，我之心也。我死其心，使其無主，勿起思妄，勿起殺害，勿起執著，常常平等而不動，孰敢使有司而殺者，必無是理也，總不過清靜自得。毋使我之心亂我之至道，謂之孰敢常有司殺者。

殺，是亂其本心，無所不為，自耗真元，自取其死而殺之，謂之殺。夫作代有司殺者；是我隨心轉動，不能自主，我害我也，謂之代有司殺者；我害道也，謂之代有司殺者，故殺。大匠者，巧工也。巧工之人，玲瓏其心，虛靈其神，通貫其意，無所不作，了徹於胸。若使愚蠢之輩，代而作之，必害其事，故殺之。苟能免其害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譬如人之為道、巧精，巧炁，而又巧其神，虛無自然之理，空洞自玄之妙，湛寂常之道，天然自得，與天地同體，與日月合期，陰陽自然好合，五行自然流貫，內秉至道，外合真全。假使有作之輩，晝夜運行，後天抽添穀氣，猶如愚蠢之輩，代大匠而斲之，未有不害其生也。如有作者，不明至道，隨心搬弄，未有不死者也。只要惜精惜氣惜神，盡性以俟命，命歸而返合於性，打成一片之為道也。果如是，民不畏死，何懼之有，故以大匠譬之。代之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無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切，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貴於長生。

此章以無為自化，不求生而乃生長。民者，我也，氣也。我不食，飢從何來，以其惜氣保身，閉五官之門，固我真之室。人若大開門戶，貪好五味，日漸一日，習氣太甚，是以飢之。人飢者，以其愛身之故，殊不知反受其殃，以其死故。若求長生者，上者，心也，隨分食祿，心不貪求，口不貪味，一心內照，是以不飢。以其心食稅之多：稅者，斂也。人之不食，畏其生也。不是要人辟穀，是要人一心內固，不貪不求，食而不知其味。一心向道，故

無飢也；一心貪求，是以飢之。挈思食之心思道，何道不成？挈稅食之心稅身，何身不久？如此纔叫箇不飢。民之難治，因我之思多，心多。思多則欲生，心多則事不了。欲靜事清，民豈難治，以其上之無為：明心見性，氣有順逆，以無為自化，則和於中，靜於內，安得不治。雖無為而心不死，是以難治。不是教人瞎坐，肉心死而真心見，無為化為有作。有作者，天然自動之機，陰陽隨分而化。乾坤從無而生坎離，坎離得混元之氣而合至道，於是復返於清靜，外無息而氣內輪，淳化之極，何難治之。雖無為而人禪，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何也？以其求生之切，未飢先思食，食到思甘；未寒先思衣，衣到思麗；見色思姪，見財思富，富到貪之；身安思祿，祿至求爵，爵高思壽。五金八石，終日服之，學彼延年，無所不至，此求生也，求存世也，殊不知反害其生，何也？因貪因求，日費其思，遂耗其陽，日漸一日，是以輕死。欲得長生，無是理也。欲求長生者，何法治之？無稅其食，無空無為，無求生之切，一心內固，外無貪求，內外貞白。貞白者，夫惟無以生為者，是不求生而固道。道存者，故不死，是貴其生也。苟能如是，寧有死乎！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剛。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弱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教人惜氣內斂，藏神內用，中和修身，無為養道。人乃寄天地中一物耳，物有長久者，有速販者。人之生也死之門，死也生之戶。人秉天地之秀，得陰陽四時之氣，感父母乾坤之精，皆是一派中和之氣，生而為人，養而成體，長而成形，得道以成仙，失道以為鬼，

俱在和與不和之間，在己之修為而已。己之修為，其柔弱也故生，其堅剛也故死，於是方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剛**；無他，在於中和二字之間。人生柔弱者，外則能保身，內則能煉神。堅剛者，外則能殺身，內則能死神。人之修行，譬如藏物，封固堅者，無風雨霜雪之苦，故長存；露於外者，有日曬夜露之苦，故敗之。人若體此修身，中和惜氣、平等斂神，死生二路，在我之柔弱剛堅之中，其柄在我，不在天矣。人若有為者，強而行之，是用心意，堅執剛勇，一頭行去，無返避之心，謂之其死也堅剛。人若無為者，忘心灰意，聽其自然，不假修為，道自混元，謂之其生也柔弱。苟能體此行之，則生而不死；不能如是，則死而不生。去其堅剛，忘其柔弱，則不死不生。**草木萬物之生也柔脆**：萬物之中，無不中和，言其不行不動，不睹不聞，不言不食，感天之雨露，得地之和氣，無風折之，春夏長於外，秋冬斂於內，故來春尚有生氣，謂之柔脆。**其死也枯槁**：言其可玩之材，可用之質，人之愛也、慕也、不能忘情於他，故遭人取之，因他之美質，故枯槁矣。又一等不得天地之氣，又無雨露之施，日暴之，風折之，不枯已槁已而何。譬人之不修，豐衣玉食，功用於外，不修於內。萬物之枯槁，因人之死而不生；人之死而不生，由萬物之枯而槁矣。二理一也，只在和與不和間耳。和者，退也、無用也、無材也，無心無意也、無物無形也，一團混元之氣，斂神惜氣之謂也。嗟夫！**柔弱者生之徒，堅剛者死之徒**。是以客氣勝和，有為害中，心意使之然也，謂之**兵強則不勝**。木者，和之根，中之苗。根苗中和，內外共斂，謂之**木弱則共之**。強而大者，處下以為鬼，故死之然也。**柔弱者，則居上以成道**。無他，明於心者，謂之柔；見於性者，謂之弱；和於中者，謂之生。明心見性，生生不已而成道。迷於心者，謂之堅；亂於性者，謂之剛；不和於中者，謂之死。迷心亂性，死而已矣。上下於此明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此章平等待人，平等修己，言人道天道，不過一理，皆是致中和底道理。天之道，不言而高，不名而尊，不動而大，此乃**天之道也**。天之道猶張弓乎：弓者，口也。入矢為中，不高不下之謂中。力大而放則射，射者去也，不為中；力小而不滿弦，弦不滿則不中。天之道，猶之乎弓也，不過不及之謂也。過者不為中，不及者亦不為中。天之道，中而已耳。**不足者，補其足以為中；有餘者，損其餘以為中**。是以天道如此，人道若如之，即合天道。如今人道則非也，不中不和，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亦損之，自恃其強壯，殊不知損之又損，安得有餘？人若合天道，內固中和，隨先天之自然，不言不動，而中其的。若是者，**孰能有餘奉天下**？能以有餘奉天下者，唯有道則然也，**有道者誰乎**？是古之聖人，唯聖人能以有餘奉天下，何也？因其為不自逞，不自恃其有餘，**功成不自居，而自處其下也**。因其能合天道，猶之乎張弓者然，不偏不倚之謂也。故古之聖人，內省不有，隨乎混元以自修，故**不自見其賢也**。因退修自固，以中和體天而合天道；補不足，損有餘，而合張弓。張弓者，中而已。凡人修道，內外合天，氣秉於和而居於中，天道人道盡矣。故道祖以張弓譬之，不過一中也已矣。通章一中字盡矣；《道德》五千，亦一中字盡矣。離中字即非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章教人以柔以弱修身，以和以中修道。天下之至弱者，莫過於水。水之性柔，體水之柔，修道乃得。天下之至堅剛者，土也；萬物不能強土，惟水能之。水之柔，能剋剛，故譬言水也。水者，人之性。萬情萬欲，千心千意，性能治之。性若水，心地清靜；性若水，形骸隨之。水能長養萬物，性能收伏身心。水能滋土，性能固道。無水土裂，無性道分。道者，心也。性不存，心外馳，故分也。心分，道安在哉？用心者非道，離心者亦非道，故譬言天下柔弱莫若水。性非氣質之性，清靜天命，本來之性，故堅強莫如水。誰能能此水者？誰能勝此水者？謂之莫能行，莫能勝。人若存性，孰能行之，孰能勝之，故柔弱勝剛。聖人云：柔弱者，社稷之主，天下之王。社稷：我之身也。天下：我之形也。性柔弱，心能之和。心和氣固，氣固道存，道存真心現，真心現，方知玄裡微妙，如水之川流不息，無風浪靜之謂也。天下水之柔弱，如性之中和；水之川流，如性之炁運；水之恬淡，如性定而氣固；水之淵源，如性之默默。水靜魚潛，性定命伏。何水無魚、何性離命。水聚魚藏，性存命固。如此類推，性命之理畢矣。故柔弱莫若水，修命莫若性。命乃人之根，性乃命之苗。土乃萬物之父，水乃萬物之母。無父不生，無母不養。命乃人之父，性乃人之母。無父不固，無母不成。水不能離土，性不能離命。水土滋生萬物，性命煉成汞鉛。人若體此，道立成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其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此章克己修為，篤慎自守，和怨於人，而不自取之也。和怨於人，必其餘怨，安可為克己篤慎者也。善修己者，自潛自固，不親於人，如是可以為善矣。一親於人，則有怨於人，不親則不怨矣。如是不和大怨，庶可以為善乎。和者，偏愛也，偏親也。不偏著中，則無餘怨矣。是以聖人修己，如此無偏無斜，而執左契，責己而不責於人。惟有德者，司其契矣。無德司徹：不與上天同德，故司徹矣，契者，普偏也。天道無私，普偏而無親；人道偏倚而親愛，故有餘怨。人能體天之無親，不偏不倚而執中，常存普偏之心，與天同善矣。天道無私不親，無餘怨而常善，故常與善人同矣。道君之意，教人內秉中和，外安磐石，不偏不倚，無愛無親，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無和大怨而無有餘怨，可以為善，而同天之無親也，惟聖人能司其契者能之。與天同德矣，故常與善人；道與天合矣，故無和大怨而無有餘怨者也。無他，不言不動，無視無聽之謂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章教人知方所，知運動旋轉之機，毋得空無，方為不死之玄機。小國者，中之中也。

寡民者，氣之深也。哭有什伯，非此一處，皆傍門導引之法也，可以一己之功，久必誤矣，非聖人流傳之法，故而不用，虛裡能見小國，氣靜而知寡民，此至道微妙，非什伯之器。靜極小國見，氣深先天起，那時方知先天大國，自然玄妙，運動周流，一竅生百竅，百竅生千竅萬竅，一一貫通，皆成大竅。此時光照十方，虛無大地，謂之小國寡民。何必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又何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遠徙者，存想之功；何處起，何處凝，謂之遠徙。著心用意，謂之重死。使民者，行氣之說也。人能小國寡民者，雖有三車、三關、度數之說，無所以意乘而用之：雖有文武甲兵之說，無所以心陳而用之。修至道者，深其氣，返淳化之風，樸素以復古道，如是清之極、靜之極，清靜至極，無心自動，無意自行，隨天然，使民復古道，結繩而用之。結繩者，一團混元之氣也。清如斯也，靜如斯也，方動自然運動。運動時，方知其味之甘，其服之美，其居之安，其小國寡民之俗之樂。鄰國者，我之形也，相望而化為清虛之境也。雞犬者，我之心意也，相聞而化為太清之地也。如是安於大定不動，而復返清靜，歸於無始之先，謂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小國寡民者，與道合真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此章言聖道無聲無臭，不睹不聞，極矣至矣。信者，誠也，信於言而不為美。美者，鮮也，美於言而不為信。至道少言，至玄寡語，少言寡語，至道立基。辯者，分割也。善者，存道也。有道之士，不分人我，謂之善者不辯。能辨別明白者務於外，聰明外用，日耗元

精，不能默默自守，為無道之不善者也。知者，聰明過人。博覽世事，而不為知道之善者，精神全用於外，不能篤慎固守，於道相離，謂之博者不知。言其善道者，不睹不聞，無言無動。那善道底聖人，何嘗存睹之心，雖不睹而實內睹矣；何嘗存聞之心，雖不聞而實內聞矣；何嘗存多言之心，雖不言而實有言矣；何嘗存不動之心，雖不動而實內動矣。聖人之心，空空洞洞，無毫髮罣慮，心地光明，內外貞白，謂之聖人不積，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言其聖人之心，與天平等。濟人利物而無害，聖人之為道也。中和而不爭，言其不博，不辯，不信，固己。不博、不辯、不信，故心地不積；心地不積，故聖人善為道者，故不爭。不爭纔與天平等，平等纔不分人己，濟利而不害。吁！聖人之心美矣，善矣、知矣、中和而合道矣。

道德經釋義卷下終



老子曰：
人法地，
地法人，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元始天尊

太玄一炁、肇洪濛於太初。大道三花、生天地之元始。玄玄上人、乃氤氲道氣之凝結。元元老祖、從清淨神光而誕生。靜極而動、則生二氣三才。微深而顯、乃化五行萬物。則變化無窮。而死生不了。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人心動靜、變而無常。修鍊大丹、應覓氣歸根。採探至寶、當回故鄉復命。溯本初一點之真靈。窮元始兩儀之性命。論先天、則無形無象。談太極、則不滅不生。遠先天之性、而養後天之命、其道不張。守元神之竅、而除識神之見、其玄乃得。此則修真男女之綱領。斯乃學道天人之關鍵。《太上玄微——寶笈第五十八篇》

九天玄女

閒來無事駕雲遊。俯瞰塵區五大洲。滾滾紅塵人莫數。誰能樂道學真修。夫聰明正直謂之神、司造化之權衡。清淨真常謂之道、得陰陽之玄妙。日月星三光、得道氣而耀輝。天地人三才、受玄精以化育。聖人以道行教、而化羣倫。仙家以法救劫、而度萬類。人心有道、可與天地同參。吾性有神堪向仙佛共契。摩訶者佛之始祖。無極者道之元宗。而名雖異。其理實同。傳者、若差之釐厘。學者、恐失於千里。了三心、去一切法。明一性、立三大功。

身可證不壞金剛。人堪登無上玉局。《慧珠第八十二篇》

九天玄女

夫玄微之道。為造化之樞機。則天人性命之學也。博三教之正理。傳萬古之真言。精粗無不到。奧妙最難窮。包羅大學中庸之綱領。洩露金剛心經之精華。引出古今、佛聖仙真之說。指開道路、凡人俗子之修。度未醒之殘零。化有緣於多少。過去現在未來、皆由此道。歸根復命返本、應自斯門。蓋修持之人、有路有徑。則學業之課、無誤無差。使愛讀者、如兩後春筍。而欣看者、得暗中明燈。三乘皆備。萬法俱全。《金華第十四篇》

太上道祖

太者、無極之始。上則有象之先。上根無極之氣。繼露太極之玄。當在無為成象之間。復值真空非相之期。恍兮惚兮。杳兮冥兮。一切涵穆。萬化本宗。天不明其所以為天。地不知其所以為地。混元一炁。中黃乃聚。氤氲祖炁、包藏太極之中。醞釀玄機、造化天地之成。或混、或沌。或潛、或蓄。日月未序。陰陽將分。瓊兮其液。玉兮其漿。浥潤精華、橐籥玄機。沌濛開啟、山澤霑濡。日以晝明。月以夜光。氣潛以時、而發為雷。氣露因時、而動為風。雷澤成為火。山澤升為水。地以六陰、山川水土而質以定。天以六陽、日月星辰而象以明。天處虛而涵養。地處實而廣生。是天地資需而萬物育焉。《太上玄微——太上寶笈第一篇》

伏羲大帝

溯自龍馬負圖、畫卦洩造化陰陽之秘奧、流傳後人、按法修持、歸儒歸釋歸仙、到而今誠不計其數矣。夫三教一理、皆不出大道之中、修者不可分門別戶、名稱雖異、而修皆同、知此天命、則我靈性。能率性者、自是道矣。從先覺而啟後學。修己教人。體天行道。上為乾坤坤尚子。下為社稷之功臣。立大願、度萬緣人。存大悲、憫一切苦。度化眾生。出離苦海。乃修道之本心。則太上老君清淨經所謂、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太上玄微——金莖第四十九篇》

神農大帝

夫自種穀養民、教人稼穡、興農治世、傳至於今、歷多甲子、其功尚不朽、無如當世之人不知稼穡艱難、暴殄天物、實饑饉災殃之引路。夫天生萬物而養人、而人不知修道、以答天恩、惑也。豈不聞、人為三才之一、精靈過於萬物、人身之貴、試想何如、已知得此人身之貴、如何不曉修持、自暴自棄、迷於情慾、一旦耗盡精神、以至老死、到此時、纔悔一失人身再復難、豈不晚矣。與其後悔而無從。應以早思而勿怠。《太上玄微——金莖第五十篇》

軒轅大帝

嗟天宇宙茫茫。人生渺渺。為善者少。作惡者多。四維八達、黑氣蔽塞。六合九州、紅光潛消。皆由人心喪失。天理淪亡。科學釀成殺機。理論談成惡軌。人類相戕。地皮爭占。

何不思、天地好生之德。人物愛護之恩。而傷造化之和。以動干戈之哉。殺孽滔天。災愆遍野。道德亡焉。宇宙傾矣。雖有列聖精靈、維持於其間。然無群生善道、發現乎此時。亦將奈何。昔賴媧皇正氣、鍊石以補。今從學士盡心、著書以持。斯可作天柱地維矣。《太上玄微——金莖第五十一篇》

玄天上帝

玄都仙境最清幽。天地圓方道先流。上下相連恩覆載。帝心簡在樂人修。夫天地交泰、萬物發生、故曰父天母地。陰陽交媾、二炁流行、故稱陰女陽男。象天之陽、為乾剛、建行不息。形地之陰、為坤柔、順化無休。欲鍊金丹、要識陰陽之義。但修佳果、當法天地之功。蓋孤陰則不長、獨陽則不生。然大道以無為、太玄以無極。身居造化之中、志超氣數之外。體稟陰陽之道、性賦清淨之神。故能變化而隱現莫測。所以出入而踪跡難知。《慧珠第五篇》

三豐祖師

經云、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何謂也。三才惟人為貴。五方獨中最尊。貴在人能修道。尊在國有出聖。雖是西歐科學之文明。不如中玄機之奧妙。科學者、乃道之皮毛也。玄機者、則道之精華也。曾聞修道、功參造化、超凡入聖者有之。未見持財、心著利名、作佛成仙者鮮矣。夫道不可須臾離。而心不可時刻動。離則身易死。動則神難安。故修心宜要朝乾夕惕。而學道務須日勉時勤。勿為衣食艱難而分心。莫因事情阻碍而退志。覺悟修鍊。貫徹

始終。道自不離於須臾。道自能得於容易。是故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又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勉強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金鑰第二篇》

慧能祖師

科學文明，釀就殺人之器。良心喪失，造成害世之書。人類相戕，莫了果因報應。天神共憤，難逃法律昭彰。地獄誅不勝誅，莫言生未所見。人寰惡有餘惡，豈曰死無何關。聖佛婆心，一視同仁。陰陽合理，三曹共義。人有機心作惡，而傷天地之和。無理想修功，以擾精神之靜。一念若生。萬思齊起。隨風雲之變化。入生死之輪迴。難出娑婆之苦海。不離荊棘之迷途。如魚之人網，身有拘束之愁。似木之栽盆，根無舒伸之苦。諸般惡業，皆由心造。一世罪衍，盡自意生。修得知其宗旨。學能悟其領綱。好從心性上用工，而自精神中守法。《珠林四十一篇》

達摩祖師

余自西土東來。教傳返本歸宗。不二門開，聖域重霑化雨。歸一路啟，禪林遍佈慈雲。中原古有大教、儒宗道派。西土初有上乘、佛法禪功。

儒以五常為本。佛以三寶為根。

五常不盡，五蘊難空。三寶不歸，三心難了。蓋自古往今來，未有全佛之教。則就中土西夷，未有純儒之風。繼而五教起，門戶別。四民修，岐路異。主博愛者，以博愛立說。主仁義者，以仁義立言。或主無為而無相。或主有相而有為。總之、後天之性、先天之命。甚

矣、先天之用、後天之體。處後天而修身、當主道德。守先天以立命、宜學玄功。教雖有五。理乃無二。三才連貫。二氣相通。

佛以空而了。儒以德而敦。道以玄而學。

其說雖三。其理則一。空者、心無著相。德者、心無藏私。玄者、心無滯念。心同太虛。體同無極。天本無心、而賦萬物。人縱有心、須淨纖塵。則人希聖、而聖希天無不達矣。《太上玄微——寶笈第廿十四篇》

鍾離祖師

大道無名。強名曰道。道之原出於天！道之理盡於性。性則先天之命、根於太極之玄。玄宗天地，萬物得其生。玄濟陰陽，萬物得其化。陰陽者、玄炁之所分。天地者、玄炁之大化。日月往來、非氣不得其明。寒暑交更、非氣不得其序。天以一而生陽、陽靜而虛。地以二而生陰、陰動而實。陰陽相需。天地覆載。萬物生於內、而委於中。人得三而生。性賦於天特厚。命立於地獨優。陰陽相濟。五行兼化。窮理盡性、故人能之。達命知天、惟人則之。人能窮天地之義理、察陰陽之生機。守一抱元。盡性修命。羣陰剝盡。真陽發現。克復未生本來。永證無始真玄。德尊天地、功超造化、是豈非道者歟。《寶笈第八篇》

鍾離祖師

鍾靈福地下仙居。離別塵寰俗事無。祖氣朝元歸太極。師來携手上清虛。夫人生世上如大夢一場。魂在陽間似高眠一枕。心遊幻幻、隨風逐浪而無知止。性走迷迷、戴月披星而不

識休。朝來睡覺、遂起慾心而爭名奪利。夜到眠酣、即沈真性而幻魄迷魂。此乃靈臺無主、外魔侵入、被偷三寶。斯則玄關離神、本能走開、自亂五行。嗟矣此心已失、此身亦傾。嘆哉其性已亡、其命亦絕。萬劫輪迴而無盡日。千生辛苦而不窮時。曷不參禪學道、永遠快樂逍遙。何如證佛成仙、長久安寧自在。能明之者、須要堅行實踐。難悟之者、定必輪死轉生。《慧珠第十一篇》

鍾離祖師

夫人之初生、其性本善、無思無想、寂然不動、迨至十六陽定、情慾初開、耳目著於聲色、漸識於心、而習相遠、將先天本來真性、而為後天邪緣惡習污濁、竟至畢生莫贖、何也、因全身魄力、過於魂也。魂主善、而魄主惡、魄重濁、而魂輕清、清者屬陽、濁者屬陰、魂者有三、而魄有七、魄之強、因數多於魂也。然有靈臺神君主宰、不使為魄專制、無知心不修、靈臺無主、何以牽制於魄、故修道之人、全在修心鍊性、其工夫、不外清淨也。

《金荳第廿四篇》

純陽祖師

道之為義。首上兩點、乃為陰陽。繼而一畫、是為太極。陰陽原從太極而生。天地亦從太極而成。一下自字、自者自己也。道在自己能行。非向他人取得。自字從左向一／、比為太極之初一點真玄。又從陰陽而言、剝陰純陽之義也。然一／之下目字、蓋欲修大道、至於純陽者、在自己兩目之間。然則自字、乃鼻字之首。鼻在兩目之間。此間。是謂玄竅。且人

之受胎、五官四體未備、以鼻為先。故鼻之上、亦謂祖竅。夫玄關祖竅、則生死之門戶！捨陰而取陽則逆。取陽而歲陰則生。逆而修之、成仙成佛。順而生之、傳子傳孫。且目字、三口相連。指人身中有三田焉。下精中氣、上藏神。學者若能從三田而歸一。便能脫輪迴之大關。道之道也、此而已矣。從此而究丹經、乃可悟明玄關之要旨矣。

神守玄關、似主人守宅。氣養丹田、如人生積財。神定氣守、而精不漏。神運氣行、而精俱化。鍊精以化氣、充溢太和。鍊氣以凝神、醞釀泥宮。此為採藥鍊丹、外并凝神收視。蓋天地之精華、當晝而光。而陰陽之玄氣、入夜則冥。人欲窮陰純陽、非藉兩目收視迴光而不能。學欲返本還原、非藉三花鍊成玄炁而不得。返照之工夫、外觀而內照、只在定神。鍊丹之妙法、火降而水升、全憑用意。陰陽配合、二五媾精、成天地之大化。龍虎降伏、三花聚頂、超性命之全功。玄功洩漏、不怕天誅、為度原人於苦海。道德衰頹、只驚地滅、難修佛性返先天。《太上玄微——寶筏第廿十一篇》

陳希夷仙翁

希賢希聖快修身。夷險前途認要真。仙道學成超氣數。翁年雖老健精神。夫視之不見而曰希。聽之不聞而曰夷。道鍊先天之炁、而通無極之玄。神運太虛之靈、而達元始之妙。出玄入牝、變化無窮。返本還原、死生永了。蓋神者、明若日月、出幽入冥。而靈者、靜若虛空、通天達地。人有氣數、心未空也。身無生死、性已盡也。是故聖人窮理盡性、樂天知命。所以君子守真抱樸、養道存心。得太和二炁之充盈、身多快樂。守真常一理之貫徹、性大圓通。《慧珠第卅一篇》

堪輿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朝。【淮南子】中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簡單謂之天文地理矣。易系辭傳：『仰以觀天之，俯以察地理。』歷代堪輿家稱之為地理。

溯自鴻濛太初。元始一炁化三清。三清而化五行。天道運轉。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為形。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為名。

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乾代表天象，坤代表地形而人頂立於天地之中，成其德業。故風水這名稱是後期才用之。堪輿也就是風水的最早的名詞。初段只為皇家及達官貴族享有的服務。到了唐宋，此術才開始在民間流傳。

愚認為這是五術的遺憾。所知風水術與迷信已掛鉤了！正統五術有『山』、『醫』、『卜』、『星』、『相』，而『山』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有陰陽，有天文有地理之學問不等，僅用風水兩字代表，未免太簡單化。

兩主流派開始了堪輿的歷史；密頭（行勢）及理氣。故人眼見山川之行勢為密頭。其形表而理氣實為山川衰旺之鑑期。此術原於古，始於閩而盛於浙間。

密頭理氣兩大宗。

偏分形相與脈蹤。

密頭不免依形看。

理氣玄法藏妙用。

堪輿為一絕高而純貴之學問：

可以鑑天；可以探地；可以奪天機；可以改地理；可以致人事之興衰；可以改後運之興替；其法皓明；其涵光大；乃人間之絕頂學問也；儒者見之而驚！道者見之而嘆！佛則融通法界無所謂矣！

故曰：天得運則百時興

地得運則百物興

人得運則百勢盛

故可知而知，堪輿之術不僅僅是『風』與『水』之關係矣，其學是『大道宇宙』之學問。

五術殊非小道。推廣正統五術。你我有責。

太上道祖降示序

神州風水一書出版時，老子為書降示：之詩一首（老子）

詩曰：五星落中華 化成眾岱嶽

蜿蜒東邊海 雄踞鎮秦國

降於壬辰年香江申月七夕後吉日於紫枏觀

家居風水系列

《自人仙言談一書》

一、飯廳及客廳之要：

曰：廣廈如麟櫛 欲安庇萬民 斗室如吟殼 起宿盡才分

師釋：文化衍異而居停庶難及往昔敞恬矣。唯現代家居風水得科學化之裨益者，雖斗室亦作瓊居矣。客廳是入門之位忌促忌牆更宜平寧謐，四正少角而光源廣亮，忌傢

俚壅塞，徒礙空間矣。飯廳宜近郇廚，能另成一境者，最喜。飯廳近廁或位置過促過狹者，則一室之風水皆渙者矣！

二、睡房（主人及兒女房）之要：

曰：主人之房者 現宅多指定 唯是再裝飾 應依從本命

師釋：主人房是依東西四命而定房間何處是最合矣。迎年太歲影響凶吉者，可改門或移床位而就之哉！至女兒房間者亦依東西四命而定位宜者也。唯桂蘭未長冠紐又未及齡者非作主人主家論之看也。故一宅安好，依飛星凶吉者定吉曜註臨之處便是，無過所求矣！

三、竈／廚房之要

曰：陽宅於現代 向方非取門 轉作向採光 廚轉火門觀

師釋：觀乎全息論者，一物一天地也，廚亦作一太極物觀焉，故微觀之坐向如屋之整體者，可列出貳拾四山諸宿吉凶坐向也。古之竈即今之火門開關按鈕。於吉向吉向利。猶以屬木火形格用向之宅者焉，今廚室細小而窗狹，故廚室坐向判準者多依門（廚門）之向作準繩也哉，不易混淆也。

四、廁所、走廊／儲藏室之要：

曰：走廊耗面積 雅意謂玄關 買宅避之是 廊更忌狹長

師釋：宅之房忌門沖長廊亦雲於走廊入諸房間之門對向，相對是不甚吉也。廁莫在財位如「天錢」、「開陽」、「輔弼」之類，於垢穢位如「屍氣」等合，因洩凶去穢宜而儲物處莫在「天賊」、「天峰」之位合，猶以藏珍納匣者為然夾萬放「天

賊」位者，不招盜蹤者幾稀矣！

五、風水物品之要及辦公室之風水：

曰：風水物品者 陰陽宅別異 陰宅意永生 陽宅意世旺

師釋：稟品諸物用於風水者，俱指陽宅矣，「和」、「順」與「財」斯為三旨之要。其用意者化凶而迎祥也。序用五行及陰陽之勢力作補作瀉之用，凶者瀉之，吉者補之，便可以也。植物礦物以五色形狀位置而制衡。

辦公室亦如是觀哉，室需平正作合比例之長方形者，斯為風水所需之第一因素矣。

叩問：可否賜教愚2014年哪行業較勝出？

答：明年行業勝 自由行類勁 零售與景點 金飾奪先聲

師釋：甲午所見最佳之貳大行業為屬自由行類中之得益者，中成藥及滋補類，奶粉類與自由行銷費相關之其餘行業矣，甲午最差之貳大行業為地產經紀代理及部份餐飲酒樓者，執笠連連，斯為幸與不幸！壹笑！

五行四時

董仲舒：天有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木產生火、火產生土、土產生金、金產生水、水產生木；水與冬季相對應、金與秋季相對應、土與夏季相對應、火與夏季相對應、木與春季相對應；春主管孳生、夏主管長大、季夏管養育、秋主管收穫、冬主管貯藏。由以上五行相生，五時相扶的原理可以說明，凡是父親所生育的，他的兒子就有責任使它長大，父親培育大的，兒子要繼續扶養，父親所扶養的，兒子就要使它成熟，大凡父親的作為，他的兒子都要應接下來並且繼續照著下去，不敢不努力去實現父親的意願，竭盡做人的基本道理，因此所謂五行，也就是五種德行，父傳子受，這是上天定下的為人之道，所謂《孝經》中說孝是天的常經，地的大義！

五行四時

五行——木、火、土、金、水

四時——春、夏、秋、冬

木——代表：東方，春季

火——代表：南方，夏季

土——代表：中央，四季月（即三、六、九、十二月）

金——代表：西方，秋季

水——代表：北方，冬季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剋：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

『五氣者。五臟之氣也。氣在氣穴之中，而流通於五臟之間，於肺則為金氣，於心則為火氣，於肝則為木氣，於脾則為土氣，於腎則為水氣，是謂五行之氣。』
重列五行。陰陽交姁合得。乃先天。

河圖內容

一六共宗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二七同道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三八為朋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九為友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十同途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洛書內容

洛書——相傳夏禹治水時，神龜自洛水出，背有圖。
平列九位。互為推移兌變。屬後天。
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五在其中
一白屬水二黑土，三碧四綠皆為木，五黃土星居中位
六白七赤為二金，八白陽土九紫火，飛臨中宮挨數推

八宅風水八星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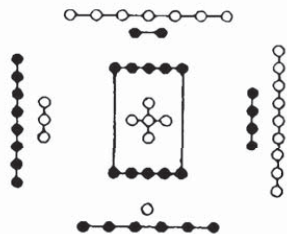
陽宅學上所謂的九星是指：一是『貪狼』，一是『巨門』，三是『祿存』，四是『文曲』，五是『廉貞』，六是『武曲』，七是『破軍』，八是『左輔』，九是『右弼』。但在九宮裏頭，因為中宮無卦，故左輔右弼合併為輔弼伏位，因此等於只有八星。

每一命卦都有四個吉方和四個凶方。但並不是四個方位的吉利程度都相同，也不是四個凶險程度都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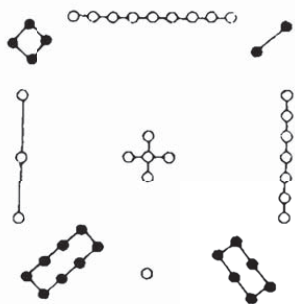
八宅風水學採用了先天八卦的組合，按不同的組合而獲得四顆吉星和四顆凶星，再依其吉凶而排出一個次序，其次序如下：

延年	武曲	中吉	組合性的內聚作用，隨和、安逸、有耐性，懂得讚賞別人，自己也受到肯定而滿足。
生氣	食狼	大吉	積極性的，擴散作用，活動力強，精力旺盛，有沖勁魄力，但性慾也強。
星名俗稱	九星	吉凶	作用，所造成的影響

洛書



河圖



天醫	巨門	次吉	建設性的往來作用，生活安逸、穩定、吃得飽、睡得好，煩惱少，身體強健，多有貴人相助。
伏位	輔弼	小吉	緩和性的擴散作用，對賺錢敏感、家庭觀念重，男性在家中體貼、聽從父母和太太的話，但性欲減低。
禍害	祿存	小凶	腐蝕性的往來作用，易被瑣碎的雜事幹擾，易疲倦、虛弱，對自己失去信心，懶散。
六煞	文曲	次凶	破壞性的，向下作用，煩惱與是非多，易失眠，判斷上易出錯誤，男性若門向，爐向皆向此方，喜吃喝嫖賭。
五鬼	廉貞	大凶	狂暴性的向上作用，容易煩躁、易與人衝突，或無意間得罪他人，人緣不佳，做事徒勞無功，得不到回報。
絕命	破軍	至凶	雜亂性的內聚作用，憂慮、苦惱、煩悶、沈默，凡事壓抑心中，易生心理疾病。

天文及廿四天星

天文學與占星術合二為一。古代的統治者們想要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神靈在天空，所以天空也成了他們的命運所在。堪輿學也不例外，之所以有五星及九星之形，也正是受上天空之星纏而影響。

日——地球自轉一週，為一日
月——月球繞地球還運轉一週，為一月
年——地球繞太陽運轉一週，為一年
四季——地球繞太陽運轉，會產生四季的變化
黃道——地球繞太陽運轉的軌跡。

在秦漢時

《淮南子·天文訓》：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

斗指子，則冬至。陽生於子，陰生於午。

十五日後指癸，則小寒。

十五日後指丑，則大寒。

十五日後指教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

十五日後指寅，則雨水。

十五日後指甲，則驚蟄。

十五日後指卯，則春分。

十五日後指乙，則清明。

十五日後指辰，穀雨。

十五日後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

十五日後指巳，則小滿。

十五日後指丙，則芒種。

十五日後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

十五日後指丁，則小暑。

十五日後指未，則大暑。

十五日後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

十五日後指申，則處暑。

十五日後指庚，則白露降。

十五日後指酉，秋分雷戒，蟄蟲北鄉。

十五日後指辛，則寒露。

十五日後指戌，則霜降。

十五日後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

十五日後指亥，則小雪。

十五日後指壬，則大雪。

北斗七星——中國人

耕犁 (The Plough)——英國人

卡爾的馬車——挪威人

大勺子 (The Dipper)——美國人

長柄煎鍋——法國人

一般而言，在春季和夏季的夜晚，北斗七星高高掛在空中，在秋季和冬季的夜晚，北斗七星比較靠近地平綫。

宇宙中有許多星球，依循各自的運轉軌跡，生生不息的轉動著。星球隨著本身活動的強及弱而散發不同的能量。若有其他星球接近時，也會影響其能量的釋放，此皆由引力及斥力之互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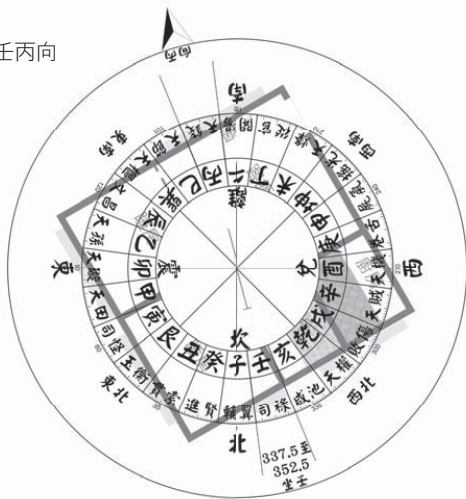
陽宅十二天星（吉星）

- 1 輔翌——為得謀事多貴人多助。
- 2 進賢——為得居者進品格成賢士也。
- 3 司祿——為得居者易發蹟於事業財勢。
- 4 開陽——為前程廣大陰小無忌。
- 5 天璿——為天福加恩始璿宮之美。
- 6 從官——為升職加官，事業大利。
- 7 天錢——為天賜有財，財位是也。
- 8 天樞——為規矩節度，行止優美。
- 9 天節——為凡危可渡，凡節可通之位。
- 10 文昌——為發讀書文榜功名之美。
- 11 天孫——為生產宮得。
- 12 天田——為大興田土買宅進舍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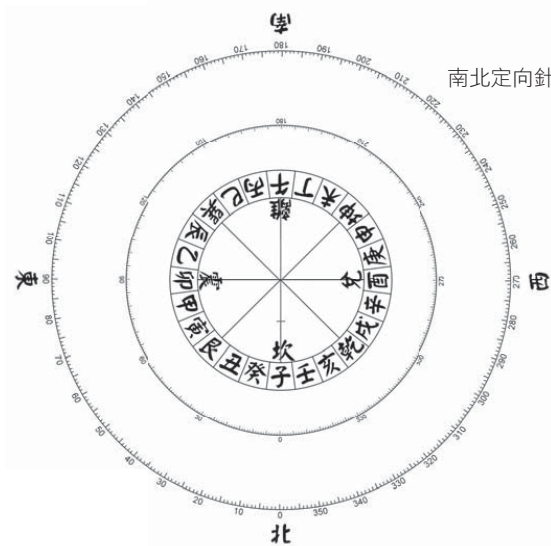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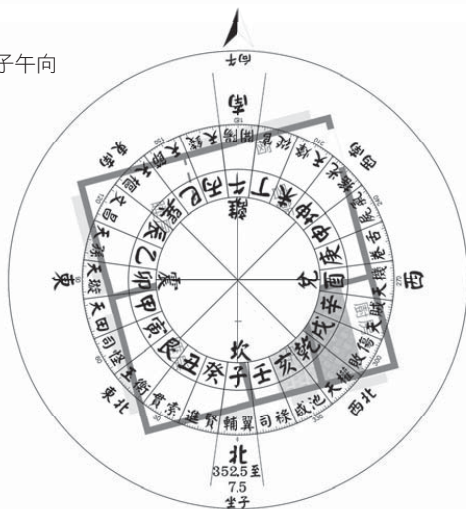
陽宅十二天星（凶星）

- 1 搖光——為耗散破敗一切之處。
- 2 屍氣——為病符及死亡喪命人畜之處（大凶）
- 3 天烽——為大災回祿，天災之處。
- 4 天機——為出壞人於宅內而遇敗事
- 5 天賊——為居處與出門人皆遇賊盜或初人欺凌焉。
- 6 卷舌——為外內諸人口舌是非致破敗之處。
- 7 權曜——又名天權為剝權失勢後致為權奸小人所害（小人位也）
- 8 咸池——為倒捶桃花，出淫人蕩
- 9 敗傷——為破傷之位折事損丁，傷畜死敗稼禾之位。
- 10 玉衡——是位非大凶而是一些耽貪於戲樂，所耗不良習慣。
- 11 司怪——招幽之位或遇妄法傷自之人。
- 12 貫索——為自殺及惡事纏綿之位如騰蛇之逢玄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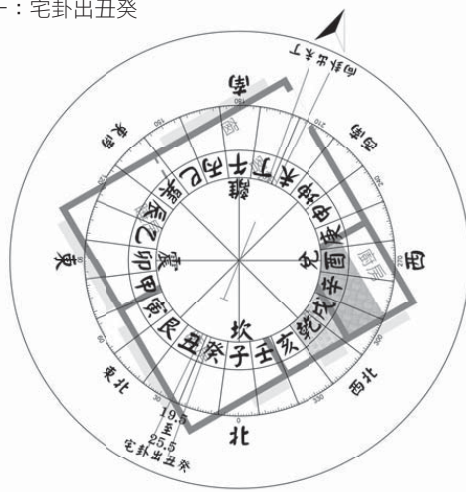
圖二：坐壬丙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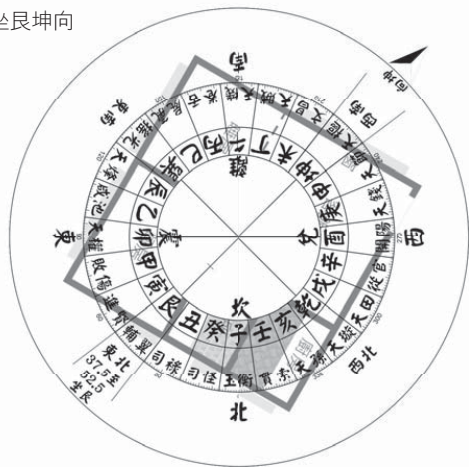
圖三：坐子午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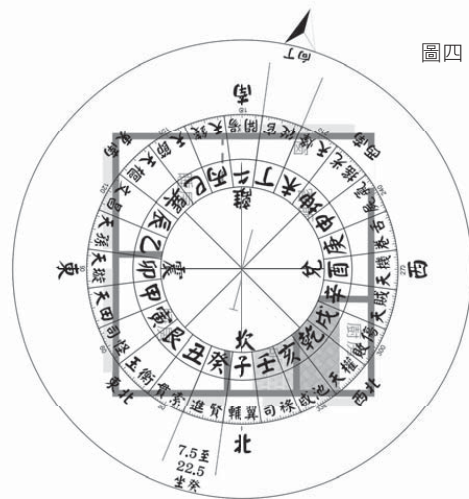
圖一：宅卦出丑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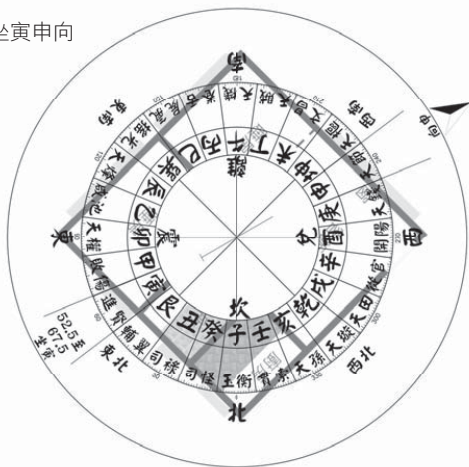
圖六：坐艮坤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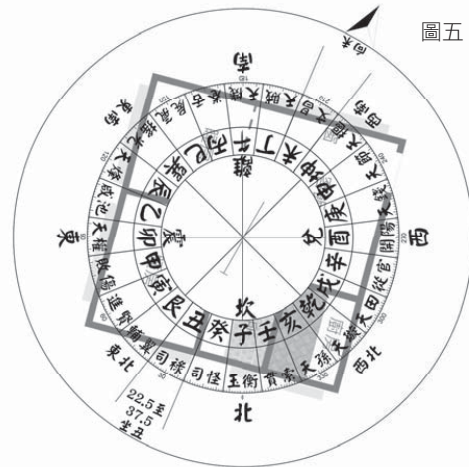
圖四：坐癸丁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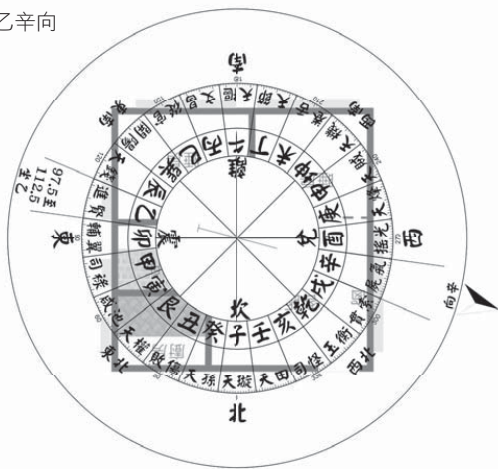
圖七：坐寅申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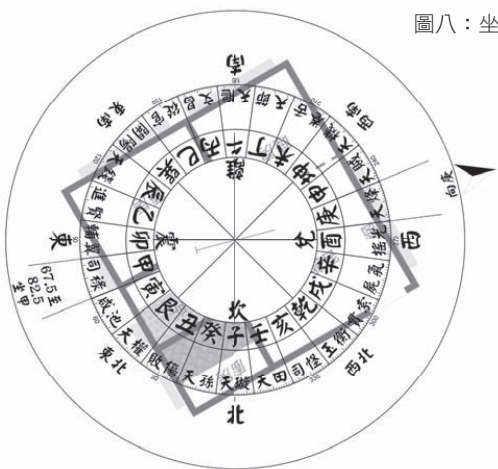
圖五：坐丑未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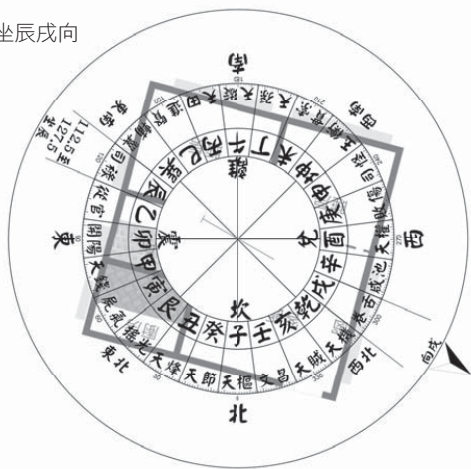
圖十：坐乙辛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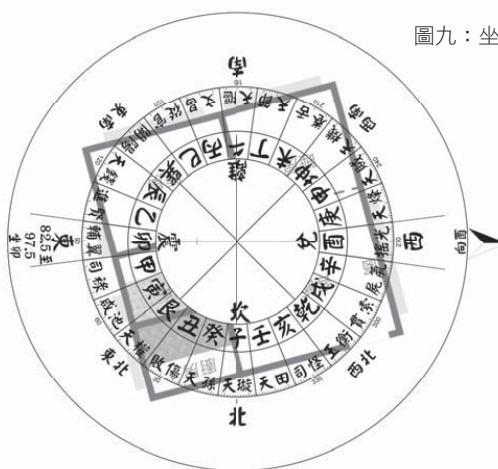
圖八：坐甲庚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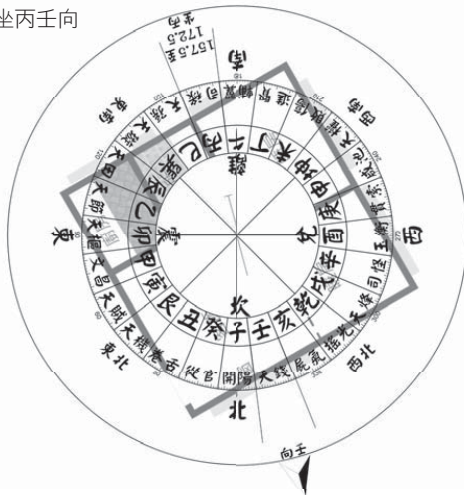
圖十一：坐辰戌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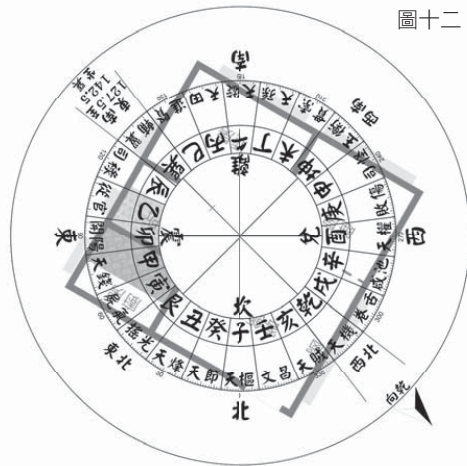
圖九：坐卯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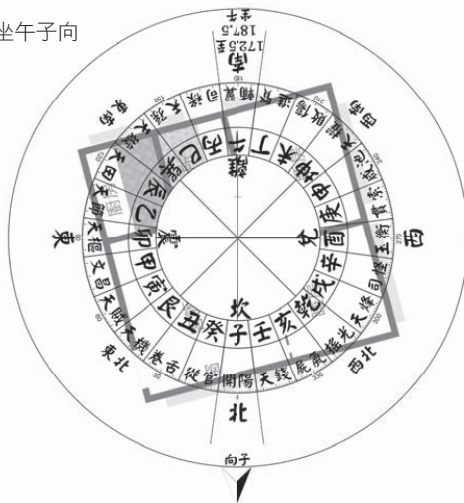
圖十四：坐丙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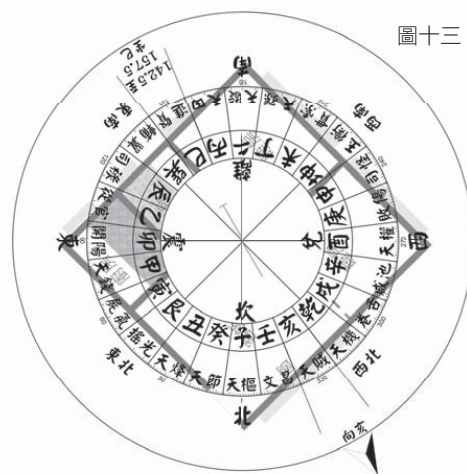
圖十二：坐巽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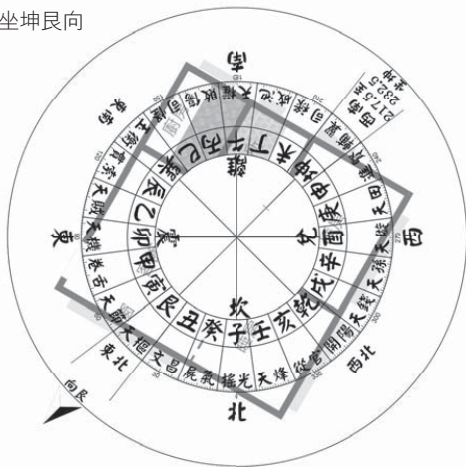
圖十五：坐午子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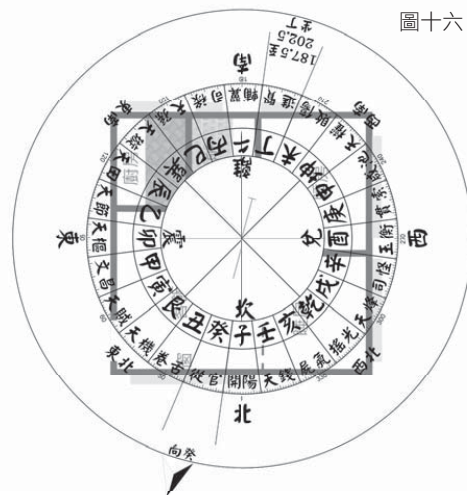
圖十三：坐巳亥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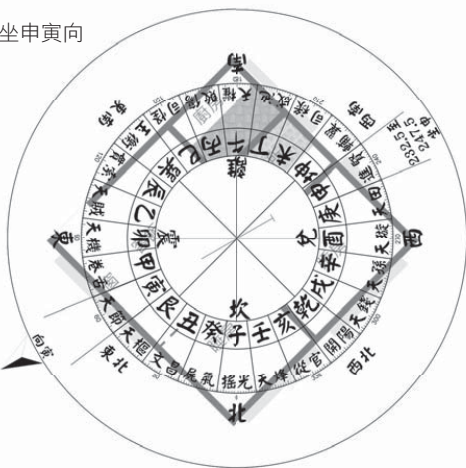
圖十八：坐坤艮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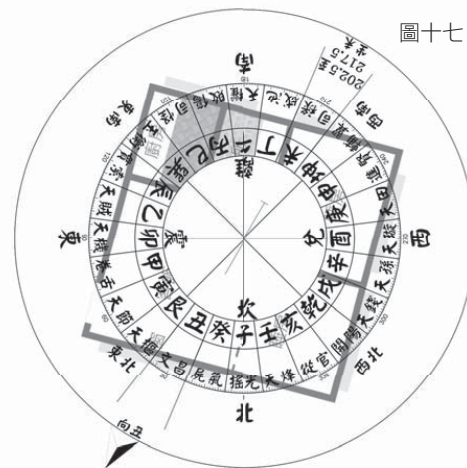
圖十六：坐丁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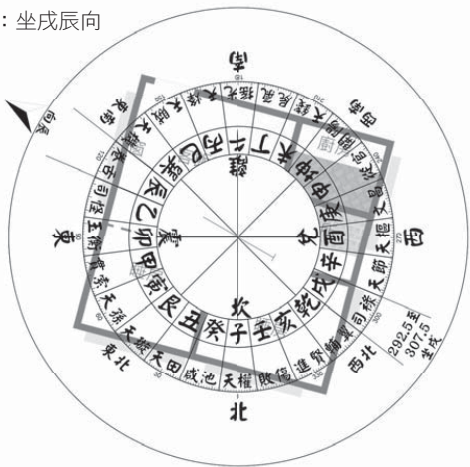
圖十九：坐申寅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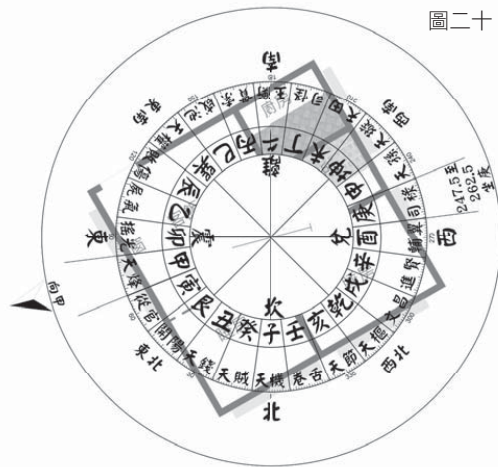
圖十七：坐未丑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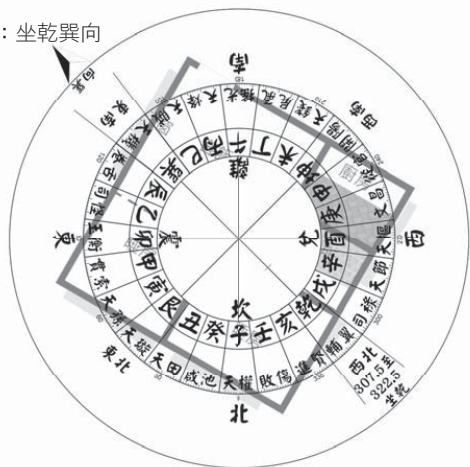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坐戌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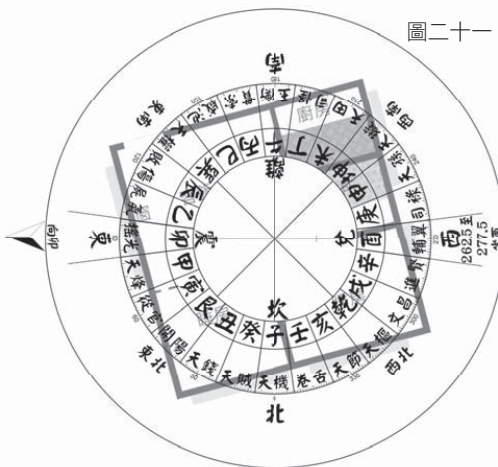
圖二十：坐庚甲向



圖二十三：坐乾巽向



圖二十一：坐酉卯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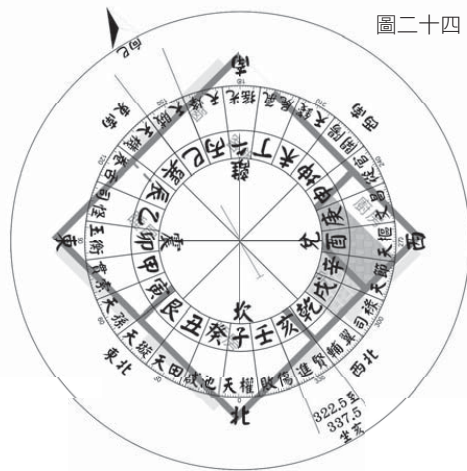




宏泓道者·出版書目：

1. 《尋龍記·堪輿與考道》 ISBN 978-988-813-468-7
2. 《神州風水》 ISBN 978-988-820-612-4
3. 《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 ISBN 978-988-813-495-3
4. 《香港龍脈新論》 ISBN 978-988-808-195-0
5. 《堪輿道·與仙的對話》 ISBN 978-988-813-430-4
6. 《丹法擷華發微》 ISBN 978-988-121-285-6
7. 《Power of Feng Shui》 ISBN 978-962-899-482-3
8.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SBN 978-141-208-281-5
9. 《The One Minute Feng Shui》 ISBN 978-141-209-178-7
10. 人仙言談*
11. 道之傳，盛於呂祖*
12. 道 THE GREAT MASTER OF DAO-LU-JU*
13. 老子*
14. 玄道合壹*

*號屬免費贈閱版



圖二十四：坐亥巳向

資料提供

《紫枰觀道德經之天人三說》——純陽真人呂祖仙師·《堪輿道·與仙對話》——宏泓道者著·《尋龍記·堪輿與考道》(香港陰宅新論)——宏泓道者著·《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宏泓道者著·《神州風水·山河國度之觀瞻與堪輿形勢文化之洛臨見》——宏泓道者著·《丹法擷華發微·千古不死之術》——宏泓道者著·《道之傳，盛於呂祖》——宏泓道者著·《人仙言談》初版贈閱本——宏泓道者著·道教文化資料庫·老子學院·正網·web: www.kerbykuek.com · www.facebook.com (搜尋: 玄道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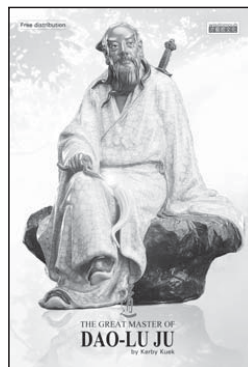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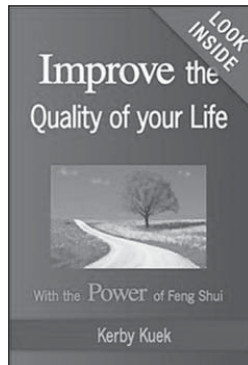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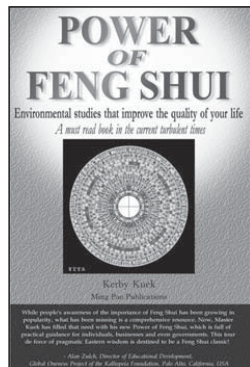
佛曆二五五八年（西曆二〇一四）
歲次甲午年 敬印壹萬本
讀後如不保存，請轉送親友。
廣結善緣，或可再覆印弘揚，
讓此書輾轉流通，功德無量。

（此書免費贈閱）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餓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立德乃可格天心

積善莫如宏聖道





老子

天下大道

第二版・修編訂本

{倡印者}：愚徒

{資料提供}：宏泓道者【道法術】研究所—玄道合壹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 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金玉非寶。惟善至寶

{鳴謝}：紫枏觀——何生 何太

上環永樂街168號榮成樓9樓

電話：2805 2106

{出版}：才藝館

新界屯門龍門路富健花園11座10樓B室

電話：9430 6306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2129-8-6

ISBN 978-988-121-29-86



wisdompub
才藝館文化



老子

天下大道 第二版

老子的哲學及智慧 教我們開顯善道心

善字，百福之根。善者：『美德』。

老聖認為上善的人，應該像水一樣。

水能造福萬物，滋養萬物，

卻不與萬物爭分高下，這才是最謙虛的美德。

「居善地，心善淵」；

「與善仁，言善信」；

「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心存善，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一動合時。

金玉非寶。惟善至寶

鳴謝：紫栢觀——何生 何太

acknowledgement: Mr. & Mrs. Ho,

Tsz Nam Koon, Sheung Wan HK

宏泓道者【道法術】研究所——玄道合壹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Websites : www.misterfengshui.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